

新文学 / 孔另境 · — V. i. no. 1 (民国35年[1946]

1月) ~ [?] · — 上海: 权威出版社, 民国35年

[1946] ~ [?].

; 26cm.

半月刊 · — 第1卷3期起由北社发行.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 ~ no. 5 (1946. 1 ~ 5)

新文學

創刊號



「森林中的紳士」 茅盾

最近北天州的山林中有一種，頂天柱厚已的野
 獸，這就是豪豬。這是「森林中的紳士」
 這是在頑奇，背却，死已十都去着鋼針似刺毛的
 足獸，所謂「紳士」者，正如豪豬的豪豬，中間保持相
 的距离，也因為太靠近了彼此都沒有好處。不過豪豬之
 刺，這有刑紳士之刺，有刑者長柱有定，要保持相當
 的距离，這些刑者如力時，而也是豪豬的豪豬的紳
 士們「青面」直」的地方。
 但豪豬的「紳士」度，高不在那一身的鋼針似刺到
 也。它是轉胖的，一張方正而持重的面孔，老是踱着方
 步，不慌不忙，它的滿面慈眉，現在也到了珠堪教條
 的地步。可以在一些陰味不坏的體文裏中玩上二三天，
 像有教弄劍的進走邊時，這這自片，無所用心定的受
 一位學天派，他不享群的生位，但也並非完全() () 由

1946 創刊號 5
 4月
 年日

行發社版出威權

權威出版社

發行

上海仁記路一二〇號
電話一九二七二

· 大型學術文藝綜合性刊物 ·

月刊

第三期新年特大
號業已出版！

★讀者們的理想優良讀物★

- 明日之教育.....沈從民
- 新年新誌三.....長孫元忠
- 十家集體作.....任 鈞、趙景深、楊 金
- 澈底改革日本的農業.....孫貴定、方君俊、錢子澄等
- 從章太炎說起康長素梁任公.....婁立賢
- 新學文學.....呂恩勉
- 吃大餅.....范 泉
- 蘇聯戰時文學的圖目.....沈從文
- 被迫害的藝術家.....沈子復
- 專員.....錢 金
- 這一天我活著.....我的二十九歲.....錢 金

待優折八·者讀本基·載備及不·多繁目篇·

粵風

薛沛韶主編

意注請敬·版出將即

復刊啓事

「粵風」月刊為上海唯一研究廣東文化，報導粵僑動態之大型刊物。戰前發行，備受軍政商學界贊許，薄負時譽。以發揚廣東文化聯絡同鄉感情為宗旨。無論內容，新舊兼蓄，特約名家撰稿，態度立場，嚴肅公正，文章方式，深入淺出，編排新穎，紙張印刷，裝幀精美，際茲復刊，仍本一貫精神，大加整頓革新，為我同鄉喉舌，將於不久出版。

粵風月刊社謹啓

2
819.5
656.15

新 文 學

第 一 年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初 版

新文學

創刊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一日上海初版

文藝時評

迎後方歸來的作家
嚴懲文奸
祝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的成立

痛苦的解除
報銷文學的消長

小說

籽

鍾望陽

覃老伯

羅洪

大地茫茫

沈寂

黏土做成的炸肉片

土耳其 Sadri Ertem 作
藍 譯

機關

意大利 I. 西龍 作
凡 西 譯

論文

關於批評和論爭

蓬子

文藝工作的新起點

以羣

論台灣文學

范泉

獻貢的年六四九一社版出威權 ★★★

沈翁 子逸 復之 編合

·美精幀裝·

密切注意

出版界驚人的消息
讀者們優良的讀物

權

威

叢

書

·廉低價定·

第一流名作家撰稿

內容豐富選材謹嚴

純文藝不定期刊物

為文化界前所未見

月

刊

社版出威權

號〇二一路記仁海上

★★★

散文

紀念兩個朋友
賣蛋的老人
兩胡桃
您該回去了

報告

這是你的戰爭
我會到了前綫的蘇聯人

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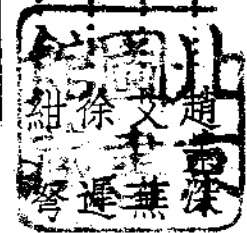
「森林中的紳士」
跑碼頭和捧靈牌
從西班牙和印度想起
讀「示衆」

詩

愁城
黎明前放歌
賣
讀錫金的「悲白髮」篇有感

戲劇

二尤篇



徐遲譯
美國麗琳海爾曼作
鄭安娜譯

茅盾
雪峯
清連
魏金枝

錫金
朱維基
禾金
向青

孔另境

★★★ 謹向讀者預告

文藝

集體執筆 內容新穎

一個問題 共同討論

插圖文章 別有生色

出版日期

★★★ 646587

電話一七二七二號

萬葉書店 上海天津路寶慶里39號

八年	鳳子	散文小說集	五〇〇元
活路	羅洪	短篇小說集	四〇〇元
鞭笞下	林珏	散文小說集	三五〇元
家連畫	費新	巴金原著 費新我繪	四二〇元
金小玉	李健吾	四幕劇	即出

歡迎本埠同行批發折扣從優

文藝時評

迎後方歸來的作家

當 勝利的和平消息證實以後，我們除了為國家民族獲得自由解放而慶幸以外，首先給我們以興奮感覺的：數年來散佈在大後方各地的文學工作者，無論熟識的或不熟識的，都將絡繹不絕地來了。

無疑地，經過了悠長的八年的歲月，生活於大後方的文學工作者，他們已經獲得了無數寶貴的生活體驗，他們已經為國家民族和社會大眾盡了無可比較的勞力，在中國文學的建設階段上，他們將是最堅實的樑柱。

我們——一羣滯留在敵偽區的文學工作者，雖然我們至今還保存着中國人應有的清白，可是却慚愧地毫無一點本位的業績留存下來，這類乎怠工的行動，站在整個文學運動上說，無可避免應該受譴責的。

據我們所知，抗戰八年，中國各處的文化水準，都大大的提高了。一向被視為無文化的窮鄉僻壤，現在都建立了許多的文化支點。這功績，至少有一半是應該歸於撤退在後方的文學工作者的。掙扎在敵偽區的我們，受着敵人嚴峻的文化管制，不但不讓我們說一句要

想說的話語，連大後方出版的任何一張印刷品都無法看到，我們過度了八年曠曠的生活，我們已經變成了多麼愚鈍和寡陋！

不錯，生活於大後方的作者，也並不能似理想中的愉快，這是我們知道的。可是，您們面對着的是抗戰，我們面對着的是屈辱；您們是呼吸於求整個民族解放的空氣裏，我們却被窒息於「槍刺上的皇道」的醜惡氛圍裏，這嚴肅的對立和興趣，正就是使您們獲得了無數寶貴的生活體驗，同時也使我們受盡了種種的磨難和恥辱。

現在，因您們的歸來，將使費盡了八年的上海文壇重新復蘇過來，用您們豐富的滋養料來灌溉這形將萎落的藝圃，我們是誠摯的，虛心地來領受您們的指示！

關於八年，雙雙斑矣，但願鼓餘勇，圖精進，為中國文藝的建設而攜手同進！

痛苦的解除

八 年來的文學者有收穫也有痛苦

偶然從大後方傳來一點零碎的文壇

情報，不是說某某的著作被檢，就是說某某的戲劇被禁上演，我們聽着，將信將疑，相隔萬里，要證實也不可能。

上海是敵偽區，輿論和寫作受着嚴格的管制，那是不足為奇的。但在後方，正是如火如荼地在實行抗戰的根據地，說也有這種事，就不大會使人相信了。

後來時過境遷，大家也淡然而忘，因為我們自己的作品，不可能在後方出版，事不關己，也就不大去注意了。可是當碰到幾位熱心的朋友，他們竟會激憤地喊出：對於文人，內地和上海並沒有什麼不同。這種話我們是不能贊同的！

現在天亮了。正是相謀建國的開端，有意見可以說也應該說的，誰都是大中華民族的好兒兒，這國家和社會，有您的一份也有我的一份，不對的應該指摘，黑暗的應該暴露，自然，我們也不會忘記對於光明正大的歌頌。諱疾忌醫，在從前已經不應該，何況現在，敵人已風塵在我們面前，還有什麼話應該隱瞞的呢？

上海的文學者已沉默了長長的八年，敵人不但剝奪了我們寫作的自由，而且唆使他們的特務組織——憲兵隊的思想班——給每個文學者以生命的迫害，殘酷的刑罰輪流地加到每個文化人的身上，我們為了國家，咬緊着牙，忍受這些恥辱和痛苦。結果敵人就在我們這咬緊牙關中喪失了一切，國家自由了，每個文化人的心頭，正像孩子回到了慈母

的懷抱，焉避母者是不會不想到這孩子的遭遇而給予更偉大真摯的慈愛吧。我們已經受夠了迫害，我們現在的唯一要求是慰安，慰安我們這脆弱的神經，讓我們大笑大哭，痛快一點的自由！

嚴懲文奸

抗 戰結束，和平建國的日子開始了。

文化圈內，有人響亮地喊着：「清除敵偽所播的毒素文化，重建新的文化！」

這當然是不可厚非的。可是，咱們中國的一部真正偉大的抗戰文化史，其實還沒有寫完呢；它缺少着最後一章，記載那些附敵的文化漢奸的應得的懲罰和制裁的最後一章。

無疑，假如不把這最後一章續寫完全，那麼，一切的無謂「清除敵偽所播的毒素文化」之類的好名目，都是廢話！

事實是這樣：一方面聽憑着自由地生存而繼續傳播其病菌，而另一方面却大聲疾呼：「努力消毒工作」。那不是極可笑的事嗎？

諺云：「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也即這個意思。抗戰猶如洗衣工作，我們得把一切的污穢，都沖洗掉。可是，洗了衣服，要把它晒乾，那還是要發霉而腐爛的。

因此，嚴懲文化漢奸，是真正根絕敵人的毒藥文化的傳播。在倡導建立新文化以前，這步曬太陽工作是必須經過的手續。這不是報復，正確地說，這是打清血針，對於今後的新文化的建立與發展，是有着決定的作用的。

記住：「殘酷是必要的！」為我們的民族，為我們的文化！

他們代替敵偽宣傳而奴化中國的人民，過去是文化漢奸，現在仍是文化漢奸，他們的應該得到懲罰和制裁，是很公正的。

報銷文學的消長

抗戰的八年間，上海的文藝界只有一張白紙。除國軍尚未西撤時，有過幾篇較為出色的報告文學外，其他都是漢奸文學的天下。

所謂「漢奸文學」，並不是指文學的本身都是成於漢奸文人之手，或指文學作品的內容都是歌頌敵偽，而是說這些刊物的主辦者都是漢奸，或間接受敵偽之津貼的（例如領配給紙）。在這種刊物發表的作品，即使他是歌頌抗戰的吧（事實上決不會有也決不可能），我們也只好統稱之為「漢奸文學」。

這種漢奸文學的特色之一，都是粗製濫造，寫破頭以廣招徠，因為作者的目的是圖得稿費，編者也只以報銷為能事。

製造這種報銷文學的，固然也有幾位「老作家」，但大多是些新進份子。倘把這種「報銷文學」也比較一下的話，那末新進作家顯然比「老作家」賣力

些，因為他們還想求得「名」的成功，而老作家却都是以生活的目的，徹頭徹尾的報銷主義，倘說有作者當真在那裏歌頌大東亞戰爭勝利或敵偽的德政的，怕也少得很吧。

我以為處置文奸的問題雖屬重要，還不是現在文藝界主要的問題，主要的要克服清算漢奸文學時代留下的報銷文學的遺風。

多則溢，還是一定的道理，無論指刊物的前量或一個作家的產量。現在上海新出的刊物，不下五六十種，每種刊物的後面總附著幾篇文藝作品，而且還有日報的副刊，這需要的量是相當大的。現在上海的文藝者並不多，後方出來的也還少得很，因此，每一個作家都接到了許多要稿的信，不應付為難，應付却又苦於材料的短絀，這情形很容易走上了報銷主義的路上去。

其次，辦刊物彷彿成了時髦的事情，東也一個出版公司，西也一個文化服務社，他們都以出版為宗旨，正計劃或已經出版了許多的刊物，不管需要不需要，不管有銷路沒有銷路，因為老闆有錢，編輯一編了事。這情形雖像很熱鬧，其實却非文化界之福！過去敵偽時代，上海的出版物何嘗少，他們的口頭上雖說為宣傳大東亞主義，其實還不是編者騙稿費，作者騙稿費，現在我們倘仍走這一條老路，編者為騙老闆的錢，作者為應酬編者的面子或弄點生活費，那末在這些報銷文學中就永遠產生不出真正建國文學來的。

祝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的成立

已籌備了不少時期的文協上海分會，終於十二月十七日下午開丁成立大會。那一天，天色陰沉，北風凜冽，而預會者竟有六十餘人，這不能不說是八年來上海文藝界的第一次盛會。

通過了會章，發了宣言，打了代電，寫了選舉票，這種種照例的文章，都一一在表決的形式裏完成，最後是聚餐，還加上餘興，一切都順利，沒有絲毫岔子，這會使每個預會者感到莫大的安慰。回憶十二·八以來的上海文藝工作者，不但不可勝有這慶大的集會，而且連少數人的聚談也得惴惴不安，那麼，這次的集會總算也給大家透了一口氣了！

正如宣言內所指：

「現在敵人倒在地下，最後的勝利已經屬於苦難的祖國，但我們知道跟着勝利來的是一段更艱苦的路程，和平的建設待爭取，民主的政治待創造，同樣在文藝的領域裏，敵偽文化殘毒待清洗，健康的精神食糧待製作，我們疲憊的身體不容休息，相反的，要較更多的腦汁，流更多的血汗，來培養民主文藝的蓓蕾。」

一個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沒有窮盡的，戰爭的時期有他的任務，和平建國的時期還有他特定的任務，「從今天起，我們的目光要朝着一個方向，我們的喉嚨要喊出一個聲音，我們的作品要表現一個主題：和平、團結、民主。」這顯然就是「文協」指示每個文藝工作者的

的總綱領，同時也正是「文協」本身的工作目標。

我們要是不能忘，總還記得十二·八以前，上海的文藝工作者也曾有過一度的結合的，那時在「上海文藝座談會」四周圍集的作家也有好幾十人，雖因種種限制沒有大成，可是周刊「魯迅風」的出版，世界「大時代文藝叢書」的編纂，文藝通訊運動的展開，都直接由座談會的決策而遂行的，惟一遺憾的，團結的作家不夠廣大，有一部分作家雖經邀請，也終未加入，以致力量不夠，成績也就不免遜色。這大既以「民主團結」號召，範圍當然應該廣大得多，然而照這大會員的名單上看，僅只六十多人，據我們所知，有許多埋頭苦幹的文藝工作者，都沒有被邀請參加，他們決不是文奸，而實際也正在從事文藝的建設，倘因了他們沒有單本的著作出版過，那末那幾位既非文藝家而他們的大名從不為我們所知的，又偏編名列前茅，還是甚麼道理呢？

按照過去的經驗，一個團體的工作熱忱總以年青者居上，所以倘「文協」而吸不收這一班年青文藝者參加，我們認為總是一樁遺憾的事吧。

宣言上說：「有一分熱，發一分光，有一分力，作一分事，不問我們年齡的大小，才能的高低，我們都認定文藝工作是終身的事業，……」我們希望文協負責者能實踐他宣言上的指示，別把上海許多文藝工作者擱在門外纔好！

文藝園地雖然美麗，但這些花朵却須要無數人力的灌溉，花匠要多，工作的態度要誠懇，門戶，派別和相輕的觀念早應該給時代沖洗掉了！

關於批評和論爭

文

藝界的批評和論爭往往被認爲「文人相輕」，若不是出於有意的惡勝，便是不負責任的信口亂說。雖然五四以來，文壇上確乎每個時候都有不同的意見，也不乏對立的派別，凡是四十以上的文藝工作者，大都曾經身歷過來的。然而辨真偽，明是非，每次文藝問題的爭論，表面上雖似門戶派別觀念的作祟，其實，是爲了一個不容讓步的真理。

蓮子

每次論爭似乎都沒有結果。其實結果是有的，過去一切文藝問題的論爭，在這次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得到了正確而肯定的答案。

戰爭是熔爐，是試金石。在戰爭的大考驗中，一切偽善都露出真面目來了，歷史最後淘汰了文藝界的敗類和他們那一套理論。

我們試着過去在文壇上游手好閒的公子，附庸風雅的神士，驕橫跋扈的痞棍，在八年戰爭的大風暴中，正像落葉一樣，被捲入垃圾堆裏，與民族的渣滓一同發出腐臭的氣味，或者躲藏在那一個陰暗的角落裏，誰也不知道他在幹什麼鬼把戲嗎？而兀立於大風暴中，在時代苦難的煎熬裏掙扎前進，爲民族解放戰爭建立一條堅不可拔的精神戰線，不正是平日在文壇上被污蔑被譏刺的一羣嗎？在大後方是如此，在淪陷區更爲界限分明。

在抗戰的文壇上，無論過去認識與不認識的，凡是認真的作家，都親熱而友愛地站在一個旗幟下面，向着一個方向前進。

然而戰爭的路並不是一條平坦的大道，有時崇山峻嶺，有時汪洋大海，而且路程是那麽長，目的地又那麽遙遠，所以文藝界前進的行列依然難免有參差，有前後，因而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的戰鬥性也依然有強弱，因而抗戰文壇的領域裏也依然有論爭和批判。但論爭的

據
「森林中的紳士」

說北美洲的森林中有一種「得天獨厚」的野獸，這就是豪豬，這是一

森林中的紳士

盾茅

無形，有形則長短有定，要保持相當的距離總比無形者好辦些，而這也是摹仿豪豬的紳士們「青出于藍」的地方。

在頭部，背部，尾巴上，都長着鋼針似的刺毛，所謂「紳士相處，應如豪豬與豪豬，中間保持相當的距離」，就因爲太靠近了彼此都沒有好處。不過豪豬的刺還是有形的，紳士之刺則無形，有形則長短有定，要保持相當的距離總比無形者好辦些，而這也是摹仿豪豬的紳士們「青出于藍」的地方。

但豪豬的「紳士風度」之可貴尚不在那一身的鋼針似的刺毛。它是矮胖胖的，一張方正而持重的面孔，老是踱着方步，不慌不忙。它的瀟灑悠閒，實在也到了殊堪欽佩的地步：可以在一些滋味不壞的灌木叢中玩上一個整天，很有教養似的邊走邊哼，逍遙自得，無所用心，宛然是一位樂天派。它不喜羣的生活，但也並非完全孤獨，由此可見它在「待人接物」上多麼有分寸。

若非萬不得已，它決不旅行，整年整季，它的活動範圍不出三四里地。一連幾星期，它只在三四棵樹上爬來爬去；它躺在樹枝間，從容自在地啃着樹皮，啃得倦了，就打個瞌睡；要是睡中一個不小心倒栽下來，那也不要緊，它那件特別的長毛大衣會保護它的尊嚴。它也不怕跌落水裏去，它全身的二萬刺毛都是中空的，它好比穿了件救生衣，一到水裏，自會浮起來的。

而這些空心針似的刺毛又是絕妙的自衛武器，別的野獸身上要是刺進了幾十枚這樣的空心針，當然會有性命之憂，因爲這些空心針是角質的，刺進了溫濕的肌肉，立刻就會發脹，而且針上又遍佈了倒鈎，倒鈎也跟着脹大，倒鈎的斜度會使得那針愈陷愈深。因此，遇到外來的攻擊時，豪豬的戰術是等在那裏「挨打」，讓敵人自己碰傷，知難而退。因爲它那些刺毛只要輕輕一碰就會掉落，而又因其尖利非凡，故一碰之下未有不刺

本質可說和過去不同的，不是敵對，不是鬥爭，而是互相善意的指責和策勵，使作家的工作能夠做得更好些，更完美些。因為抗戰這樣要求着作家：凡有所寫作，從形式到內容，應該盡一個作家的最高才能來為爭取勝利服務。

今天我們跨過了軍事的階段，擺在每一個中國人民眼前的新任務，是如何盡力來建設一個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作為中國人民的一部份的作家，無論從時代的使命或工作的責任上說，都要求為完成這個新任務而寫作。這是歷史交給作家的又一個新的課題。否則，譬如種植，澆一勺水，施一分肥，倘不放在種子上面，便是白白的浪費。所以離開了這個新任務，即使寫成了錦繡文章，既不為今天的中國所需要，便是等於糟塌筆墨和紙張。

但我所担心的，是過去八年解放戰爭的大風暴中，已經銷聲匿跡了的那些文藝界的渣滓，今後又會從什麼角落裏鑽了出來，以其自身所蒸發的腐臭氣味，來毒害純潔的青年的靈魂。

這是值得文藝界的朋友們萬分警惕的。

所以我們今後不僅要團結得更緊，團結得更好；還需要更嚴厲的批評，甚至嚴厲的論爭。因為只有嚴厲的批評和論爭，才能指明我們的文藝工作是否緊抱着戰後的新任務，同時也能指明在這民主文藝的新潮流中，是否還有或大或小的暗礁在阻礙我們前進。

真理愈辯愈明，文藝上的批評和論爭決不是「文人相輕」。

進皮肉內的。

然而具有這樣頭等的自衛武器的它，却有老大的弱點；肚皮底下沒有刺毛，這是不設防地帶，小小的老鼠只要能夠設法鑽到豪豬的肚皮底下，就是勝利者了。但尤其脆弱者，是豪豬的鼻子。一根棍子在這鼻尖上輕輕敲一下，就是致命的。這些弱點，豪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所以遇到敵人的時候，它就把腦袋塞在一根木頭下面，這樣先保護好它那脆弱的鼻子，然後四腳收攏，平伏地面，掩蔽它那設防的腹部，末了，就聳起渾身的刺毛，擺好了一「挨打」的姿勢，當然，它還有一根不太長然而也還強壯有力的尾巴，（和它身長比較，約為五與一之比），這是一根狼牙棒，它可以左右揮動，敵人要是挨着一下，大概受不住，可是這根尾巴的揮動因為缺乏一雙眼睛來指示目標，也只是守勢防禦而已。

敵人也許很狡猾，並不進攻，却悄悄地守在旁邊靜候機會，那時候，豪豬不能不改變戰術了。它從掩蔽部抽出了鼻子，拚命低着頭，（還是為的保護鼻子），倒退着走，同時猛烈揮動尾巴，這樣「背進」到了最近一棵樹，它就笨拙地往上爬，爬到了相當高度，自覺已無危險，便又安安逸逸躺在那裏啃起嫩枝來，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

這真是典型的紳士式的「鎮靜」。的的

確確，它的一切生活方式——連它的戰術在內，都是典型的紳士式的。但正像我們的可敬的紳士們儘管「得天獨厚」，優遊自在，却也常常要無病呻吟一樣，豪豬也喜歡這調門。好好地它會忽然發出了聲音搖曳而淒涼的哀號，單聽那聲音，你以為這位「森林中的紳士」一定是碰到絕大的危險，性命就在頃刻間了；然而不然。它這時安安逸逸坐在樹梢上，方正而持重的臉部照常一點表情也沒有，可是它獨自在哀啼，往往持續至一小時之久。它這樣無病而呻吟是玩玩的。

據說向來盛產豪豬的安地郎達克山脈，現在也很少看見豪豬了，以至美國地方政府不得不用法令來保護它了。為什麼這樣「得天獨厚」，具有這樣巧妙自衛武器的豪豬會慢慢有絕種之憂呢？是不是它那種太懶散而悠閒的生活方式使之然呢？還是因為它那「得天獨厚」之處存在着絕大的矛盾，——幾乎無敵的刺毛以及毫無抵抗力的暴露着的鼻子，——所以結果仍然于它不利呢？

我不打算在這裏來下結論，可是我因此更覺得豪豬的「生活方式」叫人看了寒心。

「五月廿一日，一九四五年。」

右雜談一則，昨日從一堆舊信件中檢了出來。看篇末所記年月日，方才想起寫這一則時的心情，惘然若有所失。當時寫完以後何以又擱起來的原因，可再也追憶不得了。重讀一過，覺得也還可以發表一下，姑以付「新文學」。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記于無陽光室，重慶。

賣蛋的老人

艾蕪

——渝郊散記——

我

們這排茅草房子坐落在南山腰上，既離開了村子，又距南溫泉市鎮有三四里路，因此凡有賣日常用品的小販到來，便總是受到歡迎的。一個挑雞蛋鴨蛋的老人，臉子黃瘦，眉毛濃黑，走起路來慢意慢意的，同人講論生意從不大聲武氣說話的，老是眉宇間有着隱約的笑意。他隔不三五天就要挑着兩個籬筐，緩緩地踏着石級，走上坡來，把担子放在地下，我們茅屋的門前，隨即微笑着向主人打招呼。

「買蛋囉，這回有大哩！」

他讓主婦們盡量地挑選，從不像別的蛋販子會說：「好生點，不要碰爛囉！」或者說：「快點囉，我還要到別處去賣哩！」他一點不吝惜他的時間，一點也不怕大蛋會給他選去。他現出了一付好脾氣的安閒樣子。有時候男人碰巧從鎮上買菜回來，便以熟識市價的賣備口氣，批評他喊的蛋價：

「老頭子，你賣得太貴了！你不少點，我們不買你的。」

老頭子毫不改變他的和善樣兒，只是輕輕地說：

「哪兒？我的大些嗎？」或者說：「少又少些嘛！」

買蛋的人有時先把蛋選好了，另外放在籬筐蓋子裏面，笑着向他說：「老頭子，這次沒錢給你嘍，下次來收好嗎？」

航

船傍到「河橋頭」，已是黃昏的時候了。我提了個小小的包袱，跳上岸，向狹窄的船艙中由陌生成爲親密的搭客們告別。曹三站在船頭上，長長的竹篙使用勁地向軟泥的淺灘上一戳，航船搖擺着離開岸邊，蕩向河中心去了。「幾時回到上海去告訴我一聲啊！」曹三的焦黑的長臉兒笑開着向我說。我只點了一點頭，眼看着航船在曹三竹篙的左撐右支，又復向前蕩漾而去了。

籽

鍾望陽

橫在我腳邊的這條小河，依舊如此，水還是青碧碧的，黃昏的風兒拂過水面，掀起一層層輕微的漪漣，岸邊的這顆老楊樹，樹影倒映在小河中，波蕩的蔭陰中，像食指那末細長的小魚兒，還是倏忽地在穿逐着。岸灘邊，還是細石，牛糞，中間雜着一些乾枯了的草兒。……

什麼都沒有改變呵！

然而我好像踏在一塊陌生的土地上。我轉過身，向半里村走去，我的雙眼專注地看着黃鬆鬆的泥土，我要尋出刻在這上面的鐵蹄的痕印。四面是一片青青的稻海，風聲在這黃昏的田野中吹得很響，稻穗像波浪似的推湧。我抬起頭

，灰色的穹空好像就壓在我的頭頂上，我極目遠矚，天的盡頭，是一片靜寂的海色。

沒有人迎接我。誰都不曉得，我却悄悄地買了一「良民證」，回到十年未曾回來的故鄉中來了。我孤獨地背着包袱在田塍上走着，隱現在遠處的一個隆起的土墳，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土墳上，小時候跟母親回鄉去，爲着好奇，曾放過牛，跟幾個牧童牧女學唱過山歌，也會說過鬼的故事。我不覺地站停腳步，聽着眼睛眺望着那土墳。

然我並不回憶過去牧歌似的歡樂，我只是想着：辛勤扶育我長大的母親，逝世了兩個多月，我應該遵照她的遺囑，在這稻浪翻騰着的土地裏，讓我的母親也有那末一個隆起的墳頭。

含着淚默默地眺望那個土墳的時候，我的左邊忽有個女人的聲音在喚我：

「小弟！」

我沒防着，所以給駭了一跳。轉過身去，我的面前站着一個頭髮上遮着一塊黑色頭巾的女人，在黃昏的慘淡光色中，她的兩顆黑亮亮的眼睛，帶着一種胆怯，憂鬱的神情看着我。她穿着破舊的灰上衫，青條子的褲子，腳管捲到小腿肚邊，她赤着雙足，腳上沾滿着已經乾了的泥土。我正在遲疑地打量着她的當兒，她突然地笑向我說道：

「小弟，怕你不認我了吧？」

我空着的左手，搔着頭皮：

「我，我，……」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我就是彩彩呀！」她好像有點羞澀似地，略略側轉了一點身子。

「啊，彩彩！你是彩彩！」我竟叫了出來，

「好嘛！」他靜靜地說，然後挑起担子慢慢地走了。

有時下次來了，也說叫他再下一次來收。他才略為顯出一些為難樣兒，但仍是輕聲細語地說：

「我還要買蛋哩！」就這麼句把話，不再囉索，便又平平靜靜地走下坡去。

老頭子蛋挑得多的時候，便有一個精壯的後生跟他代勞。他祇是尾在後面講講價，收收錢吧了。那個後生則拿着扁担跟在旁邊，不講一句話，挑起担來走路的時候，也是慢慢的。

買蛋的人有時買好了蛋，取笑他幾句：

「老頭子，你賺錢了嘛！」

「賺啥子錢，」他平靜地說：「這次二百三，賣跟你們，下次去收，怕二百五都收不到了！」

「好說，你不賺錢！你不是請人挑了嗎？」

老頭子的臉上掠過一絲愉快，微笑地說：

「我請得起啥子人？這是我兒子，種田空了，就幫我的忙！」

父子兩人一前一後走下坡去。看見老頭子手拖地走在後頭，使人覺得這一個勞苦一生的人，是正在舒適地享受他晚年時候的安慰了。

有天老頭子慢慢走上坡來，疲乏的把担子放下，臉子則越發黃瘦，眉毛彷彿格外濃黑，神情顯得頹唐而又抑鬱，講話的聲音更加少了，也沒一絲微笑的影子。彷彿害過一場病才剛剛好不幾天似的。

其實他不過僅僅隔四五天沒來吧了。

人們對於他這點改變，也表示一點關切，用同情的口吻問他：

差點沒把右手提着的包袱也掉到了田廬上去。

她望着我，癡然地微笑着，沒說什麼。

「彩彩，生活過的好麼？」我忘了土壤，這末高興地問她。

她的瘦臉上連微笑也倏地消逝了，歎了口氣：「不要去說它吧！」就轉身向半里村那方向奔着去了。

「我去告訴你的阿姨吧！」彩彩奔了四五步，回過頭來向我說。

我臉上堆着笑，看着奔去的彩彩的背影，心裏默默地想：

「彩彩這末大啦！大得使我一些兒也認不出她來了！」

把包袱緊緊地提一提，我跨開步子，也向半里村走去了。

X X X X X

姨母是用歡喜和眼淚來迎接我。她問我母親是生的什麼病而死掉的，可是一邊地却向鄉親們無緣無故地叫着：「看呀！我的外甥回來啦！」我被圍在一羣鄉親們的中間，笑笑說說地走進姨母的古舊的泥屋子裏。

屋子裏已經暗洞洞了，姨母忙着推開鄉親們奔到內室裏去，沒會兒，雙手捧着一盞滿是塵埃的火油燈出來了，她擠到我的跟前，好像對我說又像對大家說地：

「有十年我不用這盞洋油燈啦！十年……」

我看了眼「洋油燈」，這是十年之前我跟母親回鄉去特地到鎮上去買來的，因為「豆油燈」實在光線太暗淡了。姨母把那盞「洋油燈」放在桌子上，忽然如有所感地說：

「啊呀，洋油也沒一滴啦！怎麼好呢？」

我說：

「阿姨，就點豆油燈吧！」

却不料有一個男子叫了出來：「小金姐，不要急，我家倒有一點洋油呢」

說着那男子奔出門去了。

「老龍……」姨母只喚叫了這一聲，便沒有聲音了。

小屋子裏擠着十幾個老老小小的鄉親們，女的佔多數，頓時覺得非常擁擠了。暗洞洞中，我還依稀看得出一些人的糊模的面龐。我看見大婆，便向她叫道：

「大婆婆，你這末年紀啦，也來看我麼？真是罪過呀！來，快來坐一坐吧！」

「不，不，大法相，十年不見你啦！」

大法是我的乳名，「大法相」這是我們鄉裏長輩對小輩一種客氣的稱呼。可是鄉親們是一般都用「小弟」這一名子來叫我，這是因為我死去的表姐叫我「小弟」而成為我的特有的名子了。

彩彩就是叫我「小弟」，雖然在我們的「輩份」上說起來，她是應該叫我「叔叔」的。

三舅母站在一個角落裏，嗓子還是十年前的，啊啊啞啞地，問我：

「小弟，大金姐到底生什麼病啊？」也不等我回答，就歎氣了：「真是苦煞呵！」

外邊門兒像跌開來似地「砰」的一聲，老龍奔進屋子來了：

「洋油來啦！洋油來啦！」

好像在他眼前完全沒有人似的，直衝到桌子邊。姨母要去接洋油，老龍却倔強地說：

「老頭子，你兒子呢？真不叫他挑？」
難過的皺紋起在他的臉上，他低沉地說：

「還有哈兒子，拿人家拉壯丁拉走了。」

買蛋的顧主們，自然都是擁護抗戰的，精壯的後生上前線乃是極其正當的事情，跟老頭子的悲觀看法，當然不能得到調和，只是對於壯丁不是說服他喜歡上戰場，而是派人拉去，給繩索捆起，槍枝押起，感到不滿吧了。所以既不能說些話來同情老頭子，也不能講些道理，使老頭子願意兒子當兵，就祇能採取鄉下人一般的說話，又似同情又似開玩笑地說道：

「你怎麼不叫他躲起呢？」

這倒很中老頭子的意了，他傷心憤慨的回答

「他忽然半夜三更來啦，咱個躲得倒那麼多呢？……唉，碰到這樣的年辰！」

老頭子挑起籬筐走下坡去，彷彿比平常走得更慢，背也駝了些了。

不久之後，老頭子沒有挑籬筐了，而是手上提個篋條編的提兜。裏面便裝着他要賣的蛋。這一變動，較之他的突然瘦削，還要引人注意些。在選蛋的時候，就自自然然問到他為什麼不挑籬筐。

老頭子才小聲嘆息道：

「唉，沒有本錢了！」隨即憂鬱地搖一搖頭，不願多講了，好像提起來會使他更加傷心似的。

但他終於敵不住顧主的好奇心，終於給再三再四的問訊，迫着說出了他的不想說的話。同時他到底也是上了年紀的人，飽經了人世的憂慮了

「我來加，難道我不會加的麼？」

老龍在這一片「場」上，唯有他姓的是「陳」，其他都是姓的「戴」。他是以捕魚為生的，人家說他的老祖父是在「長毛」造反時，由別的地方避難到我們半里村，隨即就在半里村落家了。我記得很清楚，十年前我在家鄉的時候，我挺歡喜的就是他，因為我不是天未亮前跟着他坐着划子去大塘裏捕捉魚兒，就是要他給我搖着划子，扯起小小的風帆，在風浪洶湧的大湖裏，划子穿着浪頭，湍急的湖水激盪着傾斜的小舟，讓我的做着一自由海盜」的大夢。

老龍那時還不過四十歲左右的年紀吧，魁梧的身材，粗壯的胳膊，正方的黑臉兒，腰圍間常轉着一條青布的粗腰帶，袒露着寬闊的胸脯，黑茸茸的毛叢，就給人一個像鐵砧般的印象。我常常給他開玩笑：

「老龍叔，讓我在你的胸脯上插兩拳好麼？」

他眯起雙眼，把衣服索性拉了開來，挺起鐵砧似的胸脯，說：

「不，小弟，你插二十拳吧！就是兩百拳，我也不在乎哪！」

我真的攘臂控拳，在他的胸脯上插起來了，嘖嘖地響着，我的拳頭感到一點隱痛。

我正那末遐想的時候，所謂「洋油燈」已經亮了。我忙向老龍看去，他的臉兒還是方方正正的，不過滿臉添着絡腮鬍子，身體還是很茁壯，不過背已經有點彎曲了。我拍了拍他的寬廣的肩胛，笑着問他：

「老龍叔，生活過的好麼？」

他挺了挺胸脯，直直向我望着，好一會兒，

才反問我道：

「小弟，你問我的生活麼？」

「是啊，生活呀！」

他的雙頰發抖了，牙齒在漸漸地咬緊攏來，拳頭握緊得像兩個鐵錘頭，向着「洋油燈」伸去，突地向空中一揮，「洋油燈」的光焰熄滅似的幌了幌。他發怒地叫道：

「什麼生活不生活，我的老婆也給他們殺死啦！」

「什麼？老龍叔！老龍嫂……」我的姨母在牽動我的衣角，我轉過頭去看她，她向我憂着眼睛，示意我不要再問下去。

老龍的雙頰抖得更加厲害了。他的鐵黑的拳頭又向空中揮了一揮：

「要不是你小弟，我這瓶洋油是死也不肯拿出來的，我要燒死他們！燒死他們！」

「老龍，快輕聲點兒！」不知誰胆怯地說道。

老龍像一根石柱似地轉過身去：

「怕什麼？」

小屋子裏的人影兒幌亂了。大婆婆手裏捏着唵佛珠，排開衆人，走到老龍的身邊，聲音是還末柔和地說：

「老龍，不要發氣，坐一下吧！」就把他拉出人羣，在灶頭跟前，按着他坐下去了。

我完全明白過來了，這個半里村已不是十年前的半里村了，現在，這裏是塗滿着人民的污血，印遍着蹄痕。我深悔問老龍，——對了，我不是在田塍上也問過彩同樣的話麼？這問話在我是愚蠢的，在別人看來是刻毒的，諷弄的。我不

吧，說的時候，仍是往常一樣的平靜，只不過聲音有點嘶啞，有點顫抖吧了。

「今年事情不順序得很，我那兒子拉去不幾天就病了，小毛病還好，哪知一倒床，就爬不起來，我跑去，變得好瘦哪一點不像一個精壯的後生家。我請求他們長官，做做好事，讓我接他回來調養調養。他們不准，不准就算了，你該好跟跟他醫嗎！咳，他才連茶水都沒人招呼，就讓他躺在那個地上，底下，就只墊幾把乾草。看了好使人難過，不說還是自己的兒子。那樣一個後生家，你怕是一天長大的麼？我在那裏招呼了兩天，我都要病了，我才叫我媳婦去招呼，管他好不好，終不要白糟踏了一個人，不說，還是你自己的兒子。這樣來來去去，請醫生吃藥，還要管自己的伙食，想想還有啥本錢挑一挑蛋嘛……能够經常有一提兜蛋賣就算了，碰到這樣的年辰！」

這次賣蛋的人們，就不能不給他這份憂鬱侵襲着了。連在午飯的桌上，應該愉快地吃着蛋的時候，也用感嘆的憂鬱吐了出來，讓不會知道的人，也分担去一些。

以後不久，却連那個躬着腰身提提兜，購上坡又購下坡的孤寂的影子也沒有了，想吃蛋的時候，就只好翻個山走到南溫泉鎮上去買，大家也漸漸不大提他了，只在天落雨而又不便去鎮上的時候，才聞或有人悵然地說：

「老頭子怎麼不來了呢？來了就好了嘛！」

是叫人勾引起痛苦的回憶麼？這裏還有什麼好的生活呢？過去過的已是很痛苦的生活了，現在，怕是更千萬倍地不堪回首了吧！我向屋子裏的人羣瞥了一眼。奇怪的，第一個通知我姨母我回鄉來的彩彩不在這裏。爲了打破這憤激不安的空氣，我就抓着這點問大家道：

「姨，怎末彩彩不在這裏呢？」

女人們聽了我的話，哄了起來！

「這爛貨嗎？」

「這爛貨還有面皮見人麼？」

「只有這爛貨還有臉兒活下去呢！」

「真是把我們牛里村的人的面子都坍下啦！」

「鬼畜的爛貨！」

「騷戾！」

「不要臉的！」

「白虎！」

……

女人們一聯串地罵下去，真把我駭呆了。彩彩有什麼過錯叫女人們這樣發怒呢？我從不會看見過女人們這樣變態，這樣凶惡地罵過人。十年前我在故鄉，也是這間小屋，屋子裏也是點着這盞「洋油燈」，不過時間還要夜些，女人們嘴裏噙着南瓜子，或者嚼着五香荳，他們的「頭巾」是紅色的，湖水色的，或者白色的，臉蛋兒雖然黑，生活雖然也很痛苦，可是聚在一塊兒，聽我講着大上海的一切，聽我講着經我編造過的故事，和笑話，她們個個臉兒露出愉快的神色，聽得好笑的時候，就縱聲笑起來，還把南瓜子的壳兒，或是五香荳的皮向別人拋來丟去。我那時會浪漫地想過：我要跟這些歡悅的農村女人，個個

擁抱一下，接吻一下。可只是十年的時光，已把這些女人們弄得個個都像「雌老虎」一樣地凶狠了。她們打着的「頭巾」，不是黑色的，就是烏灰灰的顏色，再不見那青春的紅色，湖水色，或者純潔的白色了。我真有點兒怕她們。

這是不是殘暴人把殘暴教給了這些溫柔的女人？

還是——我眼前的女人，十年前原本還是小姑娘的緣故啊？

你看，十年前的彩彩——你看她那烏黑黑的眼珠，圓胖胖的臉蛋，準是小彩無疑了。她打着黑色的頭巾，也在那末氣呼呼地，手臂一揮一揮地叫着呢。

我看着她，臉上忽浮起一個勉强的笑來，指指她問：

「你不是小彩呀？」

她窘促了，發怒的圓臉，不知怎末一來，立刻變成一個淺笑，她把頭兒忙向傍在她身邊的七姨媽的胸懷裏撞去。我的姨媽告訴我：

「那正是小彩啊！」

剛才的憤激的空氣，現在鬆弛下來了。一個我記不起是誰的女人笑着向我說：

「小弟，你的眼力可真不錯哪！」

我也笑了笑，帶點老氣橫秋的態度說：

「小彩這末大啦！我還記得！上次我回鄉來，我躲在柴窩後面駭嚇過她，她那時哭了，追着我打我。哈哈，小彩，你還記得嗎？」

小彩紅着臉兒，從七姨媽的胸懷裏抬起頭，瞟了我一眼，說：

「小弟，你也年紀大啦，你嘴唇上有鬍子

了！」

我不自覺地摸了摸好幾天未曾刮過的下巴，苦笑着說：

「我們有十年不見面了啊！」

「十年前小敏是個小姑娘，可是大法相，現在，小敏的娃娃也有四歲啦！」

「大婆婆！」小敏衝口向她叫了起來。

可是大婆婆感慨地又說下去：

「我一定老得不像人了吧？可是謝謝菩薩保佑，我不會在槍炮裏死掉！倒是有一些年輕的，却死的死，磨難的磨難了，唉！」

於是我們談起這幾年故鄉所遭受到的一切苦難。我默默地聽着我的鄉親們的訴歎。聽了這些，我要哭，我要怒。可是一切沸騰的感情我都抑壓着。這中間，我曉得彩彩在戰前死去了丈夫，後來戰爭爆發了，敵兵經過半里村，首先遭到災殃的，是年輕的婦女們。她們有的躲藏了起來，躲藏不了的，就被他們用強暴的手段姦污了。老龍的老婆和彩彩，就是那些被姦污的女人們中間的兩個。老龍的老婆後來投河自盡了。而彩彩，却貪生下來了，後來又生了一個男孩子，就一直受着衆人的唾罵苟活到現在。

在女人們的訴歎中，老龍一直沉着頭兒不響，偶而抬一抬頭，他的閃閃發光的眼睛，叫我見了害怕。我記起他剛才發怒的話：「燒死他們！我可憐老龍，我也爲老龍憤怒。」

小屋裏真的空氣是悲憤的，不過人們還都很安靜，這個訴歎了幾句，接着，別一個來訴歎幾句。到後來，大家集中問到我的母親了。這時候，矮門忽然「快關」地響了一聲，就有一個矮胖

胖的小孩子，胆怯地搖擺着走進屋裏來了。

「小殺坯！死出去！」

那孩子看樣子是個倔強的小傢伙，打着鄉音說道：

「啥呀？」

「死出去！」聲音更響更凶了。

「啥呀？」還是倔強地說。

灶角裏老龍像一隻虎一樣地蹣跚過去，在那小

孩子的頭上打了一記：

「給我死出去！」

孩子哭了，可是沒人安慰他，都罵他：

「小殺坯，還不死出去麼？」

大婆婆走去拉着老龍：

「倒底也是個人兒呀！」

「什麼人？」老龍發怒地叫，又舉起一隻手來了。

孩子嚇的忙逃了出去。我輕聲問姨母：

「那個孩子是誰的？」

姨母鄙夷地批批嘴巴：

「就是彩彩的野種啊！」

老龍揮着拳頭在暴叫：

「我要插死你！插死你這個狗種！」

大婆婆拉着老龍：

「老龍！老龍！你又要使性子了麼？」

老龍鬆開了拳頭，掩着面，忽然像狼嚎一樣地哭了起來。姨母牽了一下我的衣角，輕聲地說：

「老龍的瘋病又發作了！」

我望着老龍。女人們騷動了，大家都拖呀拉

地，在勸慰着老龍，大婆婆挽着他的臂兒，像祖母對待孫子一樣的慈祥地說：

「老龍，你回去歇歇吧！」

誰在悄聲地說：

「老龍一定聽見剛才那些話，耐不住性子啦！」

大婆婆挽着老龍向門外走去，一邊回過頭來

向我說：

「大法相，你老遠趕來，也好歇歇啦！真的，夜飯你還沒吃過呀！」

女人們都「小弟！小弟」地向我告別。不一

分鐘，這小屋裏只留下姨母和我，還有一盞光

線黃黃的「洋油燈」。

風在屋外呼吼，這小屋裏是死一樣的靜

默。

第二天我醒來的很遲。昨夜我差不多有大半

個夜沒有睡着。我想着老龍，我也想着彩彩，和

她那個「小殺坯」的兒子。他們——連那個「小

殺坯」也在內，都是被損害和被侮辱的可憐的人

兒啊！爲什麼人人都要痛罵彩彩呢？因爲彩彩沒

有像老龍的老婆那樣自盡的緣故麼？那個「小殺

坯」，正如大婆婆所說：「倒底也是個人兒呀」

，難道因爲他的父親是個殘暴者羣中間的一個，

而就應該叫這個天真無邪的小孩子來代表人間一

切的辱罵，並且毆打了麼？

人間的「苦」，永遠像一個解不開的「結」

，長存下去麼？

我伏在枕頭上哭了起來。

彩彩給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十年前我回鄉來

，她大約比小敏還要大二三歲，是個十五歲的小

姑娘。她有一個飽滿豐盈的身體，這樣的身體我

認為是一件完美的藝術品。沒有旁人在的時候，我常常對彩彩說：「彩彩，你的衣襟快要被你的身體漲破了！」她一點也不羞澀，只向我批了一批嘴：「你們上海人真壞！」我對她下種植的一切完全是個外行，彩彩在這方面却是我的教師，她告訴我：「這是旱樹」，「這是菜花」，「這是……」。……「我要畫船的時候，也總是揀彩彩給我把樣。彩彩還教了我許多鄉裏的山歌。有一次，母親會暗地裏警告我彩彩要叫你叔叔呢」。這我才醒悟過來，我似乎太跟彩彩親密了，我向母親打趣地說：「我還當彩彩是我的小妹妹呢」。母親白了我一眼。

這十年中，我雖然東奔西跑，可是彩彩的面影，說來奇怪，常常會在我閉起眼睛休息一會時，顯現在我的眼前。可是就在這十年中，作爲一個農村婦女的彩彩的命運，正跟她的同伴們差不了多少：都是乖舛的。

可是那曉得彩彩的命運還比別人乖舛呢。她受了敵人的污辱，偏偏又生出了個「小殺坯」，一起受着鄉親們的唾罵，過着一種被棄絕於人間的孤寂生活。

這天醒來，姨母已不在屋子。我走到狹小的堂屋裏，在湯鍋裏舀了盆溫水，洗面。剛洗好面，門「哐呀」地一聲，走進一個小孩來。仔細向他一看，正是昨晚見過的那個「小殺坯」。他並不怕陌生，好像周遭對他的辱罵，毆打，在他是一點也不關心，反却成爲一種習慣了。或許在他小小的腦袋裏想來，人世間對待小孩子，原來就是應該那樣的吧？他站在門框裏端詳着我。我忙把手巾丟了，向他笑笑，招手：

「來」。

他有點遲疑，向門外看了看，又回過頭來向我端詳了。我還是微笑着，向他招手：

「來呀！」

他見我並不凶惡，開始似乎有點使他驚疑，隨即他就馬上一搖一擺地走向我來了。我一把握着他的手，攙着他，走到方檯子前，坐了下來。這個「小殺坯」雖然在鄉親們的辱罵和毆打中，可是一點沒有受損，却像一根倔強的草芽，在石塊的壓抑下，還是左曲右彎地成長了起來，並且成長得這末茁壯。一個胖胖的圓臉，眼睛圓滾滾，使我想起從前在虹口日本商店裏見到過的洋娃娃。他穿着破爛不堪像小乞丐一樣的衣服，頭髮烏密密地蓋滿一頭。他的污穢的小手在我的掌握中，好像非常不舒服地在轉動，他直直地看着我，像在我研究我。我問他：

「你叫什麼名子？」

他搖搖頭。

「你沒有名子的麼？」

他點點頭。

「那末你的媽媽叫你什麼的呢？」

他的大眼睛望着，聲音清楚地回答我道：

「媽媽叫我討債鬼的」。

「討債鬼！」我叫了出來。我更握緊了他的

小手，我可憐他，我要爲他控訴，這個天真無邪，看去又像活潑的小孩子，他是無罪的呵！爲什麼甚至連他親生的母親都厭惡他，咒罵他呢？

我含淚地看了他好一會，又問他道：

「你的媽媽待你好麼？」

他似乎聽不懂我的話，呆呆地看着我，一邊

搖着頭。

「你的媽媽也打你麼？」

「打的」。回答這話，好像一個普通的孩子回答別人問他母親待你好麼，而答是「好的」一樣傲然。

我們相對沉默了一分鐘，於是我又問他：

「你今年幾歲了？」

他又搖搖頭。

「你不曉得歲數的嗎？」

他完全呆住了，大眼睛望着我，裏也不裏一眼，好像不明白我那句問話。我從這裏推想出：彩彩對這一個可憐無父的孩子，是一點也沒有「教育」的。我這裏所說的「教育」，就是一個頂愚蠢的母親，在她孩子已在呀呀學語的時候，就會叫他叫「歲數」，說自己的「名子」，說爸爸的「名子」，說……。這個孩子却是在完全的自熱生長中，他所學到的一些語言，怕就是從辱罵和毆打中得到的吧？

我好奇地這樣問：

「你的爸爸呢？」

「沒有爸爸」。

「怎末會沒有爸爸的呢？」

他向我又發起大眼睛來了。他好像想了一會，對我說道：

「人家說我的爸爸是個壞爸爸」。

「你媽媽怎末說你的爸爸呢？」

他馬上答上來：

「媽媽叫我大起來，殺掉爸爸」。他把手裝

一裝殺的樣子。

我向他笑了。他看看我，也笑了起來。這時

候，姨母從外面進來了，她手裏拿了一大塊肉，和一條長長的鯉魚。一看見我在跟「小殺坯」談話，就向「小殺坯」怒視了一下，接着就呵斥他：

「死出去！小殺坯！」

這小傢伙還接受了他父親一份凶暴的性格，他頓時火起了臉，發出反抗的聲音：

「哈呀？」

「小殺坯！又要討打麼？」

我實在忍不住，就從方檯上站起來，向姨母說：

「阿姨，不要去罵他。」

一邊，我就護送他到門口。我掏了一張五元的法幣，塞在他的小手裏，輕輕地對他說：

「給你媽媽去。」

他向「場」上飛奔去了。

這天下午，趁姨母不在的時候，我就偷偷地到彩彩的家裏去了。彩彩和姨母是住在一個「牆門」裏的，她們本來是很「親」的，可是就因為「小殺坯」，現在變得像「仇人」一般了。彩彩的柴扉虛掩着，一推，我就走了進去。

彩彩竟在家裏，滾上田去。並且，出我意料之外，她却抱着她的「小殺坯」。她聽見柴扉的聲音，像是非常吃驚，因為除了她和她的孩子，這柴扉想必已是有好幾年沒有人去推了吧？她抬着慌失措的裏眼，眼睛裏全是淚水，臉上交錯縱橫着條條的淚痕。「小殺坯」的頭依在他母親的高高隆起的胸脯上，小圓臉上也全是淚水。我覺得這孩子在悲傷的時候，似乎便值得叫人疼愛。他的大黑眼跟他的母親一樣，也表示出一種驚慌

的神色。

彩彩看見是我，忙把「小殺坯」丟了，用衣袖揩了一把眼淚，站起身來，有點慌張地失聲叫道：

「啊，小弟，你……」聲音梗塞着，說不下去。

「彩彩，難過麼？」我一時說不出話來，就還末湊了一句。

她好像見到一個親人似地，掩着臉面，嗚泣起來了。我看着她那聲動得劇烈的肩頭，心裏真是替彩彩悲傷呵！我說：

「不要心裏難過，彩彩，你管自活下去就得啦！」

彩彩沒有抬起頭，臉面仍掩在她的雙手裏，說：

「小弟，我活着在受罪呀！」

「你管自活下去好了。熬過幾年，彩彩，將來你是不會受苦的。」我茫然地把這些話對彩彩說。

彩彩只是聳着肩頭哭，她的孩子——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一個比狗不如在被人虐待的孩子，躲在牀腳邊，靜靜地在淌着淚水。

「彩彩，都是那些鬼，沒有他們，你不會受這些苦的，我的媽媽也許不會死的這末早。還是讓我們來記着這苦吧！」我實在沒什麼話好說，呆站了一會，又茫然地說了這幾句。

彩彩抬起頭，用了衣袖揩揩眼淚，臉被一種內心的痛苦扭歪着，哽着說：

「小弟，你阿姨告訴你了嗎？」

「我都曉得了。可是我決不會像別人一樣罵

你。彩彩，我這是一句，我們要記着這苦。」

「我那時也想像龍叔的女人一樣，逃到塘裏去死了拉倒！可是我，我沒那樣做，我老着臉皮在別人的冷言冷語中活了下來。小弟。我爲什麼要死呢？我從小到現在，受盡苦楚，就是要死，我也咬人家一口……」她揪着鼻管，又要哭出來了。

我沒有話說，只是看着彩彩，她透了一口透不過來的氣，指了指牀腳邊的孩子，又說下去：

「我一生出那個討債小鬼，我就想用棉被來悶死他！我曉得他活着是不會過好日腳的。可是不捨得，他倒底是我的血呀！哼，別人家當着我的面冷言冷語說我，在我的背後用手指戳着罵我，可是我偏偏要……養活他！看他們拿我怎樣？難道殺掉我麼？……」

彩彩的雙眼裏射出凶狠的光芒來，一句比一句說得憤慨起來。這個無知的農村少婦所以熬着苦活下來，怕就是憑着她的那種倔強的性格吧。我打斷她的話：

「對了，彩彩，你偏偏自己活下去！你偏偏要養活你的孩子！」

「我有時受不過氣，幾次三番想殺掉那個討債小鬼，再自己投到塘裏去尋死！可是仔細一想，爲什麼呢？我死了，他們還是要笑我罵我的，我橫豎落了一個臭名聲了，我不死，也不殺掉我的小孩，我要他們難過難過……」

彩彩又說不下去了，我很激動，我說：

「對了，彩彩，你應該這樣的！」

我們默默相對了一會，彩彩忽地問我：

「小弟，我好到上海去麼？我們村裏有許多女人都到上海去了，可是我沒有一個親的人在上海，叫我怎樣去呢？」

她望着我，我理解她的發亮的眼光，是要求我的幫助。我毫不顧忌的說：

「彩彩，你要是真的到上海去，那我一定會

幫助你的」。

「真快活了說！」

「真的麼？她們到上海去，有的做『大姐』，有的做娘姨。不過，我要是帶這個討債小鬼去，方便不可便呢？」

我搖搖頭，說：

「有什麼不方便呢？」

她呆了一會，隨即就說：

「小弟，全村裏，只有大婆婆待我還好，除掉她，只有你了，我終生不會忘記你們的，這世報不了你們恩，下世我投了鴉投了狗也要報恩你們的！」

她的淚眼中又隱隱地透出淚水來了，我忙向她說：

「快不要這樣說吧！」

又靜默了一會，她像想得了一件什麼事地向我說：

「真的，小弟，你給我們這許多錢，叫我怎麼意得過去呢？」

我向她搖手，叫她不要緊張。她含着淚側過臉去，充滿着宗教的熱情說：

「菩薩才曉得我的苦楚，小弟，你是菩薩叫你来救我的呵！」

我感動得幾乎失聲哭了出來。我說不出話來，我的胸頭只是感到沉重的壓迫。

姨母回家來了，她在「場」上跟人高聲談話，彩彩突然變了臉色，惶惶地說：

「小弟，你快回去吧！你阿姨來了！」

我一時也失了主意，慌慌張張地走出了彩彩的家。可是忽然想得了一件大事，轉身去，又掏了三張十元的法幣，塞到彩彩的手中：

「你要到上海去，這點錢做盤纏吧！」

「啊，小弟……」

我匆匆地走出了彩彩的家，趁姨母還在「場」上高談闊論，我便溜進了姨母的泥屋子裏去了。

關於母親歸葬的事，經過五天的忙碌，總算

什麼都已辦好了。我打算明天回上海去了。我抄了個上海的地址給彩彩，告訴她到了上海，可以來尋我。

鄉村裏的風，入曉是吹得更緊了，呼啊呼啊地，像一頭看不見的猛獸，要吞噬掉大地上的所有。在都會裏，就是風，也是柔弱無力的。我有好幾夜，被這咆哮似的大風吹醒過來，我睡不著，我聽着那呼吼着的大風，我體認出那大風的中所包含着的一股雄偉的力量，這力量，使我的精神振奮起來，使我真要到那呼嘯的大風中去呼吸一下呢。

因為明天吃過午飯要動身去上海了，所以今晚還在跟姨母談話，我勸姨母不要罵彩彩，姨母歎口氣說：

「仔細想想。彩彩的命也實在太苦啦！嫁過去不到半年，就死了家公。後來住到娘家來，一天到晚給她娘罵，有幾次用門拴打她，要她滾出去！不到一年，娘又死了。後來，那些殺胚殺來了，又把地滾了，偏偏還要生出一個小殺胚！唉，苦命！苦命！……」

我就湊上去說：

「那末姨母應該可憐她才好呀！為什麼還要取笑她。罵她呢？」

姨母不說什麼，只管自歎氣。風在屋外呼嘯，忽然間，風聲中傳來一片粗獷的哭聲：

「啊啊！啊啊！啊啊……」

姨母吃驚地站起來，呆了一會，轉過悲戚的臉兒對我說：

「老龍的瘋病又在發作了！唉，現今時世，越過越不好啦！」

我靜靜地聽那呼嘯的風聲中傳來老龍粗獷的哭聲，我的全身不禁顫慄起來。我問姨母：

「老龍常常發瘋病的麼？」

「三不兩時要發的。發起來才怕人呢。他拿着柴刀，鋸頭，或者鈎刀，叫着，跳着，說是要去殺掉那些殺胚！」

我默不作聲，聽風聲中傳來老龍的哭聲，這

是一種變相的反抗的呼聲！正如彩彩偏偏不肯自盡。偏偏要養活她的小殺胚，是一種變相的反抗的行爲是一樣的。

這一夜，自我回鄉以來，算是睡得最不安的一夜了。我輾轉反側，覺得屋外呼嘯的風聲，是鄉下一種人積聚在一起的一種呼聲。

第二天吃過午飯，我正在整理我的包包，忽然一場一場上開起一片騷亂的聲浪，這中間，我聽出了彩彩尖銳的哭叫聲。我忙丟了包包，奔出屋外去，「場」上正圍着大堆的男女老小人們，彩彩散亂着頭髮，如瘋如癲地跳着，在哭叫。我奔過去，在人堆中間，「小殺胚」橫躺在一堆血泊中，他的圓胖的小臉被鈎刀劈開了。我幾乎也要像彩彩一樣發瘋了！我眼睛發黑地忙奔回裏，坐在散開的包袱上，發着呆。

後來姨母奔進來了：

「老龍殺的！老龍……」

我一直沒有開口，呆瞪瞪地坐在包袱上。我不知道外面那一幕慘劇怎樣結束，等姨母又奔進

告訴我曹三的航船已經在「河灘頭」了這才匆匆忙忙地打起包袱。走過「場」上，「小殺胚」的小屍已不在，彩彩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場」上的人早已散盡了，好像這裏並沒有發生過什麼殺人的事一樣。我像從火坑中逃跑似地，奔到曹三的航船上，連跟姨母和其他許多鄉親們的告別也沒有，就躲進又是那個狹窄的艙中。我的頭腦急劇地搖轉着，我什麼都沒有聽見，什麼都沒有看見。我也不知道航船怎樣離開這半里村。

這我清醒過來時，航路正搖擺在兩岸生滿着野草的一條平靜的小河上。我重重地喘出了一口氣。一顆「籽」雖然在失掉理知的蠻性中毀滅了。可是我已覺察出，另有無數萬顆「籽」，正在那些鄉下人的心底裏潛生出來了。他們總會有一天，用柴刀，鋸頭，或者鈎刀，清除掉他們生命般的土地上的切害虫和雜草的。

這一天怕不會遠了吧！

從船窗望出去，我那末想。

隨着抗日戰爭的結束，將逐漸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應該是一個新的時代——和平、建設的新的民主時代。也許，達到這一個新時代的成熟，還要經過不少曲折的迂迴，還要消耗不少人的血汗，可是，這個新時代必將起步，并且走向形成，是無可疑惑，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止不住的。

踏過了舊時代的子夜，迎接着新時代的黎明，人們都會展開歡欣的笑臉；然而接着來的却是一陣迷惑；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晨霧還未盡散，朝陽也還沒昇空。

在這期間，文藝工作者所考慮的問題是今後應該如何展開新的工作，而不是如何恢復戰前的態勢。

八年殘酷的戰爭，差不多使大半個中國完全改變了面貌。舊社會的基礎從根撼動了，而新生的力量却如春雨中的萌芽一樣，到處飛快地茁長起來。以文化而論，少數大城市在敵偽直接的摧殘下，文化勢力當然衰退得厲害；但另一方面，在那廣泛的戰區和敵後收復區——城鎮或鄉村裏，文化勢力却驚人地發展和擴大，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的文化程度飛躍地提高了！這種進步

文藝工作的新起點

以羣

的程度是會使久居在大城市裏的人們不能相信或不敢相信的。抗戰已經給中國的文化普及打下了初基，開闢了新路。文藝工作者如果認識并承認了這種新條件，那末所謂文藝的「復員」就應該不是單純的回到幾個大城市的問題，而同時必須考慮到廣大的鄉鎮文藝工作。

「文章下鄉」或「文藝深入民衆」的問題。在抗戰中已不止一次地被提起過，但爲許多戰時的法令和條件所限制，在大後方和淪陷區裏往往使這種工作變做紙上談兵；再加上作家本身的限制（如智識分子的傳統和根性等），就更使這種工作成爲不可能了。今後，在全世界的和平、民主的空氣之下，一切限制作家自由和書刊流通的戰時法令勢非根本廢止不可，而一切其他戰時的困難條件也必將逐漸解除。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作家深入下層社會，和人民大眾結合，已非絕不可能，而培養出大批出身於農村和都市的文藝新軍也就有了切實的保證。這才是全國性的文藝深入社會，文藝和人民大眾結合的發端。

當我們想到文藝工作者的「復員」時，固然不能想不到將成爲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但更不該忽略的，却是那寬廣千百倍於大城市的鄉鎮啊！

其次，抗日戰爭進行了八年，但到了現在還沒有一部比較全面地反映抗戰時代的中國的作品，我們也不止一次聽到過對於作家的這樣的責難。而同時，作家們也不止一次地呼籲過他們的苦惱：老要像小偷似地躲躲閃閃，支吾其詞，像存心在扯謊。在這樣的心境之下，要想寫出比較能反映時代全面的作品，確是不可能的。試想，兵役問題不能寫，士兵生活不能寫，官僚的貪污，關人的荒謬，老百姓的痛苦（所謂「黑暗面」）都不能寫，……這麼一來，作家們除了扯謊之外還有什麼好寫呢？不要說什麼反映全面的作品，就是反映片面，又怎麼可能？多少年來，作家們不能忍受這一切過分的限制，都是爲了抗日，爲了一戰時。可是，今天，抗日勝利了，「一戰時」告終了，

而且抗戰時期的一切事實都已成爲歷史，作家們應該不再受這一切的束縛。大後方的書刊審查制度已撤消了，可是這種制度却還存在於廣泛的「收復區」或「軍事戒嚴區」裏。我們希望這些「保留」立刻取消，使得作家們在任何地區都不必再躲躲閃閃，支吾其詞，這必將使中國新文藝起死回生！開放繁爛的花朵！

作家們已經積蓄了八年艱苦辛酸的的生活經驗，已經抑壓了八年起落浮沉的情緒，今天，應該作一個總結，作一次暢快的表達。生機活潑的作品是該從這裏產生的。特別是八年來，堅持在各種崗位上，擔當着各種實際戰鬥的文藝青年們，他們將呈獻出令人驚愕的作品。我們等待着中國的「鐵流」，中國的「毀滅」，中國的「被開懸的處女地」——中國的「震撼世界的十日間」……這些將從無數未知的文藝新軍中產生出來。

抗日戰爭的結束，同時即宣告一個新的時代的登場。文藝工作者正該適時地重整陣容，開始適應新時代的新鬥爭和新工作。肅清舊時代的徽菌舊時代的沉滓，爲新時代打下堅實健康的基石。新時代的勝利即人民的勝利，而人民的勝利將保證新時代的豐饒。新時代是屬於人民的。

我會到了前綫的蘇聯人

麗琳·海爾曼作
鄭安娜譯

上 華沙——維思杜拉前線某處去參觀紅軍的許可是上星期得到的，但是莉雅（她替我當翻譯去的）和我一直都在期待着可以起飛的好氣候。過了七天陰沉的莫斯科日子，我們決定改搭火車。雖然這樣我們就得走一條迂迴長路，（我們要直入烏克蘭，到基輔，再繞西北到波蘭的盧布林）據莉雅說祇要二天就可以到了，可是，一位當作我們的嚮導和保護人的紅軍少校，却說是也許二天半可以了。事實上他們兩人都不對。火車在這個荒涼的土地上爬盡了整整五天的路程，到末了我是變得又饑餓，又疲乏，又抑鬱了。

火車上用水困難，沒有一點暖氣，於是我發覺用雪來洗手是難受的，不用說以冷茶漱口的滋味。我是吃厭了罐頭沙丁魚和時日久遠的臘腸，說到麵包更同我一樣的陳舊和僵硬。要不是我忙著替鄰座一個活潑而蒼白的嬰兒就寢，我將更爲自己煩躁了。

整整五天瞧着窗外無窮盡的荒涼景象，使你無限憂鬱，看多了又叫你麻木不仁。眼前是一無所有，而視線熟習於這種荒無所有之後，便也就忍受下去了。沿途人們到處都在拖着脚步走回那

曾經被稱爲家的所在地，而現在最多祇剩一些炸餘的斷垣殘壁。我們才走出柯維爾，寇桑線的蘇軍陣地。柯維爾原是一個鐵路線上興隆的大鎮市，一九四一年被德軍佔領，可是一九四四年又爲蘇軍所奪回。

一片荒涼

火車在側軌上停了兩小時，因此我們有很多時間可以參觀一下柯維爾，那便是說參觀一片荒涼情景，因爲那裏是什麼都不存在了。這個優美的車站祇剩了一道牆，遠處幾株斷垣便算是屋子。我打算散步一會，但是我發覺你不能在一堆堆爛水泥，磚瓦，電線，和斷鐵條上面散步。我最後走到一塊空地，那裏有些紅軍的士兵在向農民買食物。我買了一些煮爛了的山芋——能够吃一點熱的東西倒很高興——一顆大洋蔥，和幾個蘋果；而且重新又爲蘇聯人民的友好所感動。人們過來替我作翻譯，幫我挑選蘋果，找另錢，此外又有三個士兵忙著替我把什物送上火車。

星期日——昨天下午——火車才進盧布林。

兩·胡·桃

★ 徐 遲

滬 兒八歲，漢兒六歲，港兒四歲，桂兒兩歲。沈家的少奶奶真給擠個四個孩子吵死了。這七八年裏，她帶了他們或疏散，或撤退，或逃難，簡直不是想像得了的辛苦。就拿她今天，一清早起身來說，她要給四個孩子穿衣，洗臉，餵食，要從滬兒穿到桂兒，要從裏面穿到外面。床底下長長的一條鞋子，像江邊的划子一樣。她僵倒了身子，一隻隻的鞋子穿到小鬼頭們的一隻隻小腳上。難怪少爺在家裏耽不住，一清早就上吳家去了。

可是少奶奶是一個老式女人，不能和近年來的時髦太太比較。時髦太太是一個兒子也不肯養的，而且還要電燙頭髮。沈家少奶奶是不燙頭髮的。自然，她看到過理髮匠像賊偷一樣地挾了一包傢伙，跑來了。當局早已三令五申，禁止電燙。禁不禁，有啥子關係，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法是怎末一回事。因爲，現在違法的事並不是犯法。但少奶奶看到過時髦太太，有半個小時坐在電椅上，像九鳳冠一樣的電燙傢伙罩在頭上。於是頭髮像上一樣一樣的極死在空中，而時而強，時而弱的電流來烤你的髮和你的頭皮了。理髮匠用筷子蘸了冷水，來滴在金屬的髮鉗上，冷水立刻沸騰，一部份化爲水蒸氣，一部份滴下來，滴在頭髮根。

「喂，喂，」時髦太太忍不住叫起來了。
而沈家少奶奶是想想也汗毛癢癢的。

隨軍總部的柴德納爾少校到站上來迎接我們。在這個秩序凌亂的車站上，在大批興奮的人們來迎接另一批興奮的人們中間，我開始欽佩柴德納爾少校和瞭解紅軍的紀律。我們在十分鐘之內便走出車站——在找尋我們莫斯科的少校時候曾經誤了幾分鐘，他是個莫名其妙的人物——來到一家簡陋，但是悅人的旅館。

我們房間裏的火爐昨天便燃着了，那裏準備着大壺的熱水，一頓豐盛的晚餐和一瓶酒。旅館的院子裏和樓梯上是守着重重的衛兵，可是我太疲倦了，沒有去理會它。第二天早上這一切開始使我迷惑；可是當我細想了一會之後，我懂得了！我們是這家大旅館裏的唯一住客。

進早飯的時候我對柴德納爾說：「少校，我知道俄國人是最好的主人，但是我不相信你們竟爲了我把旅館和衛隊都接收過來。」他微笑着，我等待着，可是沒有得到什麼答覆。我再問他一次：「你以爲當我老了的時候，我可以真實地告人，我會睡過朱可夫元帥的牀嗎？」

柴德納爾笑着說，「也許在許多年後元帥有這個光榮，但是目前你所睡的地方是一個軍事秘密。」

這是在反攻以前的事情，那時朱可夫指揮白俄第一軍的消息還沒有人知道呢。至於朱可夫在什麼地方是一個重要的軍事秘密，因爲朱可夫所到的地方便是要反攻的地方。

星期一，黎明的時光——在整個的旅程中他們不准我在黑夜中行路——我們啓程了。柴德納爾，他的汽車夫，莉雅和我坐在爲首的一輛車內

。我們後面的一輛吉普車裏是車夫和我們莫斯科少校，握着一架機關鎗。我瞧着那架機關鎗，這才第一次明瞭我們是真正走近前線了。

這是一個極冷的早晨，我不斷地抹着窗子才看到外面的東西。我們是在經過一個曾經劇烈戰鬥過的地方。有的時候我們好像在走近維思杜拉，而有的時候又好像在向北轉。一點鐘光景——我們開了五小時的汽車——柴德納爾說是莉雅和我看來都凍得發紫了，他說他要下車去找一家農舍來使我們溫暖一下。幾分鐘之後他回來了，領我們到一家舒適的兩開間草舍，他已經在那裏放好了三明治，還給了屋主幾個錢替我們煮茶。

當少校請主人出來跟我們一起喝酒，又把他寶貴的巧克力糖分給農夫的二個小孩，但是謹慎地不把食物分給屋裏其餘的人，怕的是得罪他們；我就開始非常的喜歡他。這是我第一次，但也不能說是末了一次，看見俄國士兵對待波蘭人民多少的有禮。

大約三點鐘的時候，我們穿過鐵路線，來到一些寬暢的郊外住宅區。

少校說，「以前這是華沙中等階級的郊外：其餘的話却爲隔岸的重炮聲所掩沒。」

我說，「我們現在離前線多近？」少校搖搖頭。「有三個問題你以後不要發問：你的所在地，我們有多少軍隊，和多少物資。其餘的東西我們都可以告訴你。」他瞧着我說：「可是你並沒有問多少問題。」

我回答道，「我到蘇聯的第一個星期便發覺，即使我並不啓口發問，我總可以找到答案。不

然而在她太太的眼睛底下，沈家少奶奶過的日子何等可怕。她有五個孩子之多，怎樣又多了一個孩子？現在已經六個月了，你想想，她的先生已經把滯兒填進她的肚子了。老式的，和柔的少奶奶却從來不發一句怨言。一天二十四小時，她都爲這些寶貴操勞，還恨不得一天可以有二十五個小時——她實在忙不過來了。

現在，她向四個孩子隆重地宣佈了，今天是一個節日，就是說是一個開開心的日子，所以下午，大家到陪都大戲院去看電影。

頓時間，遇見，漢兒，港兒，桂兒都笑容滿面了。沈太太心裏却在想，不知道這個電影好不好？據他先生的銀行的同事，隔壁一個信託部裏的袁先生說，他已經帶他的孩子去看過了。這是蘇聯影片。這是兒童教育影片，對小孩子非常有益的呢。袁先生說出了一大套好處。她聽的時候好像都聽懂，可是現在她完全忘記了，只記得他說完了話之後連連的點頭，「真好，真好，」這樣說了幾次。

現在，少奶奶自己也換上了一件花旗袍，帶領了一串小孩子，向陪都大戲院走去了。

就在這時候，隔壁那個信託部裏的袁先生又在做電影公司的義務宣傳員了。

袁太太拿出了一大堆胡桃和兩柄老虎鉗。招待小客人和她先生的朋友。

「王先生，吃胡桃，」她說，又向王先生的女兒說，「把那個滑翔機放下了，來吃胡桃，我已經給你剝了兩個了。」

「純甫，這張片子非看不可，」袁先生說，「電影這樣東西，真好，真好，小說萬萬比不上。」

「你明明知道我對於電影是深惡而痛絕之的，你偏要向我讚美電影。」

「這張是蘇聯片子呢。你認爲好萊塢片子的惡毒

過，我既然不是任何樣的事家，我也不必裝作事家的樣子，發些好聽的問題。你對你們的人民說，教他們愛說什麼便說什麼。這樣我反而可以學得更多些。」

我們在拾級進一所房子的時候，大炮又響了，把窗子都震動；我大概是嚇了一跳，因為我們的車夫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向我點點頭笑着。

將軍的貴賓

這是一所小巧精緻的屋子，屋主是一位從華沙來的女太太，她把一扇突出屋外的窗子熱鬧地點綴着花卉。我站着細看那些花卉和重木器，少校却跑來推我下去，因為有八位將軍等着我進晚餐。

「朱可夫元帥也在內吧？」我問他。

「不，」少校說。「他不在此地。」

「但是我們又住在他的屋子裏了，」我說。

「他一定是個與緻極好的人。他把這些花草看顧得很好。」

今晚跟八位將軍一起進的晚餐是又熱鬧又融洽：我想他們很歡喜一位女人做他們的上客。俄國人之懂得男子的身份簡直不用加以思索，像這種男子大都愛好女人，而且很會款待她們：譬如我更要吃點什麼嗎？屋子太冷嗎？我必須留下柯羅萊夫將軍的打火機作為紀念品。我要不要休息一小時？……

我對他們說我從小到大沒有受過這樣的優待，而庫次米昂將軍感傷地說，「不，戰爭使我們粗暴了。我們不再懂得怎樣招待女太太們。」

晚餐之後，四位將軍，藉雅和我顧波過一條炸毀了的公路，在漆黑中一直驅車到一所房子，據柯羅萊夫說這曾經是一所波蘭精神病療養院。我們走進一間充滿士兵的屋子，他們都笑着向我們敬禮。我們在第一排椅子上坐了下來，庫次米昂將軍回過頭去，用響亮的嗓子喊一聲「巴雷耶達克！」於是人人都笑着就坐。

「巴雷耶達克！」便是一「命令」的意思，在紅軍中到處都通用。這裏却指入席，娛樂可以開始的意思。在將軍與高彩烈的高聲說明中，娛樂開始了，這批士兵們在今天晚上慶祝新年，因為他們恰好在深夜輪到值班。像一切業餘表演那樣，有些節目很壞；所不同于業餘表演的則是：他們也有很好的節目。無論如何這一切都很有趣：一間冰冷簡陋的屋子充滿了一羣熱心的人，用佈景，服裝，和樂器來娛樂自己。

人人都想把今年看作一個佳年，戰爭也不太寂寞，而這個波蘭鄉村不至於離開家鄉太遠。當戲演完，我們驅車回家的時候，我對戰爭抑鬱發怒，惱怒這剝奪人們一切享受的戰爭，使人們不得不假裝自己正在享受，實際上他們有很多人再也活不到該享受的日子。

星期二：整夜大炮震撼着房子，我坐在窗下不能入睡，看着信號的火炮向上射去。偵察隊出發了，他們的機關鎗聲非常的近。破曉之前我聽到街上的人聲，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帶進德國俘虜來。

到了五點鐘，炮聲息止，我才睡覺，不過不久柴德納爾又來陪我們下去進早餐。我有三隻雞

的因素，這裏面是沒有的。」

「老實，電影我是不看的。自然我沒有法子勸你不看電影，不過你也不必勸我。」

「原則上我並不反對你，可是這片子，既不是窮小姐鬧少爺，也不是非洲土人，沒有大騾。這是兒童影片啊。唉，美極了。雲珍，袁先生叫他的太太，「你看那畫公主美不美？」

「噯，難看死了，又胖又大。王先生，這個片子倒不錯，就是女主角難看，女主角老不出來，老不出來，前面還形容她如何好看哩。好看什麼？妹妹，又刺了兩個胡桃了，把那個滑翔機拿到這裏來。」

「純甫，這裏面就很有幾道理在內。要是好萊塢演一個女主角，一定腰身又瘦又小，兩隻眼睛東睜西睜，自然很醜陋，但是很不康健。蘇聯對於美的觀念却不像美國，既要健康，又要端莊，你應該去看一看，何況這又是兒童電影。」

「啊哈，爸爸，你要請我看電影！我要看電影，」女孩子忽然叫起來了。

「對極了，小妹妹，叫你爸爸請你看電影，好看得很，比聽故事好得多。」

「我看電影頂喜歡。我不要吃胡桃，電影比胡桃也好吃。袁伯伯，對不對？」

「對，對，」袁先生叫起來了。

自然，他們去了。近年來，天下的父親都對自己的女孩子沒有辦法。

「要知道中國的兒童都很可憐，沒有兒童讀物，也沒有兒童的公園。去吧，去吧，看二點鐘的電影剛來得及。」

他們出去的時候，袁太太又抓了兩隻胡桃給小妹妹。女孩拿着胡桃，喜喜懂懂的去，胡桃拿在她小手裏忽然很不方便，就交給她的父親。一面他們走上長街，這父親一面就在手裏把兩隻胡桃來旋轉，練腕

蛋，兩杯茶，和四片麵包。無論我怎樣說都不中用，他說我絕對需要吃這麼多，因為我們要走一條長路，而且要過又長又冷的一天。

我們出去上汽車的時候，我在一面鏡子裏看了自己一眼。我站下來細看，覺得好笑：我穿的是滑雪用的長褲，兩件絨衫，一件襯衫，一套羊毛長袖衫褲，起伏不平；羊毛長統襪，皮鞋，靴子，外面一件美國陸軍羊皮大衣和斗篷，再裹上一條大圍巾。

我對柴德納爾少校說，「我要你明白，美國女人並不都是這付模樣的。」

莉雅說，「你好像一個大兵的寡婦，祇繼承了他的一件大衣，現在正上政府辦公廳去請求撫恤！」

車子開了一小時之後，我們便離開公路，進入一方掩護得出奇地好的林中空地。松樹給斬除了，士兵們坐在樹根上，有的抽着煙，有的在擦鎗。馬匹繫在樹旁，用鼻子伸入雪裏，它們站在都裏的姿勢非常優美。四周是這樣的安閒和鎮靜，一瞬間我好像身在自己農田上的松林中；這是一幅古老的景緻，屬於很久以前的另一個戰爭。

林中幻覺

我對出來迎接我們的却爾諾夫將軍說，「這裏真幽美。」

「我們却不是那樣想，」他說。「我們討厭死這些松林。戰後無論我將遭到什麼，我決不走近一座松林。」

却爾諾夫是一個矮胖但是威風凜凜的人物，有一張開朗巨大的臉孔。我們走進他的壕溝，他

給我看一張軍用地圖，詳細得使我難於把握。却爾諾夫穿着一件簡單的外套，但是前面的牆上却掛着一件大穿，裏外都綴滿了勳章。我指着那件大衣，「掛了這麼多勳章，大衣一定很重吧。」

「穿着打仗是太重了，」他說。

「都從這次戰爭中得來的嗎？」我問他。

「不，」他回答道。「我在沙皇軍隊裏當中尉，後來參加革命和內戰。整整在西伯利亞打了四年仗。」

莉雅告訴他，我是坐着飛機橫渡西伯利亞到蘇聯來的。

他笑着說，「我是徒步經過西伯利亞，一路戰鬥；橫過烏拉爾來到西伯利亞，再上去直到攻陷海參崴為止。」

「那麼這次戰爭呢？」我問道。

「在早期撤退中，我受命放棄柯維爾。這是我一生中最高難度的事情。」他痛擊着自己腹部。

「這使我非常傷心。但是命令必須執行。後來我們退到斯大林格勒，便在那裏打起仗來。」他對我的微笑。「我們戰勝了，於是再向前追。我所希望的事情實現了，他們讓我收復柯維爾。」他撫摩着腹部。「不久我們又將大戰。反攻就快開始了。」

「你是久經沙場的了，」我說。「但是你看來一點不憔悴。我想也許勝利者永遠不會憔悴的。」

他笑着問我要不要跟他去參觀每日的演習。我們穿過松林，現在的天氣是非常的清新明媚。我們走入另一個戰壕，却爾諾夫給我一付望遠鏡

，從小窗子裏看出去。我不明白，至今還不明白，如果我祇在參觀日常演習，為什麼他忽然把我

力。

半路上，妹妹看到她父親手裏的胡桃一隻追逐一隻的旋轉，就又吵着要吃了。

「噯啊，爸爸，用力氣碾破牠們。」

那父親就使勁的在手中碾胡桃了。大約是新採下的菓實，他碾了半天都不破。另外在采芝齋買了點糖，胡桃却放進了口袋，現在他們走進了陪都大戲院，人山人海的中間了。

「噯兒啊，你看看這個樣子擠，誰想得到呢？我肚子裏還懷着偷兒，怎末能擠進去買票呢？算了，我們不看不看了。」

因為影戲院的售票處有一個精采緊張，武俠香豔的好戲正在上演呢。如果你把那些跑去看戲的人變成可以看的戲——一大堆人在裏面演了。一羣舞蹈家一齊飛出了手。忽然，一個西式揮角家東撞西撞的從人堆裏殺出來。大門外又忽然躍進了一羣餓狗，彷彿瞥見了肉骨頭一樣撲向售票處，個個都力大無比。

不用說老式和和柔的沈家少奶奶了，便是兩個美國空軍，剛才停下了吉普車，直挺挺的向人堆裏走進來，看到了售票處的惡鬥也伸了伸舌頭，雙了雙肩膀，哈哈的笑了兩聲，又回到吉普車裏，飛也似的逃走了。

時髦女人也沒有法子擠進去了。可是時髦女人還有辦法，牙齒一露，「密絲佛陀」的芳香飛舞，整個臉子花枝招展的笑了。

「先生，先生，給我帶買三張票子。」

不知何時起的，中世紀歐洲的騎士道傳來了東方亞洲。自然有一些電燙頭髮的男人，正在擠票子嘻嘻哈哈的，會狠狠的釘住那水旺旺的，吾見猶憐的秀眼，代為救勢，義不容辭。

却沒有人理睬沈少奶奶。她吃了沒有電燙頭髮的虧。她氣極了。什麼兒童教育影片啊！這裏擠了上千個人

拉開小窗口，真聲地說，「放下望遠鏡，請你！我們離開狙擊兵太近了。」

機關鎗開始從我們頭上拾過，接着是跑下山去的士兵，後面跟着大炮，坦克，救護車，和野地烹飪車。他們駛入另一個森林裏去，對岸的德國大炮也開起來了。我們大家都從戰壕裏出來，却爾諾夫對他的部屬說起話來。我猜想他們必定是在議論我和沿岸的德國戰壕。但是我不明白，而莉雅又不曾翻譯給我聽。

下午來了一個說話很響亮，個兒又高大的上校，他帶我們到一間很大的戰壕，那裏滿是士兵和軍官。上校說他自己是個政治員，他的工作在戰爭時作戰，在休戰時照料士兵，使他們得到所愛的東西（家書等等），報告其他各線的戰況，以及本國和國外的政治情況。他說一個知道自己為什麼戰鬥的人常常可以作一個好兵，而他急於要他的士兵會見一個從美國來的人。

這次集會很滿意，當我們攪熟了，他們告訴他們的隊伍和他們自己的生活。他們以前都是工廠工人，在大戰爆發時志願從軍的。他們一直在一起，從莫斯科作戰起，到列寧格勒受困，斯大林格勒被圍，橫渡伏爾加河，頓河，穿過烏克蘭西部，現在到了波蘭。

當我把這些都弄清楚了，上校便說，「現在這些關於你們自己的生活給這位女士聽。你們在這間屋子裏的都是最好的戰士。說說你們怎樣獲得這些勳章的。」經過好一會的沉默，上校轉過身去對一個很漂亮的青年說，「來吧，沙夏。你先開始。」

沙夏羞怯地笑着，上校對我說，「他是蘇聯

的一個英雄，受過列寧大勳章，為斯大林格勒和列寧格勒獲各種獎狀，他祇有廿歲。」

沙夏說：「不，先生。不止了，我長老了許多。我現在是廿四歲。你初見我的時候才是廿歲。」

「不錯，不錯，」上校說。「那麼你是個老人了。老得不能說話了吧？」

沙夏是個少校，他站起來勉強地說，「我出去偵察。我捉了幾個德國人。我炸掉了一輛坦克車。我受了傷，於是跑回來。」

坐在沙夏旁邊的伍長身上也掛滿了勳章，笑着說，「他擔任了許多次偵察勤務。他炸毀過廿輛坦克，和三座橋樑。他曾經受過七次。」

忽然人們都說起話來了；他們在回憶自己的和別人的事情，可惜我聽不懂他們所說的話，而莉雅也不能翻譯廿個同時說話的人。但是我看這些士兵，聽着他們的聲調，想起俄國人一種最卓著的特性，他們有才能談戰爭，談死亡，談愛情和憎恨，可是一點不猶疑不拘束，也不帶虛偽的粗暴；他們單純地談論着，像一切健全的人們幸福地不以情感為可恥。

星期三：我們昨夜很遲才回到總部，發覺那八位將軍又在等待我們進晚餐。這是我與他們在一起的最後一頓晚餐，因此我們大家都演說幾句舉杯向盟軍，向勝利，向一個永久良好的和平，向羅斯福，向斯大林元帥，向邱吉爾，向我們偉大的聯合國人民，向藝術敬酒。而他們向我敬了這麼多次的酒，使我漸漸懷疑自己是否看來又顯

，只有她一個帶來四個兒童。其餘全是壯丁呢？為什麼兵役部長不到這裏來看看呢？突然，售票處有了一聲騾

「打！」

「為什麼不守公共秩序！打，打他。」

沈少奶奶捏了一把汗，她真怕這一大堆人亂打起來，電影沒有看成這四個孩子倒給擠壞了，可不上算。

「算了，我們只好不看了。你看他們要打架了，我們快點走開。」

這時門外忽又走進了一個男人，手中高高抱着一個女孩子。他們站在人羣之中也呆住了。那男人跟女孩說了點話。小女孩對這些力大無比的人羣大大的搖頭。他又跟她說了點話，這小女孩身體僵硬起來，終於哇的哭了。

正在這男人手足無措的時候，他忽然聽到沈少奶奶和一窩小雞兒叫他。這解決了問題。

「沈太太嗎？票子買了沒有？」他在人堆中氣喘喘地，大聲地喊。

「啊，王先生，袁先生的朋友啊，是不是？遇見，港兒，叫王伯伯。」

「不要客氣。你沒有買票子吧，」只有同病的人才懂得相憐，「你替我管一管孩子，你替你擠票子去。」

於是這位可憐的王先生，為了使兒童教育影片名附其實起來，呼吸一口氣，投進了紛擾的大旋渦。

便是生與死的搏鬥也沒有這樣凶惡的。他只覺得溫暖的，汗臭的，層層疊疊的肉體壓在他的背脊和肩膀上。為了佔領一個橋頭堡壘，他拉住了票房門口一個欄杆——原先這是用來限制井維持買票秩序的。他看到一個犄角錦標用他的光潔的頭鑽進一座銅牆鐵壁，已經鑽過了一個腰眼，可是前面一個人硬是用屁股擋住他，而他後面的人一個人用手抓住了他的頭髮。只聽見四面有喊聲，全體瘋狂地笑着。一個 Air-minded 的人

難又難受。

可憐的莉雅也為難得很。她喝不來伏特加酒，不是忙着搽水，便是把它倒了。她輕輕地告訴我，她已為我們預備下熱水洗澡，因此晚飯完畢，我們握手道別之後，二個士兵便帶我們到一間木板房裏。地板中間放着一隻浴盆，和一大桶熱水，我們決定在我洗澡的時候，莉雅洗頭髮，而當她洗澡時，我則洗頭髮。輪到她進浴盆了——我們兩個對於這些熱水非常高興，想想也許每人可以洗兩次浴——忽然柴德納爾敲着木房的門，說是要跟莉雅講話。

莉雅回答道，「我不能到門口來。我在浴盆裏」但是柴德納爾說，「好吧，跳出浴盆來。這是很重要的。」他的聲調是這樣的急和嚴厲，我還以為德國人反攻了，而我們在穿好衣服之前要被擒住的。

莉雅從浴盆裏跳出來，跑到門口，一面驚駭地對我說，「你想出了什麼事情吧？」把門開了一條縫，然後向外找尋。雪花從門外飄進來，莉雅在發抖。

那個少校說，「請你立刻翻譯了，遞給我！」

莉雅從門縫裏伸出手去接了一張字條，看看字條，又看看我，最後憤怒地對少校說，「你知道，這總可以等我穿好了衣服再說。」

少校大聲說道，「你立刻譯來。庫次米昂將軍立在我後面，他即刻要一張翻譯！」

「紀念友情」

莉雅關上門對我說，「爲了這個我也許會害肺炎的。」她讀給我聽：「你立刻把它譯成英文，因爲我們在做一隻香煙盒子，我們要在早晨之前把它刻上完工。」給羅琳·海爾曼，紀念友情。白俄第一軍全體士兵，軍官和將軍，贈於華沙前線。」當莉雅把題辭譯成英文之後，她開了門遞給少校。

我向外叫着庫次米昂將軍，他正耐心地雪地裏等待着，「多謝你。多謝你，先生。」

「再會，」他向裏喊。「我不會在早晨跟你會面了。我上前線去。」

「如果你上華沙去；」我說，「我可以一起去嗎？」我聽見他在外面黑暗中笑着，走近門來。

「如果你在這裏等一星期，我將回來接你，」他提議着，「帶你一起進華沙。」

我也走到門邊，伸出手去，他到門上來拉我的手。「我希望我可以留在這裏，」我說，「可惜我必須回莫斯科去，而你也許不止一星期達到那邊。」

他說，「告訴你們的軍隊，我們要在柏林會師；慶祝你們偉大的國家。」

我說我要對每一個人傳信，並且祝他們好運。這無疑是一個巧合的事情，恰恰一星期之後，白俄第一軍渡過維斯杜拉河，進入華沙。

物從上面老鷹一樣的撲下來。一個潮水把他推進一點，又一個潮水把他又推進一點。他終於，他漸漸地在臨近，終於臨近那窗口了。但這時，他聽到他身體裏面：

「格！格！」

兩聲！格！一定是那支二號派克筆給擠斷了，要不然便是三B煙斗，糟，糟透了。但這時，手已不屬於他自己所有。糟透了。似乎他的手已經在窗子裏面。倒着。似乎鈔票已經拂到賣票員的鼻子上了。「四張！」他響着，搖動他的鈔票，汗水奔流，青筋湧起。後面的那個傢伙太壓迫他了，氣得他把屁股一擡。算了，這樣看蘇聯兒童教育片真是倒着透頂。可是，現在不看戲也不行了。然而，他覺得他手上的鈔票沒有了。一秒鐘之後，他手上了有了戲票。要衝出重圍比較進去更難。逆水游魚，單個反抗全體。來了更多暖的，汗臭的，層層疊疊的肉體阻止他。人在什麼情形之下，就變成什麼東西。

後來，他們坐在電影院的座位上了。沈少奶奶才安置好她的四個孩子，全體英雄美人和五個小孩子肅立在國旗，總理，故主席和主席前面，同時聽也聽不出的國歌唱出來了。於是，王先生把他的領帶扶正，而同時是兒童的幸福而攝製的教育影片在銀幕上出現。

那父親趕快摸一摸鋼筆，還好，鋼筆沒有斷。趕快摸一摸煙斗，噢！也沒有斷。摸摸口袋，兩隻胡桃已壓破了。



愁城

錫金

山園故國周還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傳時月，

夜深猶過女牆來！

——劉禹錫

大場上的草又變綠了，
不知在什麼時候

那些冰雪的封鎖又悄悄地解凍；

春天是以怎樣的心情

回到這慘傷的大地上來的啊！

我為什麼會這樣的慷慨，

竟不能阻止我的血

一口口的咯吐出來？

不，我要吝惜自己的血液，

雖然我並不依戀這每天的生活；

甚至在增戀痛苦之中，

我還有時寧願死亡來把他們結束；

但是我已經堅忍地挨過了

那麼許多悲愴的慘淡的日子，

我對他們投以冷笑，我明白地

告訴他們將怎樣的被消除淨盡

這一切仍然是要證實的，

我心須堅持着自己的生命！

躺臥在自己的牀上，棉被

一點也不會使我的雙腳解除冰冷；

我並不想恨那些失去了的溫暖，

倒反寧願這些敵骨的寒冷，會

使得我的心緒變得平靜。

就這樣躺着罷，我會要求過

一會子的安息，現在不正是得到了麼？

死一般的躺着……但不是整個的死了，

……那些朝夕緊圍着我們，

像呼吸一樣的此起彼落的思想。

是稍稍的離開了我了；

祇有一個想對着這寒冷的冰響

投一個冷笑的愁望，仍舊

使我的神志保持着清明。

陽光從窗戶裏斜射進一線來，

照亮了半邊灰白的牆壁；

有什麼可以向我稱說的呢？

那些喜笑的聲音無心地傳來，

倒底是什麼還是使得他們這樣快活呢？

對於外面的世界，比起他們，我豈不是

知道得更久，而且更為熟悉？

一切都還是那樣，我已經看夠了，——

那些可憐的愚蠢，那些廉價的悲喜。

那些貪戾的眼睛永遠在搜尋

一己的私利，沒有鑿足，也沒有片刻

忘掉種種佔有的詭計。

現在，在這一片荒涼的廢墟上，

我沒有心思來憑吊，因為

我完全認得你們，和從前

一點也沒有什麼改變；

像是那些被鮮血沃灌了的莠草

越發繁茂，在這裏

却是一片福地，更適合你們的生長！

徘徊在我誕生的血地上，——

現在也是一片廢墟了！很好！

不必再讓那黃昏時的愁雲慘霧，

來把你籠罩，你坦露着

你依然升起的一片基地，

完全變成空無所有。很好！

強勝那我消度了童年的

破敗的花園，依舊讓狐鼠作巢！

我重走過那童年的故居，

不是爲了戀念那些亭臺，水閣，

花壇，曲徑，假山，坪地，池澗，石橋，

以及重重如蓋的大胡桃樹。

和披覆的枝葉之間的啾啾鳥語；

却是願意讓記憶把我更重地鞭撻，

我願意失聲的痛苦更深的磨難着我，

我要告訴他們，「我是承受得起的！」

說了這樣的話，我的精力便會恢復壯健了，

像園中的那些曾經我摩挲的樹，

因了狂風的搖撼，牠們傾倒而又反撐，

才顯明牠們終於是不可以屈撓。

廣漠的天宇阿！你永遠是那樣的平靜。

有時以風雲來顯示你的憤怒的顏色，

但是很快的，也隨時可以忽然解消；

因而我知道了，你是和春天一樣的無情的，

無情而且麻木，就完全像那些猥瑣的人們

一切逞憑着自己的意興，貪求

自己的滿足。此外，你何曾留心到

人間的種種痛苦和悲辛，

興亡的變易對你又算得了什麼？

所以你能淡然地臨照着

那些舊日的山川；那滾滾的江流

挾着無盡的憂愁和憤恨，

撞碎他的波頭在礁石上；

你冷眼望着完全沒有動心。

那些連綿如帶的山嶺，

顯得分外可憐地一片荒蕪；

向著那巍峨的空陵，成羣的
 墓碑啜哭得悲苦，又何曾
 得到你的憐憫的一顧。
 圍圍着，這一座歷代帝王都的
 石頭城，那些城樓，那些雄傑，
 那些不久之前新築了的碉堡，
 還是那麼整嚴，壯麗，可是
 他矗立在那裏究竟還有什麼意義呢？
 宛延曲折的河道，積滿了
 千百年來的污濁，曾經是
 徽歌遶舞的樂地，現在
 牠已啞了，默默地流過那些
 傾壞的歌樓舞館，發臭的水中
 處處浮載着牛沉的畫舫
 有時，浮出的却是自盡者的屍體。
 爲什麼這些苟全的生命竟會
 捨得投河自盡？祇要看看
 那些低陋而殘破的屋宇下
 那些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樣個情形。——
 哀傷，憤怒，悲哀，嘆息都給滅淨了，
 人家講征服，他們講總命，
 人家講殺戮，他們講和平，
 可憐的人啊！祇食着殘餘的殘餘，
 殘餘的殘餘的殘餘的，殘餘
 雖然也會施展了全身吞噬咬的本領，
 但是却總也維持不了一家數口；
 於是才流出最後的眼淚來，
 寫一封遺書，還埋怨自己苦命！
 確乎同樣的人物有的豈不也
 生活得挺好，財富便是能力
 有勢力便有榮耀。雖然對主子必須
 唯唯聽命，對奴隸却可以發令施鎗，……
 我爲什麼還要提起他們呢？

他們豈不是從來就都是「人上的人？」
 慣會以道義、台目來把人們鎮壓，
 永遠不許透氣，也永遠不許翻身？
 我說過，我永遠認得你們，
 任憑你有多大神通多少變化，
 我總能認出他們的原形
 是的，我認出了他們來，而他們
 也變得更殘毒，更渴血了，
 氣候也實在太壞，不免使得
 他們心內焦燥。明天的日子
 是怎樣的呢？又誰能知道？
 於是，他們便死死的抓緊了今朝，
 但今朝又何尚是他們的呢。
 征服者才是今朝真正的主子！
 滿城飄揚着的都是征服者的旗幟
 今朝祇有征服者是歡樂的，
 天黑了，華燈照亮了酒館的門，
 縱飲的武士們拍手唱倦了；
 野蠻的歌，於是，蹦蹦的撞開了行人，
 去到了那淫樂的小巷，美麗樓，香雲樓，
 那裏有的是內地美人，支那美人，
 個個都會得打情罵俏，擦脂抹粉，
 讓武士們恣意地取樂消魂；
 一朝軍令下，武士們又將開拔他去，
 耳邊全繞繞着「何日君再來」的小曲淫聲，
 高頭大馬，拖曳着隆隆的戰車，
 排滿了整條破敗的街道
 人們又無言地眼送着武士們的遠征；
 沒有人會知道他們又到什麼地方去的，
 他們也不知將到什麼地方去籌身，
 留下這殘破的都城在背後，
 自有那些卑賤的奴才來爲他們保管經營。

春雨又把小春的泥濘漫潤了，
 爲什麼不把我的思緒也阻滯了呢？
 我知道那些泥濘是可厭的，
 但是我也不能忍耐死一樣的窒息呀！
 活躍的生命到那裏去了？
 是怎樣的一種禁錮？使得你
 不但是要與憤怒和憎恨周旋，
 却要拚着絕大的耐心，受那
 回憶的中種種失望的煎熬，
 一支換糖的小笛，在遠處
 又於黑於里的吹響了，
 重喚起我來想念他們，
 是的，那一支小笛的聲音
 也是多麼的無奈啊！
 我知道那老頭兒正挑着他的，
 兩隻空虛的竹筐子，沿著河邊
 向鐵路這邊走來。他的
 像死蛇一樣盤曲着的鉛嘴，
 一定是被冰氣潮濕了，
 而且還沾上了許多的塵埃，
 誰還要換他的糖吃呢？
 我簡直更不能想象，這樣的
 生意，怎麼還能維持他的生命？
 因爲我曾經注意，那些
 擺在路邊賣破爛什物的荒攤
 早就看不到一件成件的東西，
 一個破茶壺，幾個從不知什麼東西上
 碰掉下來的破塊，悽慘地拖在那裏，
 就算是那片攤子上了不起的珍奇，
 我也無心來收拾這些破爛，
 當我置身在這破殘的城中時，到處
 都蒸騰着那些殘破的人們潰爛的氣息。
 我怎麼能忍心也像一個老頭兒

挑着空籬把一支小笛子吹過了巷巷？
我將到那瓦煤堆中隨處地

去拾去被雨水沖洗出來的雪白的骨殖，
以及張着空洞而漆黑的眼睛的骷髏！

是的，他們瀕死時的悲傷和絕望還可以辨認。

但是，已經被善於遺忘的人們遺棄。

我的胸懷是你的墳墓，

我曾爲你們的命運嘶聲地呼喊過，

我的勢力究竟對你有過什麼裨益？

如今，我仍舊祇能夠對着你們垂淚，

哭泣有什麼用？還是讓我把你們

在自己的悲痛的胸懷中望起！

永遠地梗塞着我的記憶。

於是在我的胸懷中，你們可以遇見

你們生時所鍾愛的妻女，

在驕傲地向人誇說，異邦人

怎樣地爲他們顛倒；你們不要在我的胸中

責怪她們，難道她們還是從前的人麼？

不，她們已經無可奈何地改變了，

如果你們的兄弟和兒孫，

還甘心含垢忍辱地度日子，

你們又怎能怨恨那些更軟弱的女人？

想想看，如果現在你們依舊生存，

你們現在又是怎樣的人？

看哪，那些踏着溼濕的路而來的，

依舊是我幼年時見慣的毛驢；

牠們低着頭，又一隊隊地走來了，

牠們瘦骨嶙峋的背上

負載的沉重逼得牠們快走，

缺乏食料而脫盡了毛的皮膚上，

扣緊的繩索擦出條條血痕。

疲憊的腿，因戴着破舊的帽的主人的駭鳴發抖。

這是這悲哀的古城中的悲哀的動物，

溫溼溼地流着淚的無神的眼晴。

看到牠，我的憤怒的胸懷便發冷！

如今牠們又在我的面前出現了，

牠們的主人的駭鳴沒有從前那樣響亮了，

這是爲什麼？牠們可一樣疲憊無神？

當牠們卸下背上的荳莢和茅草時，

牠們的主人臉上還是蓋着陰影，

互相討論着怎樣償付那朝鮮貨舖的利令。

牠們也和毛驢一樣，具有同樣悲慘的命運，

被壓榨的生命，被鞭撻的生命，

你們怎麼會再忍心，去壓榨和鞭撻

那些生了四條腿的可憐的動物，

即使牠們是口不能言，也不能思索，

不能說出牠們的痛苦和悲辛，

可是作爲一個人的你們，又幾曾

爲自己的生命掙扎過！幾曾

用你們的嘴控訴過自己的命運？

每當深夜我聽見了那菜園邊上，

那座茅屋中的鏗鏘的老驢，

當歇了牠奔走了整天的疲乏的腿時，

沉痛地拖長了重濁的聲音

嘶出了悽慘的叫喊，

穿過了寒冽的夜空傳來

我便猛然驚覺，打着寒冷噤，

惕起了無限的哀悼和怨恨。

年青的血液是不會被這樣的寒冷凍結的，

於是，一次次的出賣揭發了七百多個青年的姓名，

煌煌的佈告勸他們快些自首，

恫嚇之下，同時奸險地頒給了溫情。

爲什麼不再堅實一些呢？這些青年，

雖然他們的熱血曾經激騰過，

他們却不能辨認，什麼是有效的方法，

您該回去

您該回去了！
這兒的吉普女郎比起熱情的亞美利加小姐來，不過是一塊糜爛的肉，別把中國的國花帶給您的愛人，作勝利的禮獻呵！而且她們多麼醜陋，雪花膏掩不住肌膚的黃色，鼻子是扁平的，兩隻凸着的小眼睛像在暗處窺人的老鼠，頭髮更像掉到污泥里去過。什麼樣子呵！您早該倦厭了！

這兒是個落後的地方，沒有寬闊的馬路，沒有高大的洋樓，沒有滿是奇花異草，參天樹列的公園。戰後的農村和都市，正像所看見的！遍體創傷，流着血，流着膿，紅的肉裸露在皮膚外面，臭氣薰天哪！牛油，咖啡，可可，不是這地方的產物，牛奶，牛排，雞和雞蛋，都不够供應你一頓飽餐，您何所留戀？

電影是從您的國裏來的，收音機，留聲機片是從您的國裏來的，梵璣林，滿駝林，披亞那和爵士音樂是從您的國裏來的，狐步舞，探戈舞的舞藝是從您的國裏來的，甚至黃金，卡機布，亞士比林也是從您的國裏來的；您的國，比這兒好得太多了。您沒有懷鄉病嗎？昨天這兒的人看見您在街上走，哪怕您已經飲多了高粱大麴腋下挾着他們的姊妹或妻女——熊，她們爲伺候您，打扮得多漂亮呵！——颯颯地走着，他們還是伸着大

了！

姆指向您歡呼：「頂好！頂好！」因為您是跟他們一起打法西斯強盜的英雄！今天可不
同了！無論您怎樣衣冠齊楚，和容悅色，他們總想着您的雪白的手，已經或正在或將要
染上他們的父子兄弟朋友們的血污！

這樣的，盡是一些愚昧，粗野的傢伙，一點不懂禮貌，而且出奇地衆多。您就是
用一顆原子彈把他們炸得干干淨淨了，那算什麼呢？一羣螞蟻也許比他們還尊貴些。可
是，萬一，他們發出一句閒言，搜來一個石子，您措手不及，冒犯了您的尊嚴，傷害了
您的貴體，您可就虧了本了！

初冬的夜月，照着這兒這破碎的山和水，都市和農村。它將移照到繁而安謐的亞美
利加的大地，那兒是您的溫暖的故鄉，您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也許會因為這月色而想
起您來，他們多麼盼望您的凱旋呵！他們都在爲您歡心，怕您在遙遠的異國有什麼差池
，正像您在這兒，這兒的人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都替他們歡心一樣。

您該回去了！這兒的人會永遠記住您的友誼和助力，但是，請您千萬別忘了帶走那
些飛機，炸彈，火箭砲……今天，它們已經不是這兒的人的恩物了！

一九四五·十二·一〇·渝傷風樓

什麼是堅韌而正確的道路。

沒有認識也沒有選擇淺薄地

他們的獻身祇是爲了廉價的愛情，爲了模糊的榮譽，

但，還是可以用別的東西來代替的，

祇要那些愛情更廉價，那種榮譽更模糊。

無根的幻想真正是最可靠的東西，

同一個名詞可以換掉了內含的意義。

用金錢來滿足他們的需求，是非常便宜的，

因爲他們的貪欲還不曾飽開，

祇要極少的數目便已經足夠。

於是那可憐的女孩子，惶惶地走到我面前來，

拿了一張悔過書的草稿，懇求我代她修改，

走開罷，我的筆下，我的文字不會有過風般的言語，

祇要投降便什麼都夠了，用不到熱情，也用不到文采！

送走了她，我的心胸因痛苦而麻木，

我的眼前，從模糊的淚光中瞥見

無數青年的紛雜的形象，

在嘆息，在哀哭，在憤怒，在吶喊，在高歌，

在妒忌，在競爭，在握手，在毆鬥，在寬恕，在擁抱

在爭論，在奔走和跳躍，

有的忽然破涕爲笑，有的咬牙切齒，

沉沒於辛勤的閱讀，艱苦的工作，

我看見了他們的淚痕，他們的鮮血，

以及他們的歡欣和鼓舞。

一下子，他們都消失了，那些實在的音容，

都好像祇是昏亂中產生的幻象，

撒下我走了，祇留下一個孤零零的我！

黑夜又來了，我疲倦地在床上躺著，

昏沉沉地聽着，於是一個最熟悉的聲音

在低低的呼喚我，我連忙答應，

「維基，維基，是你麼？你怎麼會找到我？

我在這里，你一響怎樣的生活？」

他的聲音在微明的黑夜裏回答，

似乎變得重濁而暗啞了，他說

「來，來看一看我現在的住所！」

我看不見他，向着他的聲音走去，

於是，我突然的走進了一片曠野

連月光也是黑的，我什麼也瞧不見，

「爲什麼你領我到這個地方？」

「這樣的路我們從來不曾一同走過？」

他說「別問罷，到了那裏你就清楚。」

「爲什麼我瞧不見你，久別之後你也不和我握一下手？」

他說「來罷，以後你該常來看我，」

於是我們是到了一條明亮的大河，

我站住了，想喊他，他却古邊喊我，

「這兒是路，你記住，前面再沒有多少路，」

「啊維基，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歡暢，

雖然我看不見你，可是我知道你在我的身旁，

我們都還是好好的，除了你，誰也沒有受到過損害，

可是我已深深地恨透了這個地方。

咯血不會致我的命，我要熱愛，我要希望，

我要火熱的生活，燒灼得我的生命發光。

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你怎麼會脫離了電筆？

如果你現在的地方是好的，快些領我前往！」

於是我們走到了一座石橋旁，

橋洞的圓拱下，水光閃着銀色的浪，

在橋邊，挺着一枝不知名的大樹，

鸚鵡黑的樹影佈滿了天空，

在樹下，我似乎還看見這方有一座矗立的塔影。

「就在這裏，再見了，常常來看看。」

我望急地想扭住他，却看不見他的身影。

像有一陣輕雷從我身邊滾過，遠去。

我驚醒了，却是城中的蒸汽車

載滿了吳邦兵士切着鋼軌馳去的聲音。

啊，這座城中如果完全是一片廢墟，該多麼好？

我也能安然地忍耐着他的荒涼；

却要留存下這許多悲慘，

教我不要去目視，不敢去思想。

還不是用一個冷笑可以使他毀傾，

我要傾覆你，因此我一定要離開你，

這座屈辱的，悲哀的古城，

我要換一個地方，恢復我的健康。

別人知道了，那末他們真的要換起來，大家早已知道，又那裏能行呢！……唉，乃真，我們以後做事真還該三思而行……三思而行。」

胡乃真感到一點委曲！他的高額骨上還堆着一層層的紅暈。這老傢伙總是那麼不見功，還把壞處只管往別人身上扔！如果昨天他去向這幾個打了招呼，他老人家又得怪自己壞了事：洩漏機密。他這樣想着，心裏委實難到極點，簡直想發作一下——我胡乃真就不幹這勾當，看這老傢伙個兒辦得多少的事！可是軍老伯一向的聲望是緊壓在他心頭的，剛才軍老伯末了的兩句話，口吻聲氣還算溫婉親熱，他忍不住抬頭看了一下，軍老伯又是一臉沉默怡然的神氣，裝着水煙，他想發作的一點委曲立刻消散，換着一副笑臉貢獻新的策劃了：

「那麼我想這樣吧，」胡乃真換了一種興奮的口吻。「我們設法讓換名的價錢加高一倍，補還幾個的損失，好在我昨天沒有把價錢告訴他們的。」

這是說中了軍老伯心事的話，他禁不住讓缺了一半牙齒的嘴巴張大開來，額上臉上都打着皺紋地笑，可是沒有聲音。這樣地經過四五秒鐘，他才讓腦袋劃一個圈，不住抖着紙捻子說：

「對啊，乃真的確有計謀，這法子我們應得仔細想想的。難道二十塊錢就買一條命？便宜便宜，太便宜我們又何苦來呢，是不是？」

胡乃真得意起來，一身褪了色嫌着太小的制服，在他得意的時候見得更偏促，彷彿袖管只在向上爬，離手腕有二寸多高，興奮的呼吸，給狹小的制服壓迫着，好像十分困難，而通身褪了色的制服，就會在全身破裂似的。

軍老伯在原先坐過的竹椅上重新坐定以後，胡乃真當然還得提提自己新的計謀，一邊喝茶一邊小聲兒問道：

「你老伯想是少數數目呢？」

軍老伯先動了動嘴唇，頰上兩塊肉垂抖動一下，又呻吟着三四秒鐘，讓眼光落在門外給太陽晒着的空地上，伸着右手，然後中指以下的三個指頭翹了起來，很鄭重地問道：

「你看怎樣？」沒等胡乃真回答他又慢慢的下個註解：「很公道的數目。」

胡乃真連連點頭，一邊忙說：「當然公道咧，軍老伯真怪啊，我說——我就是這個……」他伸出四個指頭正要再說下去，門口有個黑影一晃，一個打哈哈的聲音便衝進來。「你老人家好啊，怎麼今天不上墟場去呢？」打完哈哈就用宏亮的聲音說話了。「噯，胡先生也在這兒，你們真忙，今天墟場還熱鬧……還熱鬧……」這胖子七老官說完話又打一陣哈哈，三尺來長的旱煙干，只要不說話就趕忙塞在嘴裏的。

這「還熱鬧熱鬧」的話，不知怎麼軍老伯聽着有點刺耳，心頭也微微一顫，七老官這句話就見得今天的墟場不免有點減色。那減色的原因當然是有些給微到的人家沒興兒趕墟。軍老伯欠起半個身子向竹筒裏抽了一根紙捻子，倒很和顏悅色地說：

「七老官你坐坐吧，……走過墟場也喝杯子白酒嗎？」軍老伯雖是這縣城第一鄉的鄉長，又是全縣城墨跡染得最深的長者，但對於這個無事不曉的七老官，無話不說的七老官倒也很用點手腕的。他知道這終年閉眼的縣府典獄官愛喝點酒，愛吃牛肚牛尾，也知道自己的身分權威應該在這個好管閒事的七老官面前怎樣使用，因此這七老官雖在別人家面前有時也說軍老伯的壞話，捧場的時候總是占多數的。

現在七老官一面在門口的條凳邊坐下來，一面讓兩眼睜成兩條細縫，張着虎嘴巴說道：「沒興緻，真的只喝一杯，就這麼走來了。」

「那我們今天買得有猪肉牛肚，停會兒還炒兩斤米粉，你來喝，七老官，真客氣，喝酒的人有好酒就有興

緻的。」

「唉，真是——你老人家真是！」七老官裝着早煙，看看胡乃真又說：「胡先生好忙呀，明天還停不停課呢？」

「要停會兒才決定，這是國家的事情，我們不能不盡點力。」

胡乃真對七老官倒是一派正經的臉色。他也知道七老官在這個縣城裏的重要地位，那簡直是……簡直是……與論的權威！他想了半響才想出報紙上見過的這個新名詞。七老官什麼事都會清清楚楚知道，便是誰家夫妻在房間裏氣惱，他也能夠講得一清二楚的。可是他沒有跟七老官直接打過交道。胡乃真雖然幫軍老伯做過幾回事，七老官這些人，總是讓軍老伯自己去招呼的。

然而七老官聽完胡乃真的話又打哈哈，一邊又不忍讓旱煙管離開嘴巴，於是口涎留在煙嘴上，沿着煙一直往下溜去。大概他覺得胡乃真的話有點幽默可笑，不用回答的好，所以他讓屁股向軍老伯那邊挪近點兒，聽着眼笑道：

「你老人家也知道用眼老二跟他女人吵嘴的事嗎？……唉，用眼老二也太狠，把二嫂子的胸口一拳，打得她昨天晚上哭了半夜。」

軍老伯記得用眼老二也曾在第一批的，這小傢伙容易使性子，連墟場做買賣，他總想占便宜。鬧什麼事，這傢伙也一定有份。可是軍老伯正在這樣想付，沒來得及回話，七老官又接着說：

「怎麼話音起得這麼快，我七老官是有名的管事佬，却一點不知道，用眼老二倒有那麼大本領……」他說到這裏停住了，張着笑嘴巴，看着軍老伯，又看着胡乃真，從煙袋裏掏着煙絲塞到煙筒裏，却讓頭子轉向小學校長那邊：「胡先生你聽到什麼沒有？」

胡乃真覺得七老官的樣子說話都有點奇怪，一時正摸不着頭緒，軍老伯却搶着問道：「還是什麼把戲，七

老官？」軍老伯用力讓兩腿疊起來，紙捻子掉到地下也沒有覺得。

從外屋送進一陣煮牛肚的香味，這裏的空氣沉靜了一下，七老官悠悠閒閒嘆了一口唾沫說：

「甲眼老二今天清早就拉着我聊天，說他瘦子瘦裏瘦窮地怪他沒錢。有錢，這回抽到了名也不用給調出去，放着家裏田地沒人種！」

「什麼把戲？七老官你還是——」軍老伯驚的站起來了，一腳踏在那青煙裏的紙捻上面。他看見七老官不提防的震了一下又嚼着那張肥嘴，簡直有點生氣地接下去道：「甲眼老二女人是什麼意思？」

軍老伯的臉色有點發青，胡乃真看着不免打了個寒噤。七老官却伸起左手輕輕落在左腿上，抽口氣，向軍老伯抬起腦袋：「你老人家別忙呀，……哈哈，先聽我講吧，甲眼老二這事對我說了，我就猜了他一眼：見鬼！我對他說，那裏是有錢就不給調出去！他倒問我知不知道這事，我又罵了他一聲見鬼！沒跟他多講什麼。你老人家想吧，這是不是謠言？我聽了才笑他們的謔，胡先生你說是不是？我這個人是爽快不過的，有話就得說，想想在你們兩位面前也應該提一提，……你們一點沒聽到嗎？」他這才低下腦袋連連抽煙，也連連嘆那一陣陣煮牛肚的香味。

軍老伯和胡乃真震駭了，尤其是軍老伯，狠狠向胡乃真望了一眼，好像是怪他做事不檢，洩露了秘密，他有一肚子的怒火很想發作起來，但看着七老官的肥樣子，想到事情不能在七老官跟前露馬脚，正想用一種漠然的說話來表示清白，七老官又說：「女人家心眼多，話也多，不知道二嫂子打那裏聽來的，你老人家跟胡先生兩個忙得這樣，那些女人倒還造謠言！」七老官到這裏又望了軍老伯一眼。

「這是胡鬧，女人的話算什麼呢！」軍老伯笑了，說話的聲音態度都極溫和。他這時候才發覺紙捻子在地

下已踏得扁扁了，於是又抽了一根，向七老官的煙筒裏引火。

胡乃真這才鬆了一口氣，站起來踱了兩步說：「總之，這裏好幾年不抽了，他們有點怕，倒是實話。」

七老官又打哈哈了，「胡先生這話才對，才對，」那肥嘴巴裏有兩粒水珠掉下來。「不是這道是什麼呢？讓他們出去見見世面吧，聽說這回打仗是好厲害的。」

門外那塊太陽光比剛才移東了半尺多。這裏三個人又沉寂一下，一隻雄雞鬚子一伸一伸的踱着進來，看看沒什麼可啄的東西，在七老官腳邊撒一泡雞尿，無聊地又踱着出去了。這時候胡乃真心裏還有點疑慮，他想七老官的話一定有點來歷，却又滿心希望着真是無稽的才好，他想想自己做事極謹慎，對招呼的幾個也叮叮萬萬要他們莫漏風聲，否則軍老伯不肯放鬆他們。他想到這裏忍不住向軍老伯望了幾眼，可是這老頭兒一股勁兒抽他的水煙。其實這時候軍老伯的心緒是十分複雜的：他斷定七老官既說這話，外面多少已走漏點兒消息，而這個不好惹的七老官特地來報這個訊，也不是沒來由的。軍老伯的臉有些事招呼過他，憑他這張會說會扯的嘴，真有幾分用處。軍老伯現在打量要不要把這個秘密告



十四行

• 禾金 •

揮一揮灰塵，
打開了那軸
采繪的喜神：
男男女女，六個人，
加上三個靚色的紅字，
「三代宗親」。
莊嚴的徵笑，

訴他，結果他決心要七老官在這樁事情上幫點忙，給七老官拆點現錢，——多少不在乎，酒呀肉呀倒不能計較本錢，那麼七老官一定會給自已關照的。好在他可以告訴七老官，這不是他原先的計劃，給七老官把二嫂子的話提醒他，他才商量一下，是不是真可以幹這把戲。他得裝一副機密神氣要七老官幫忙，他想這肥腸袋一定會相信的。……那麼胡乃真呢？軍老伯想替便看看小學校長。他覺得還不給他知道的好，軍老伯記得他說過七老官太刁狠的話。

「其實這刁狠就夠用，七老官一幫忙，忠心倒還忠心的。」軍老伯得意地在心裏想，簡直有點怪着胡乃真不夠識人，於是對他說道：

「那麼沒有幹完的事仍舊勞胡先生吧，我們那天要他們報到，那天開村民大會，明天再商量好不好？」

「好好，這當然聽你老人家尊便了。」小學校長略微彎腰，那身狹小的制服就擠起許多皺痕，袖管腳就儘量要往上爬去似的。於是向軍老伯告辭，向七老官也打了個招呼，挺着胸口往街上走去了。

他現在覺得身子復原，雖然這套制服嫌點兒狹小，他總感到自己有股威風，不論什麼人見了他，都會恭恭敬敬招呼的，只有軍老伯是例外，縣府裏的科長對軍老伯也得有三分敬意；還有那七老官咧，胡乃真想起來了，七老官對自已也不夠恭敬的。這肥腸肥腸的胖傢伙，就只會管點閒事！胡乃真在心裏這樣罵了一句，向墟場那邊轉彎去，準備受人們的恭敬。四鄉來趕墟的人，對着他這副校長的派頭，遠遠看見了就往視着，嚴肅地彼此輕輕議論，他就覺得十分高興。

等到七老官從軍老伯那邊出來，衝着那瘦長的早煙管又走近墟場的時候，太陽已經斜了西，墟場的買賣有點鬆懈了；可是七老官的樣子比剛才走來的一次更活潑，眼睛睜得只顧兩條細縫，駝着背兒，見到人就招呼，

「好買賣啊，今年的李順道慶大，豬仔還樣肥……」

「七老官倒說得好，大了肥了又有什麼用那，外面打仗要抽了呀，我們男人一走，什麼事丟在我一個人身上就不會大不會肥了！」

七老官對着這尖酸大眼的女人一陣哈哈，倒十分正經地說道：「黃嫂你別怨吧，上邊命令，有什麼辦法？……再說啊，你只要忙那麼一年兩年，男人家打勝仗回來不是體面嗎？……」

「輪不到你七老官身上，說說涼話就得了！」他正想再說話，什麼人在他肩頭碰了兩下。他忙着回過頭來，是弔眼老二，裹着眼皮輕輕說：「我請你米粉，喝杯白酒去。」

七老官連連說不用客氣，弔眼老二儘把他擠出這些芋頭番薯的堆子，向那冒着熱氣掛着燒肉燒肚的攤子走去。他懂得弔眼老二為什麼請客的，剛才他告訴單老伯的時候沒有把弔眼老二的氣忿說出來；弔眼老二早上對他講過，要是單老伯真幹這個，他弔眼老二會把他鬧翻出來。他要七老官幫他，要七老官幫着再打聽一下。當初七老官倒真想幫他一手：那老傢伙幹這個也瘋了，我嗎？——看我七老官的性子吧！七老官早上是狠狠想過的。那時沒有一口答應弔眼老二，也不說半句不肯的話，末了弔眼老二又說：

「幾年前抽壯丁跟北軍打，單老伯不是也賺點小錢嗎？那時他做事倒還有人氣，只吞了一點罰款，現在他要幹這個——七老官你看怎樣？」

七老官是點點頭發發成這話的。

現在弔眼老二要請客，那一定為這個事情，弔眼老二一定會問他沒有去打聽。想想早上的情形他才放了心：幸好那時候他不給弔眼老二說得一清二楚——他七老官還是幫弔眼老二的忙。現在，自己不是答應了幫單老伯的忙嗎？

弔眼老二揀一個正巧沒有主顧的攤子，拉一條條凳

好熱鬧，朝衣與燒雞，

管它呢，歷歷歷宗，

圖的是一場溫飽。

「優勤脫，哈囉，萬利果，

挺大羅，賣的是美鈔，

管它呢，歷歷歷宗，

但求得一聲「頂好！頂好！」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Sergeant, hallo, very good.”

◎“Ten dollars.”

要七老官坐下了，要兩碗重辣的牛肚粉條，兩杯白酒。接着讓手掌抹抹嘴巴就說：「你老人家打聽到什麼嗎？」

七老官張着肥嘴巴沒聲地笑了一笑，挨近身子去好親熱的答道：「今天不就為着這一樁事忙嗎？——可是沒什麼路道！光是人家說了空話。」

弔眼老二失望得讓弔眼皮只會跳，「空話？……不會空話！」

七老官裝作若無其事地抽幾口煙，正好粉條白酒都送到面前了，一邊端起酒杯一邊接近弔眼老二說：「我七老官一向是有話直說的，今天我真的一點找不到路道，看來沒這麼一回事吧，如果我以後聽到什麼呢——總得招呼你的。」

弔眼老二挑起一筷子粉條擱在那裏，半信半疑地看看七老官，才裹着眼皮說：「這倒奇怪了，我屋裏人真聽人說過。」

「那個啊？」七老官心願一陣熱，覺得這也是一個報効單老伯的機緣，如果知道誰漏了這風聲，就可以讓單老伯放點厲害給他看看了。

可是弔眼老二不就不就回答，儘嚼粉條，嚼完又喝一大口酒，滿是一副主人的模樣端端杯子說：

「喝啊，莫客氣吧——完了我們再來一杯！」

愛喝愛吃的七老官這時候却看來並不在乎，因為他記着單老伯要他傳會兒去喝酒吃菜，單老伯是自家釀的好酒，菜一定又多又肥，這粉條吃了，傳會兒的好酒要打折扣的。不過他不能却道個情，便一邊打哈哈一邊吃

「我七老官是最講交情的，你現在先莫性急，我一有路道就告訴你！」

「我知道你老人家夠朋友，……」弔眼老二雖這麼說，臉上總有股失望樣子，不得勁兒，這時候正巧有三個人挨上攤來要三碗粉條一盆燒肉，弔眼老二就把話頭縮住了。

他想伸手拿七老官的杯子再斟點酒，一抬頭看見東邊人頭亂動，一陣又輕又雜的說話聲送過來，趕熱鬧的女人們更提着洋傘，挾着布包什麼的走向東邊，那裏一排豬肉攤的伙計都忘了做買賣，讓額子伸着了。

「什麼呀，七老官？」

正在裝煙的七老官忙把煙筒袋轉過去，東邊人叢中有人高聲地說：

「單老伯的任子回來了。」

「不就是那個上省城讀大學的單宗尹嗎？」一個肉攤上的伙計，讓兩手在圍身布上擦了擦，滿臉好事地問。

「單老伯光一個任子呀……」不知那個回答了，這時候一座遮着黑布的竹棚，在人頭上露出半截，一顧一顧地近着過來。

這一下子七老官的心緒亂得很，他有點興奮，很想一步跨到這單老伯的任子跟前去招呼，顯得他七老官的身份，可是耳旁響着「不就是那個上省城讀大學的單宗尹」的話，脚下便遲疑起來：他七老官並不明瞭讀了大學的單宗尹變成怎麼樣了——是不是像單老伯那樣跟自己通氣得來。這樣想着，七老官遲疑半響竟忘了身

送還老儒手眼老二，親自提著脚快步走了。

「七老官，慢一步呀，到底是軍宗尹不是呢？」
七老官這才回過頭來，打個哈哈道：「老二，你看我好糊塗，吃了嘴了也不謝一聲，就這麼跑了！來來，我們一起看看去。」

這親熱模樣叫手眼老二一點看不出七老官的心事，便站起來也跟著走去，可是他並不像七老官那樣高興，在他心裏，讀大學的軍宗尹一定不是好東西——墨跡染得那麼深的軍老伯不就是最壞的嗎？

等他們走出城場，竹轎已在轉彎處隱沒了。許多人才像看完什麼把戲地退了進來，有的還發一口氣，好像看一次熱鬧化了好大的勁兒。這地方附近都是山嶺，通鄰縣的都是山路，所以趕遠路有幾個錢的大多要坐竹轎，這些走慣山路的轎夫真狠，三個人輪流換班，每天抬那麼八十一里山路不算什麼大事的。就因為這地方跟鄰縣往來的人不多，坐竹轎的當然更少，所以軍宗尹的轎子剛走近東城門口，那邊的人就好事地把這消息帶到城場來了，難怪竹轎還沒近城場，人們已經把頸子伸長了。

這長方形的好幾丈寬闊的城場裏，擾動了好一會才恢復常態，大家議論讀了大學的軍宗尹。這縣城的人，從來沒一個上過省城讀大學的，就是上省城讀中學的也只有兩個，一個就是讀到半途回來做了小學校長的胡乃夏，一個是讀完中學又上軍醫做什麼排長去了。就只有七老官和手眼老二兩個，跟別些軍是好事的人態度不同：七老官懷疑著軍宗尹會不會賞識自己，會不會像他老伯那樣在地方上抓點權柄；手眼老二却一心覺得這讀了大學的軍宗尹一定不是什麼好人！

軍宗尹回到家裏，坐在這四年沒坐過的條凳上跟老伯說話，聽著外廂裏母豬跟小豬們咕咕地叫，聞著隱隱的燒肉的香，心裏翻騰著一種複雜的情緒：有點兒歡喜，也有點兒傷感。坐了整整兩天顛簸的公路汽車，今天

又坐著八十多里的竹轎，看飽了靜寂荒涼的山色，一走進家裏又滿眼是四年前毫無變更的樣子，把他一向激動得厲害的心情感著地壓抑下來，他便感到一種孤苦寂寞的滋味，彷彿個兒迷失在荒島上似的。他中學畢業時帶回來的兩張遠景寫生圖畫，以及兩條五言的對聯，仍舊貼在他自己貼著的地方，歪斜的字體和配置不很適當的景物，都蒙著一層厚厚的灰塵，紙都變得焦黃的顏色，叫他看著簡直有點兒傷心！

「多麼的古舊沉鬱啊……」他苦惱地想。可是他老伯抽了兩筒水煙開了一些家常的行程的問話，直截了當地落到他大學畢業了該怎樣做事的問題上來了。他這才從苦惱裏努力振作起來，告訴他老伯，他這次回來是遵照上邊命令，在家鄉規劃一個中學的。

「中學……」軍老伯幾乎是脫口地叫著，簡直有點不相信的神氣，向這個長得又高又結實的侄子看了一點。軍老伯料不到上邊也想到這地方立個中學，而且他想不到自己的侄子竟有一天在這裏要當中學校長，於是他想起自己死了的兒子，假如兒子活著能夠讀完大學，能夠回來辦個中學，該多麼好呀！……「不是快該開學的時候了嗎？辦中學也不怎樣容易呀！」軍老伯感到自己榜樣的樣子有點失態，便趕快掩飾地這樣問著。

可是這高大結實的任子長成那麼副正直誠懇的樣子，他簡單明確地計劃一一告訴那老任，說話不帶點浮燥，也不像軍老伯在外縣聽人說的大學生的驕傲樣子，於是他一邊連連唔著唔著，一邊讓感慨兒子的早死變成將來孫兒長大也去讀大學的決心了。

「這裏也聽到外面打仗的事嗎，大伯？那天我離開省城，第二天看見報上就說那天下午飛機轟炸城外，死了十多個人。」苦惱的心情在振作下慢慢褪除了，他未免又想到外面正在爭鬥肉搏的世界。

軍老伯倒不像剛才聽到辦中學時的驚異，慢條斯理地說：「怎麼不聽到呀，縣府裏有時會得到消息的……」

我們這地方，正要抽第一批壯丁了。」

軍宗尹好像興奮起來了。他問軍老伯這一擲的壯丁是不是由大伯辦理，他是極願意在這事情上幫大伯一手，辦得好好的，給國家出一分真實的力量。然而軍老伯的煙量那麼好，只管抽水煙，彷彿沒聽見這些話似的。軍宗尹要拿出許多戰爭的漫畫，報紙上剪下的短短的記載，以及各地暴行的照像，給軍老伯一個優先檢看的機會，他大伯却告訴他：雖然沒接到他事先的音訊，不知道他在今天回來，不過他的房間現在怕已收拾齊全，叫他到房裏歇歇去，於是他老人家親自捏著煙筒向左間走了。

房間也完全是以前一個樣子，軍老伯五年前造的這地方數一數二的講究屋子，木色已經顯得有點黝黑，房門的壁上有一大塊石灰已經剝落，只有櫃子條凳因為是經摺抹的緣故，比較還有點光澤。他親切地把自己的行裝搬了進去，可是一種孤寂沉鬱的情緒又壓上心來，他坐在以前最愛坐的竹椅上，抬頭看著那一方小小的窗子，才知道外面已經沒有閃爍的陽光，一聲聲輕快的竹梆子，清脆地傳了過來。

「噯，是牧童趕著牛羣回來了！……」這疏遠了許久的竹梆子倒使他忘了暫時的孤寂，他想起自己滿了十歲就喪亡的父母，他想起自己懂事以後爭著要把父親的財產化點在讀書上面，因此就讓大伯把自己罵過打過的事。要是他堂哥哥那時不死，大伯一定不會給他讀大學，死了兒子的刺激才使大伯把錢兒看得緊點的。於是意識到一種小小的勝利。

他這樣靠著椅背，回想着思量著，那牧童的輕快的竹梆子，又漸漸遠去了。外邊屋子裏却傳來一些說話的聲音，接著有一個高朗的音調打著哈哈，含含糊糊說一句什麼話，以後的就低得不再聽見，只偶然有幾個比較高的字音，能隱隱約約聽得出來。

（未完）

紀念兩個朋友

王魯彥·謝六逸

趙景深

一 王魯彥先生

去

年在安徽日報上看見「文星殞命」的消息云：「頃據中央社二十三日電，名作家王魯彥氏業已病逝桂林。按王氏久任中學教師，平生創作態度極為謹嚴，戰後主編文藝雜誌，對於文化工作，貢獻尤多。去歲十二月，文藝雜誌三卷一期載有氏之啓事，聲明因病辭去編輯職務，退養鄉間，遂意終以不治長逝，死年僅三十餘歲，從此文壇宿將又弱一個了！」

按魯彥姓王，浙江鎮海大桑頭鄉人，卒時四十四歲，並非三十餘歲，贛州青年報曾為魯彥出過紀念專號，並徵求款項救助遺孤，夫人章谷蘭曾在福建的聯合週報上寫過一篇魯彥的病况。大約是肺病。他們住在衡陽，因為谷蘭是湖南人。最近因病，魯彥才到桂林求治的。似乎醫藥費用去二萬元，但這在一個文學家已經是很大的數目了！

我在民國十一年就認識了魯彥，屈指算來，到今年已有二十三年的友誼。那時我因鄭振鐸的介紹，到長沙嶽雲中學和第一師範學校去讀書。因為與魯彥是同道，很快的我們就認識了，並且

過從甚密。

在長沙有一所平民大學，這大學設在瀏陽門正街，就在莫伯桑小說集的譯者李青崖寓所的隔壁，校長是羅敦偉，與易家鉞以合編新婦女的刊物在泰東圖書局出版著名。魯彥住在宿舍的樓上，



了我便陪他們一同到附近的協操坪草地上去玩，鐵民酒喝醉了便載歌載舞起來，魯彥就吹着口琴和他的拍子。

魯彥寫字學的是周啓明，文章卻學的是魯迅，連筆名都與魯迅是同行輩的。記得彥魯最早的小說之一是一「柚子」，柚子就是人頭的比喻。因為他所住的瀏陽門正是一「瀏陽」(殺頭)的地方，他看過殺頭以後就寫了這一篇柚子，同時他也正吃着極大的柚子。也許因為魯迅的小說多寫殺頭，如「藥」「阿Q正傳」「示衆」等，他受了影響，也就以此為題材吧。

二十一年春，王鳳階請我到第一師範教一年級國文，我因課忙，便託魯彥代課，藉此他也可多一些收入。十二年春我才辭去嶽雲，正式在一師授課。

魯彥頭很大，面容蒼白，却很胖，我想不到他會得肺病而死。他不大與人家笑話或開玩笑，連說話都是嚴肅的；不過脾氣不好，與我雖不會衝突過，與學校辦事人却常發生爭執。

關於魯彥的私人生活，我曾寫過一篇「記魯彥」刊在林語堂主編的「人間世」上，後來又收入拙著的「文人剪影」，可以參看。

單鐵民則住在樓下。教偉拉我去教文學概論。近代文學叢談(新文化書社版)上面的文學概論就是我當時的講義。我去上課時，課前後就順便到他們的房間裏去坐，天南地北的亂談。魯彥、鐵民也常到我那裏去。那時我住在嶽雲中學，他們來

「文人剪影」，可以參看。魯彥的琵琶彈得很好，他笑的時候帶一點優，可以看出他的老實。他的第一個妻子是譚昭，譚昭以前還有一個愛人羅女士。但由有之譚改而為無言之覃，這中間的經過我已不大清楚。似乎

讀「示衆」

示

衆是魯迅先生收在彷徨中的一個短篇，也是我最喜歡讀的一篇。

論技術，那是一種烘雲托月的寫法。因爲作者，並未將這罪犯的罪名告訴我們，或者連這罪犯自己，也還未清楚他自己犯的究竟是什麼罪，祇是既已加上了白背心，當作了罪犯，自然就有應該慚愧，而把自己的臉孔躲進草帽沿下的必要。其實，他的罪名，據我想來，或許只是在馬路上撒了一泡尿，也許吵了一場架，也或許更重一點，拿了人家一點什麼，在舊貨攤上換了錢，又在燒餅攤上換了吃的。總之，配不上殺頭，更配不上吃囚糧，因此才取折中的辦法，便是示衆。然而若以篇中作者所提示我們的若干看客的若干行動來看，則在這些看客當中，誰不會在馬路上撒尿，誰不會和人吵架，又誰不會偷點什麼。因此，我們可以想像，那些看客們所可能犯的罪行，也便是那被示衆者所犯的罪行。同時，倘把白背心從那被示衆者的背上剝下，加在隨便那個看客的身上，那情形也一樣，就連看客中最威武的大胖子，也許就會低下頭去，自認是一個犯罪的罪人，而那本來被羞得低下頭去的被示衆者，也必威武地站在看客中，成爲一個有權欣賞罪犯的看客。所以，我們若想明白這被示衆者的罪行，必須從這些看客們的身上去研究。

至於這些看客們的所予我們的印象，實在使我們懷疑，這些是不是人？實在的，這祇是一羣無理性的鷄，只爲了若干顆小米，

譚夏本爲好友。

魯彥的小說集第一部即以「柚子」作爲書名的。第二部名爲「黃金」，是在安徽程萬孚等所辦的人間書屋出版的。以後又出一童年的悲哀」和「小小的心」由亞東圖書館等處出版，「屋頂下」則由現代書局出版。後來他把這些都合爲一本「魯彥短篇小說集」交開明書店刊行。

除了創作以外，魯彥還精於世界語，譯過「顯克微支小說集」以及弱小民族的小說。

茅盾在小說月報上寫了一篇「魯彥論」這篇文章使得魯彥的地位頓時抬高。

在長沙時，我喜歡聽魯彥談他的戀愛經過，因爲當時我還不會結婚，像法國人 Proust 所寫的婦人書簡似的，對於此道簡直是莫名其妙。魯彥詳細地敘述怎樣與他的愛人飲酒，怎樣同睡，他的愛人在失去處女貞操以後又是怎樣的痛哭，他又是怎樣的安慰她，我都聽得津津有味。

後來我們都到了上海。我在長沙兩年，魯彥比我在得久些，就因爲他的愛人都是湖南人的緣故。

記得魯彥在江灣住過，我與黎錦明會訪問過他一次，那時他已是兒女成行了。覃女士拖一個抱一個的忙個不了，還要買西瓜請我們吃。他們就住在立達學園的附近。

戰爭八年間，一直不曾見過魯彥，也不會得過他一封信，不想去年却得到他的死耗！我們同在長沙聚談的情形還在目前，中秋夜湘江泛舟他彈着琵琶，我歌唱大曲的景象還在目前，而他竟辭去人間了！這些年來，朋輩和師長死的很多，朱湘投了長江，劉半農因考察遠語而死，徐

志摩師墜機而死，盧隱病死海上……真是不忍多想！

二 謝六逸先生

前些天看見中央社貴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的電訊云：「此間各界今在貴陽師範學院，公祭故新聞學家謝六逸先生，楊主席暨各機關長官及謝氏生前友好均參加，遺囑定二十四日安葬於筑北郊聖公會墓地。一代才人遽爾逝世，筑垣各界感悼甚深。謝氏身後蕭條，其生前友好，正爲其籌募基金。」這消息使我好幾晚不能安眠。回憶戰前在滬，我們時相過從。至今文學研究會的幹部東零西散，真是不堪回首。從前文學週報的八位編輯，四瘦四胖；四瘦之中鄭振鐸和徐調孚都在內，四胖之中有秋濟之和李青崖，還有兩位就是謝六逸和我。戰時與友人久不通信，六逸是怎樣死的，幾時死的，都不知道。最近方聽說謝氏是八月六日害心臟病去世的。陸放翁臨死前作詩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一語放翁以未見北定中原爲憾事，六逸也有同樣的遺憾。他的年齡似還不到五十，文學和事業的前途正待繼續發展，實志以歿，實是一樁憾事。

六逸是貴州貴陽人。生於貴陽，死於貴陽，狐死正首邱，較之客死他鄉，又好得多。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士出身，曾任商務印書館編輯。五四運動後不久，他任神州女學的教務主任。該校乃邵元冲夫人張默君所辦。當時有一位姓鮑的音樂教員，是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兼印刷廠長鮑威昌的女兒，寧波人，信仰基督教，兼長英文。六逸與她戀愛成功，便舉行婚禮。六逸死後葬聖公

便爭奪到頭破血流的雞。也或許只是一堆活的竹頭，木屑，從破屋上崩散下來，正被堆在街旁，散亂，錯雜，阻礙着行人。也或許是鬥牛場上的牛，他們以力為前提，牠們毫無目的的鬥着力。在這裏，使我記起耶穌當快被猶太出賣時，對猶太所說的話。他說：「在今夜雞鳴以前，他要三次不認我。」我揣想當耶穌被捕的時光，他猶太，並非真的不認得耶穌，只是爲了避罪，只是爲了金錢。這本是一件人類的不幸之事。然而更不幸的，在示衆這場面裏，那些看客們，却爲了無知，就真的不認得他們的同胞，他們的兄弟。一切毒素，已將他們的腦子麻木了，使他們只能在睜眼上去辨認別人，他們看着別人背上的不認得的字，別人的胸膛上的毛，魁偉的如山般的身體，而不知道他們原是同類，而日都是被害的一羣。當我每次讀過，我總覺得這沉重的重壓，長遠地壓在我的心上。

然而在這裏，我們還應該知道，人的有知和無知，只是像在數學上的加減的問題。倘以我們自己爲起點，不幸在我們身上減去了若干條件，我們又何嘗不會降到和這些牲畜同樣的無知，反之，在這些看似牲畜的人們身上，加上了像我們那一些條件，就是說，溫飽，而又讀了書，當然也會和我們一樣，就成爲知識份子。

所以，在篇短文中，我以爲作者至少已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教育的問題。我們不能作爲祇是諷刺或是譴責的作品來讀。

魏金枝

會，大約是由於他妻子的關係。他們的家庭雖甚簡單，却充滿了和悅的氣氛。孩子很多，六逸是最愛孩子的，特地替他們預備小桌子和小椅子，



六逸在復旦大學任教年限最長。從民國十八年直到戰前，一直都在復旦大學，除了孫伯工先生曾任中文系主任兩年以外，六逸一直身兼中國文學系和新聞學系兩系的主任，我也與他相終始。最初六逸請我到復旦大學大禮堂演講，我的講題是「魯迅與柴霍甫」，頗受學生歡迎；就這樣我開始在復旦任教。當時中國文學系的教授還有洪深、穆木天、鄭振鐸、李青崖、曹樂仁等，新聞學系的教授有黃天鵬、郭步陶等，都是有名的作家。中國公學六逸任文理科學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尤稱極盛，學生們選課的極多，以致原有課室容納不下，特在操場建造草屋兩大間，課桌椅就放在泥地上，像說大書似的上課。六逸、振鐸和我就在草屋裏講授「文藝思潮」、「中國文學史」和「小說原理」。

星保兄 一別七載時，在念昨聞
浙報文壇消息知
兄駐滬正欲任教一甚喜此
亦自道
覽讀以近况見告並以通信處示
再寄一函一切如如
著行 弟謝六逸 禮
一九三七年七月

每逢星期日必率領妻兒去看一次卡通電影，因此米老鼠、唐納鴨、辟推小姐、大力水手之類，成爲他們的孩子們最熟悉的朋友。六逸在「茶話集」所寫的一篇小品敘寫這種天倫樂趣尤詳。

「叢書」也是一本條理清晰的著作。但他後來讀書愈多，感覺早年所作，頗多不滿，便毅然決然的寫信請商務停版，不再刊行，寧可損失版稅。這都是他對於文藝和教育認真的地方。

六逸是日本文學的權威。他曾寫過三本日本文學史。商務的「日本文學」最簡，開明的「日本文學上卷」較詳，惜僅出上卷，北新的「日本文學史」最詳。我曾親見他撰寫「日本文學史」，桌子上所放的日文本大大小小的日本文學史（常稱作本國文學史）幾達三四十種，桌上，茶几上，幾乎堆滿了這些書，可見參考之豐富。其他尚有「志賀直哉集」（中華）、「日本小品文選」和「接吻」（均大江書舖）。

他是喜歡小孩子的，所以在兒童文學方面，他也盡了不少力。他曾替中華書局編過一種「兒童文學」月刊，特請許敦谷先生作插圖，（後來鄭振鐸編「兒童世界」，也請許氏繪圖；因此此在兒童世界上發表的葉鈞紹的童話後來編成一冊「稻草人」，還留下不少許氏的插圖）可惜只出了九期就中止了。後來六逸把這月刊上所發表的他自己的作品，輯為「母親」「清明節」二冊交北新出版，北新編入「小朋友叢書」，改名為「小朋友小說」和「小朋友戲劇」。此外還有「紅葉」和「鸚鵡」（均新中國）、「俄德西冒險記」（商務）、「伊利亞特」（開明）。後二種是荷馬史詩的本事，不僅兒童，凡研究西洋文學者均應一讀。又有一海外傳說集一冊，上卷羅馬故事，下卷日本故事，用五號字排；後由我建議，世界書局改用四號字重排，添加插圖，分為「羅馬故事集」和「日本故事集」二冊。

文學理論方面，六逸譯過「文藝與性愛」（開明），這是松村武雄博士根據摩台爾的「近代文學與性愛」而節寫的。後來摩台爾的原書，也由鍾子岩譯出，在開明出版。此外就是前面提起過的「西洋小說發達史」以及世界所出版的「神話學ABC」和「農民文學ABC」。中華所出版的「小說原理」實際也是六逸的講稿；他自己不肯出版，只是一個大綱，却由他的學生替他代為出版了。創作方面，他只寫了兩本雜文集，那就是「水沫集」（世界）和「茶話集」（新中國）。「茶話集」的下卷是談新聞學的，雖是專門的學問

，却出之以幽默的文章，或寫新聞業大王的一生，或幽默地介紹社會新聞的公式，（例如怪胎奇花之類）所以也不妨當作雜文看。我所愛讀的他的文章已選入我所編的「現代小品文選」。他自己也編過一冊「模範小說選」，由黎明書局出版。還有用宏徒這一筆名所寫的「文壇逸話」，寫西洋文人的逸事，也是佳品。

戰時六逸隨大夏大學遷到他的家鄉貴陽，我仍留上海，差不多有七年不會得到他的消息。去年二月我到立煌任安徽學院中國文學系主任，中央社發電到各處，說我到了立煌。六逸知道了這消息，便寫了一封信給我，信上說：「景深兄：一別七載，時時在念。昨閱浙報文壇消息，知兄離滬至皖任教，心中甚喜。此函如能達覽，請以近況見告，並以通信處示知，再當函商一切也。」當時他在貴陽文通書局任編輯主任，並編文訊月刊，大約是要我編書撰稿，我覆他一信，想因平漢路一帶發生戰事被阻。不料這信竟是他所給我的最後一信了。我也會注意文通書局和別的書局的書目，似乎他在戰時不會出版過什麼著作。遺著大約還有一點，希望有書局能替他出版。「身後蕭條」，幾乎成了文人死後的通例，生時既不知吹牛拍馬，貪贓枉法，只會在故紙堆中討生活，乾乾窮年的勤懇做去，受窮可說是活該。我一面追悼着故人，一面也為我自己恐懼。但本性如此，也是沒法的事。新文學開始以來，迄今已二十年，新書店開得多，新書也出得多，東一本，西一本，很少有出全集和大系的。死後的榮譽，除了魯迅有「魯迅全集」以外，別的作家似乎都還沒有。我在此惟有希望良友圖書公司第二個十年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早日完成，庶幾我們這些人的文章能夠稍微保存一點。五四以後的文學家，去世的已經不少，如詩人劉大白、劉復、徐志摩、王獨清、朱湘、小說家會棧、魯彥、廬隱、柔石、胡也頻、戲劇家宋春舫、散文家謝六逸，我們都希望能有全集或選集出版，稍稍紀念這些勤懇工作者的收穫。



(一)

坐立在這城裏，
我因工作而使時間
失去時間的本質——
他卻對我天天負欠。

這一天我卸下了仔肩。
一身輕鬆，心中滿懷着歡喜，
夾着友人向四處跑遍——
透一口氣，讚一聲天氣！

但是看看別人，我總覺得希奇：
他們好像懷着什麼鬼胎，
抬不起頭來望望天空——
雲呀，風呀，光呀，似乎與他們毫無干

係。

然而我却要昂一昂頭，
挺一挺胸，
望望這季節的爽朗的藍天，
吸吸這隨處輕輕地飄動的風。

(二)

載特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成立宣言

在這神聖的八年民族解放戰爭期間，全國文藝作家在顛沛與流亡中，在貧困與死亡中，在火線上，在大後方，在敵後，在淪陷區，不僅以正義支持民族的氣節，以文字燃燒戰鬥的熱情，而且我們齊一步伐，同一目標，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大毒旗下面，向勝利，向民主，向和平團結，跋涉前進。

雖然在這八年大動亂大苦難的時代，大而國運的險惡，小而生活的困頓，在在影響我們寫作的心境，沒有完成多少紀念碑式的巨著，但有千千萬萬的作品可以證明，有千千萬萬的讀者可以證明，我們沒有片刻放棄責任，離開崗位，從戰地的壁報到後方的刊物，都是我們的戰場。我們敢於相信：我們的工作確會反映了時代的動向，表現了人民的鬥爭，並激勵了廣大的戰士和民衆。現在敵人倒在地下，最後的勝利已經屬於苦難的祖國。但我們知道跟着勝利來的是一段更艱苦的路程，和平的建設待爭取，民主的政治待創造，同樣的在文藝的領域裏，敵偽文化殘毒待清洗，健康的糧食糧種待製作，我們疲憊的身體不僅不容休息，相反的，要絞更多的腦汁，流更多的血汗，來培養民主文藝的蓓蕾。

這是巨大切實的工程，需要集中我們全國作家的心力與體力，意志與精神。所以，我們必須繼承總會八年來團結的傳統，光大總會八年來民主的作風，才能挑得起這一付歷史付給我們的重担。

文藝工作者常常被稱為「時代的先驅者」，「靈魂的工程師」，更使我們感到責任的艱鉅，然而，我們決不逃避這責任。我們願在這「人民的世紀」裏，追隨着各先進國家的民主戰士，爲中國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奮鬥。爲了更充分的完成我們的任務，我們願以至誠督促政府開放言論、出版的自由。過去八年，我們曾爲抗戰而不惜犧牲一切，今後，我們更要爲民主，建設而貢獻出所有的力量。

所以我們接受總會的號召，在上海暨起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分會的旗幟。

我們深深相信，在抗戰的年代，我們既經英勇地站在精神戰線的前哨，則今後建設的世紀，也一定能負起歷史所給予我們的任務。從今天起，我們的眼光要朝着一個方向，我們的喉嚨要喊出一個聲音，我們的作品要表現一個主題：和平、團結、民主。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有一分力作一分事，不問我們年輪的大小，才能的高低，我們都認定文藝工作是終身的事業，同時我們所能報答民族、社會和人民的，也只有文藝上的勞績。

在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所播下的抗戰文藝的種子，經過八年血與火的灌溉，一定會在未來開出民主文藝的燦爛的花朵。

最後，我們上海文藝界同人謹向全國作家致最友愛的敬禮！

放罷，放罷，
在這一點鐘，
我要暫時放下一切，
跟一切古代的詩人和英雄，
談談衷情，
吐露吐露大家的心胸。

來罷，來罷，
還有美人，
我要望望你們，
也願意你們望望我，
我這好人，我這好人

(三)

我爲什麼不歡欣？
經過了多少的苦痛，
我學會了保持我的理性，
而理性却也不阻住我的熱情：
我決不說假話，
我現在真是這樣的情形。

現在請把筆放下，
到床上去作一刻的橫躺，
好在不要多久，
又能聽到那聽慣了的不休的鷄唱，
看到那看慣了的無邊的黎明的青蒼！

一九四三年秋。

論台灣文學

范泉

島

田謹二氏在其「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文中，把台灣文學劃分為三個時期。作為劃分這三個時期的基準，則主要的是在：(一)日本國內對於台灣的興味的深淺；(二)住在台灣的人的文化教養的程度；(三)一般讀者對於文藝的態度；(四)作品的發表園地和讀者的質與量；(五)作者的素質問題等等。依照這樣的基準劃分起來，則第一期是包括明治二十八年領有台灣以後一直到日俄戰爭的十年間。在這一時期，因為明治初年台灣還是一個生疏的地方，所以日本國內對於台灣予以非常的注意。這期間本島人的漢詩文家中，有王松，吳德功，李望洋等人，而台中霧峯人的林朝崧著有「無悶草堂詩存」五卷，可以說是當時的第一流名家。第二期是明治三十八年以後一直到昭和初年的二十五年間。因為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確保了朝鮮和滿洲的利權，決定了大陸經營的重要國策，日本國民的目光也集中到北方。但是這一時期，「和前一時期不同，一方面漸漸缺乏了漢詩文的素養，代之而起的，是由於西洋風的思想而喚起了新文學的產生。」這時候本島人也逐漸對於日文語感到學習的興味。但俱有漢詩趣味的雜誌，通過大正時期却也有幾個。這只要看「台灣文藝書目」(「愛書」第十四輯)便可以知道。而「台灣通史」的著者連雅堂的「台灣詩薈」(大正十三年二月創刊)也是值得注意的期刊。又筆緻雄渾的「東寧草」，是林景仁在大正十二年歸返台灣時所作，是一冊不能遺忘的詩集。這時候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漸漸地抬頭，也影響到了台灣，特別在昭和初年，出了幾種機關雜誌。這一派的主張裏，也分成用北京語和台灣語寫作的二派，他們的作品大抵出於模倣。優秀的作品是很少的。第三期則是「一九一八」事變以來以至今日的十年間。由於日軍的進兵華南，頓使台灣成為日本發展南洋的基地。於是由於過去和近幾年來的積極努力，

台灣的文化水準漸漸地提高，本島人對於日語的運用也漸漸地增加。值得在這裏特別提出的期刊，是：

(一)「Uoan」(大正十年十月創刊，出版以迄勝利前夕。是俳句的刊物。)

(二)「Arautama」(大正十一年十一月創刊，出版以迄勝利前夕。是短歌的刊物。)

(三)「原生林」(昭和十年六月創刊，以短歌為中心的雜誌。)

(四)「紅樹」(昭和十四年四月創刊，以短歌為中心的雜誌。)

(五)「台灣」(昭和十五年四月創刊，以短歌為中心的雜誌。)

(六)「文藝台灣」(昭和十五年一月創刊，兼刊新詩和小說的文藝雜誌。)

在島田謹二的這篇論文裏，所討論的顯然是廣義的台灣文學，換句話說，他把日本作家的居住在台灣的，以及用台灣的風土人情作為小說題材的文藝作品，都搜集在他的論述範圍以內，反之，他把本島人的文藝作品置於附錄的地位，這是令人不能滿意的地方。固然，我們不能抹煞本島人以外的表演台灣的文藝作家和文藝作品，因為這方面的努力已顯然形成了台灣文學潮流中的一支，已是有力量地影響到台灣文學所發展的趨向，但是無疑的，台灣文學的建立，以及台灣文學的有生命的新的創造，却還有待於台灣本島作家們的努力。由於這些本島作家們的努力，而且也只有這樣地努力，才能創造真正的，有生命的，足以代表台灣本身的，具有台灣性格的台灣文學。外來作家的努力，只能使台灣文學助長其完成，促使它能有豐腴的收穫。它決不能替代本島作家的地位。正像朝鮮文學的需要朝鮮本島作家們自身的努力，自身的創造一樣。

所以在這樣的意義上，島田謹二的觀察是不適當的。這裏，我們要介紹亞夫氏的台灣文學的分期說。他是根據台灣本島作家們的文學活動而劃分的，大意是——

第一期，是一九二四年以前的未開拓期。這時期的台灣文人都是弄花玩月的君子，他們的作品以詩歌佔大部分，「卿卿我我」地吟誦得一片「烏烟瘴氣。」第二期，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三年，是文學運動的醞釀期。因為一九二四年六月，受到中國的胡適陳獨秀諸人提倡文學革命的刺激，台灣也引起了「白話文新文學」的論爭。力主此說的是張我軍、楊雲萍、賴和等。比較成功的創作有廖毓文的「一種榨取」，朱點人的「養鼠」，蔡德音的「老太婆」，守愚的「斷水之後」，吳長卿的「荒蕪的田園」，薛玉龍的「死人的末路」等等。理論方面的論題，是集中在「台灣文學」的建設。有主張建設台灣話文以啓發台灣文盲的黃石輝、郭秋生、莊遜性等人，有主張普及中國白話文而努力於思想文藝的大眾化的廖毓文、朱點人、林克夫、賴明弘、林越峯等人。第三期，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文學運動本格化時期。在一九三三年，由毓文、芥舟、克夫、點人、得時、逸生、德音、君玉等組織了「台灣文藝協會」。一九三四年五月，由於「台灣文藝協會」運動的刺激，張深切、賴明弘、賴慶、林越峯等又發起召集了全島第一次的「文藝大會」於台中。同年十一月五日，根據大會的決議，組成了台灣文藝聯盟。這時期中最活躍的作家，日文創作有翁鬧、楊遠、張文環、呂赫若、巫永福、張星建等。白話文創作有張深切、朱點人、林越峯、王錦江、蔡愁桐等人。值得重視的作品有：翁鬧的「權爺」，賴明弘的「夏」，如洋的「赤土與鮮血」，毓文的「明兒的悲哀」，匡人也的「王爺爺」，張慶堂的「年關」，詩琅的「沒落」。第四期，是一九三七年中日事變發生以來的內台文化統一戰線的形成期。因為自此以後，白話文的出版物和各報的漢文欄都自動停刊，所以白話文作家失去了發表的園地，他們漸漸地陷於休息的狀態。同時，由於日文創作的被竭力提倡，台灣文學在形式上便已完全改變了本來的面目。而在這方面比較活躍的作家，有龍瑛宗、張文環、呂赫若、楊遠等等。呂赫若曾在日本的「文學評論」雜誌上發表「牛車」，楊遠在「文學評論」上當選了一篇「郵

便運夫」，（即「送報夫」），都被日為短篇的傑作，中國已有胡風的翻譯。

貫穿這四個時期的比較重要的文藝性期刊，有——

第二期中：楊雲萍自費創辦雜誌「人人」，但僅出版兩期。此外有「明日」，「洪水報」，「伍人報」，「生活戰線」，「現代生活」，「赤道」，「南音」等。

第三期中：由台灣文藝協會發行雜誌，「先發部隊」，後改名為「第一線」。由台灣文藝聯盟發行機關雜誌「台灣文藝」，後因內部意見問題，楊遠脫離「台灣文藝」而另外創刊「台灣新文學」。但這兩個刊物，在一九三七年中日事變爆發時即已停刊。

第四期中：日人西川滿創刊「文藝台灣」，張文環創刊「台灣文學季刊」，都是日文的期刊。

亞夫氏的分期說自然是比較精確的，他列舉的材料也很豐富。他的劃分的基準，主要的是根據於這些台灣本島作家的活動。他比島田謹二氏的理論更加正確的地方，便是在於：他完全側重在本島作家的創作，以及這些本島作家們的活動。

但是在這裏，我們應當指出：台灣文學始終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支流。台灣的脫離中國的政治關係，不過是四十八年而已。四十八年以前，流行於台灣民間的一切文學的形式，無論是文字個別的形式乃至文體的形式，都是完全完全的漢文。四十八年以來，台灣既然和日本的政治發生了關係，於是台灣的文藝表現形式也漸漸地由於政治和社會的變質而變質了。先是台灣的文學者留戀於其古國的文華，但在政治革命的企圖完全絕望了以後，以及日本的文化侵略政策不斷地在台灣有力地展開以後，台灣的文化人顯然被陷入於進退維谷的困難之中。他們一面依戀於古文字的優美，一面復被鋒芒畢露的新文字所激動。於是一部份人憧憬着古有的傳統而無援地寫作，一部份人則致力於新文字和新文體的學習了。等到中日事件爆發以後，政治的力量壓倒了古有的傳統，新的文化政策使整個的台灣文學，不得不統一在「日語的一元化運動」下，於是古有傳統的留戀為不可能，文學者由於政治的壓迫，不得不走上一條狹隘的路，那就是：日語文的

創作！

所以半個世紀以來的台灣文學，完全是陷於形式的蛻變過程中，文學上的成就那是談不上的。但正因為表現形式的蛻變，而且因為這種蛻變是由於政治和社會的變革，所以台灣文學的劃分必須同時顧到政治和社會的變革。政治和社會的變革才是使台灣文學變質的基本因素。

因此在半個世紀以來的台灣文學，正無異於從河的一邊走到河的另一邊的橋樑。換句話說，以目前為止的台灣文學，不過是橋樑的文學，過渡期的文學，存在於這過渡期的橋樑文學，是不堅固的，不安定的，沒有純粹的個性。

基於這樣的理由來看台灣文學的分期，那未免有多餘的感覺。因為，整個的四十八年來，台灣文學始終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開始它的跋涉，一直到今天，台灣文學還沒有完結這種初步的跋涉時期。它不能自由地成長，政治的因素常常阻礙了它發育滋長的方向，它在不安的心情下摸索着它的前途，因此它的進步是遲緩的。最先，它因為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的影響，醉心於中國文學，學習並模倣了中國文學的形式和內容，但是客觀的環境不適宜於這樣的芽苗成長，於是它遇到意料中的折磨，它苦悶，它彷徨，終於分出一部份的精力來接受另一種的表現形式，這時候，它嘗試了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的同時並存和運用，然而霹靂一聲，中日事變把台灣文學的發展路線又予以主觀地改變了，那就是：消滅了漢文的創作，使漢文的作家沒有發表的可能和機會，這無異消滅了台灣文學力量的一半，削弱了台灣文學的一貫的創造力。台灣文學經過這次的頓挫以後，自然又陷於單薄的衰弱狀態，要改善這樣的狀態，填補這樣的損失，以恢復和充實台灣新文學的創造力，那一定是在今天以後的事吧。

所以台灣文學始終在它的草創的時期。一直到今天，它還沒有超越了草創時期的界限。

如果把台灣文學的草創時期作一時間上的劃分，則我們可以根據政治的推移和社會的變革，並且配合台灣本島作家的志願和活動，而區別出這樣兩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 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七年。

第二階段 從一九三七年以至中國抗戰的勝利。

一九二四年以前，中國文學本身還沒有革新的意向和運動，因此流傳到台灣的也只是陳腐腐敗的古文學。在創造台灣新文學的見地上看來，我們儘可把一九二四年以前的時期劈開。一九二四年以後，台灣文學接受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影響，於是在台灣文壇上跟着產生了類似的共鳴。台灣文壇上有了嶄新的活力，台灣新文學的芽苗便開始成長了起來。這樣，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台灣文學始終受着中國文學的指導的力量，在這一階段，台灣作家的運用漢文創作是相當普遍的，不但有漢文的雜誌，抑且有漢文的副刊。雖然日文的勢力一天一天地膨脹，但顯然的，漢文的文藝表現也是為大批的台灣讀者所擁護，它是台灣文學中的有力的一環。

一九三七年以後，由於日本文學者的竭力提倡，強調了日語的運動。這運動可以分為兩方面來說：一面是針對朝鮮和台灣的「國語」運動，使日語替代了朝鮮台灣語，使朝鮮和台灣整個地接受「國語」教育，同時還使朝鮮和台灣本島人改姓更名，使他們和日本的本島人完全打成了一片。這是「國語」運動對內的作用。另一方面，對於日軍在國外的佔領區域，他們提出了「日語的敵前上陸」的口號，於是在荷屬東印度，菲列賓一帶，加強了日本語的教育。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台灣的漢文作家自然沒有立足的餘地了，一切漢文的副刊和雜誌都先後地停止發行，漢文的作家一部份開始學習日語的創作，一部份則從此改事其他的職業，這顯然是削弱了台灣文學的潛力。這是一次重大的激烈的變革。這變革一直到勝利的前夕才算告一段落。

台灣文學好像經過一次重大的挫折，而從新拾起頭來，振作精神，走向為政治因素所支配的方向。但是這方面的文藝工作者，數量上却是大大地減少了。比較活躍的作家是：龍瑛宗、楊逵、張文環、呂赫若、黃鳳姿、楊千鶴、陳逢源、楊雲萍、吳槐、蘇文石、江肖梅、江尚文、黃宗英、劉碩椿、呂鶴城、孟甲生、黃啓木、連溫輝、朱鋒、黃連發、江文也、蘇維熊、黃廷煌、吳尊賢、周金波等等。其中尤以龍瑛宗、楊逵、黃鳳姿、楊千鶴、楊雲萍、江肖梅、江尚文、黃宗英等人在各雜誌上屢屢發表作品。而自從一九三七年以來，用日文創作，在小說方面比較成功的是楊逵、

龍瑛宗和周金波，楊遠也兼寫劇本。詩歌方面唯有楊雲萍氏獨當一面。散文方面比較受人注目的是楊千鶴和女作家黃鳳姿。劉頑樸則專門從事於翻譯介紹工作，已將小說「水滸傳」（全四卷）和「岳飛」（全二卷）譯成日文，那「台灣藝術」月刊的編輯和發行人，也翻譯了「本關從軍」（全一卷）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江文也的新書「上代支那正樂考」，分前後兩編，闡述了中國孔子的音樂論，是發揮中國古代藝術的精心作品。陳逸源的新著隨筆集「雨窗墨滴」，內收錄了梁起超、林語堂、落華生等人的品題、傳說、評論、漢詩等。因此，從台灣著作的性質看來，也不容否認：雖然表現形式有了變革，但是形式不能決定內容，台灣文學依然是深受中國文學的影響，依然被中國的文藝思潮流治着，支配着。

一九三七年以後在台灣出版的日文刊物中，除了上面亞夫氏列舉的各種外，還有以下三種刊物，也影響到台灣文學的滋長和發展的：

(一)「台灣公論」，月刊，日人小石原勇編輯，是綜合的性質，但每期都刊有精選的文藝作品，如今年一月份裏就有楊遠的劇本。

(二)「台灣藝術」，月刊，黃宗葵編輯，是一般性質的文藝期刊，同時刊載新舊的小說和詩歌，重於趣味，經常執筆的有楊遠，龍瑛宗和楊雲萍等，可見它是台灣文學界的有力的刊物。

(三)「民俗台灣」，月刊，日人金開丈夫編輯，主要的是記錄台灣民族的風土習俗的，但亦不乏優秀的散文和隨筆，經常執筆的有黃鳳姿，楊雲萍等。

在這些刊物上的台灣作家的作品，凡是描寫到台灣農村以及台灣民俗的時候，他們總是透露了中國農村和中國民俗的影子，他們沒有也不會遺忘掉這個古老國度裏的風物和文化。

因之，雖然台灣文學在極端不安定的動蕩中被政治的因素左右着，決

定着，但是改變的祇是它的外表的形式，它的內在的性質，却始終還帶着中國文學的遺留的血液。正好像一個到婆家去的媳婦一樣，雖然她住婆家的房子，穿婆家的衣服，但是她不能遺忘那生養她的娘家，而在她的口邊，還常常談起了娘家的可愛，在她的頭腦裏常常憧憬着兒時的天真。

文藝思潮正像黃河裏的水流，要它立刻改變不同的方向，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等待足以改變方向的客觀條件的具備，而且也祇有待於它自然的變革，人力的武斷式的支配只能改變它一部分的性質。所以純粹的台灣氣派的台灣文學，純粹的具有台灣作風和台灣個性的台灣文學的產生，不是過去，也不是現在，而是在不久的將來。因為台灣文學像一個久經磨難的基督一樣，他在不安定的心情下，跋涉着崎嶇不平的道路，而且至今還沒有抵達道路的終點。

我們相信在重入祖國懷抱以後的台灣文學，將隨着大陸的教養而把自己融和到母土的文學的燦爛潮流裏。台灣文學已堂堂地進入燦爛輝煌的建設期了。而且我們可以預言，正像中國的新文學一樣，建設期的台灣文學會很迅速地超越，用急切的步伐走過歐洲的文藝思潮所經歷的各個階段，而進入完成的時期，和母土乃至世界文學並列的時期。

自然，台灣文學和中國文學是不可分的，而且前者是屬於後者的一環。但總結上述的意見，我們對於過去的乃至今後的台灣文學，却可以歸納到這樣的三個時期：(一)草創時期，(二)建設時期，(三)完成時期。而第一期又分為這樣的兩個階段，即(一)中國文學的共鳴階段，(二)表現形式的改造階段。而現在的台灣文學，則已進入建設時期的開端了。我們將眼睜着台灣文學站在中國文學的一個部位裏，盡了它最大的努力，發揮了中國文學的古有的傳統，從而更建立起新時代和新社會所需要的，屬於新中國文學的台灣新文學！

大地

沈從文

亮巴巴還沒有爬出地面，原野上一片霧，灰茫茫的，顯得沉鬱而凄清。

鬼火，一閃一閃，模糊地發着黯的火光。

遠處有狗在嗚嗚的哭……

一顆坎頭樹，吹盡了葉，剩下光禿禿的樹幹兒，鬼髮樣向四周伸展着，霧在枝幹間緩緩的川流着，包圍着。

草的踐踏聲，嚶嚶嗚嗚的，漸漸逼近來。

樹一槐，那一隻玄色的貓頭鷹。怪叫了一聲，從樹上款款逃開去。

接着有兩片黑影，在霧中，匍匐着背，一步一步向前衝着。

霧越來越濃，凝結了一般，溼漉漉的，人臉上感到黏滑。

在前面走着的一個，忽然站住了，用手把壓在背上的袋兒，向上一托，嘆了一口氣，又向前衝去。

跟着的，連忙攔住腳，抱起頭來望望：

「苗發哥，你走不動了？」

「還好，」苗發吐出兩個字，就沉默下來。

「你今天也背得忒多了，多少，五斗？」

「我恨不得背他一石呢！」

「一石，哈，不怕壓斷你的背脊骨！」

他們穿過小路，從坎上爬過去，苗發一時站不住脚，繞了一繞，背上一袋米，向左側去。

後面的一個，急急趕上去托住。

苗發氣喘着，兩眼感激地望一眼。

「謝謝你，包根。」

那個靦腆地笑起來：

「啥，啥，這也用謝嗎？」一面說，一面繼續向前走：「我說嘛，下次，你叫你弟弟一同出來，分着背，又可以省力，又可以多背些，多賺些錢。」

苗發哥苦笑一笑：

「我就不放心，這是一條險路！」

「你自己呢？」

「我是拚着一條性命嘛，一家大小等着吃，不想法子搞點錢，等着餓死？」接着嘆了一口氣，重覆着：

「我是拚着一條性命嘛！」

包根趕上去一步，和苗發並肩走着：

「依我說，這條路上來來去去，一天總有三四十年個，走了半年，也很少有出岔兒的，就是鑽鐵絲網那一個比較。」

比較。聲音漸漸低下去，露出一種內心的恐懼。

「是嘛，」苗發更沉鬱起來：「就在鑽鐵絲網那一個，挺險！尤其是我，我的腰轉動不靈，蹲下去就痛……」

「你道腰，也是鬼子打壞了的不是？」

「噢，」那個似乎在回想的頓了一頓：「那時候，鬼子纜來，在五福橋把着卡，我那兒曉得貨不許帶？蠢頭蠢腦的背着三斗米，想買到錢裏去換錢，取油鍋的，一則橋口，話也不讓說一句，三條木棍一頓錘，米充了公，臨走還受三下耳刮子！」

「他一口氣說完，越發喘吁了，像生了氣似的，胸口潮水樣起伏着。」

「就傷了腰？」

苗發點點頭，聲音有些礙：

「每逢下雨，陰天就痛，不能蹲，蹲下去就一身汗。」

那個同情地勸告着：

「我說嘛，你就少背些。」指指自己鼻子：「我比你受得起，也祇帶三斗。」

苗發哥扭過頭來，看看那個感觸地搖搖頭。

「唉，小兄弟，你祇要養活一個老娘，我家裏可還有老婆，一個兄弟，兩個小把戲哩！要不，我早投老湯去囉，還貪奶奶的背米！」

沉默了。

夜霧在大地上凝聚着，蜘蛛網絲般縷在臉上，黏滑的，潮溼的，人走過時，霧絲向兩面迺游開去，立刻又在背後聚合起來。

大地茫茫，灰色的霧滾翻着，滾翻着……

「今天走的人怎麼少得多？」

「這兩天風聲緊，大家不敢挺險。」

「苗發哥，到錢裏我們可以多賣點錢。」

「是嘛，」那個似乎並不感到興趣似的重覆一句：「可以多賣點錢。」

接着又沉寂下來。

他們一步一步向前走着，看不清路，脚下常常踏個岔，踉蹌了一下。眼前的霧遮住了視線，祇得一股勁兒，沿着土路走。

遠處村落裏的狗，簌簌落落的叫着，互相呼應。

苗發走在前面探路，忽然放慢了脚，扭過頭來：「近公路了，小心些。」

他們脚步放得很輕，一步一步的……

四周很靜。

走了幾步，覺得脚下發出刷刷，鞋底摩擦沙石的聲音，兩個人連忙蹲下。苗發痛楚地併出聲音來。

蹲着，米袋駝在背上，像鍋牛似的。睜大了眼，向南面探索地望望。

南面，離他們三十步遠近，有一座碉堡的影子，

在霧中隱約地顯現着。

那個用手推推苗發的屁股，用下巴指指前面。

苗發點點頭，把米袋扶正了，一隻手在肩上拉住袋口，一隻手托住地，一步一步爬出去。

忽然，嗖的一條電光從圍牆那邊穿射過來。

苗發一陣滾，跌回草地來，兩個身子急忙貼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黯黃色的電光，在公路對面的鐵絲網上照射着，

慢慢的移過來，在公路上掃過，照到草坪上，離他們五步遠的一塊大石上停住。

兩人神經緊張着，血直冒上湧，四顆眼珠在暗中恐懼地睜大着。

那電光又掃回公路那邊的鐵絲網上，倏的，收回去了。

大地回復到以前的黑暗。

他們貼着草坪的胸脯起伏着，牙齒咬得發酸，睜大了眼，靜靜的等着。

苗發的大腿上被人一推，他回過頭去，只見包根用下巴對他向前一指，很輕的：

「走吧。」

苗發的心還在劇跳，他有些畏怯，滿臉苦惱地對包根搖搖頭。

那個皺皺眉頭，思索地抓兩下頭髮，爬前來，在苗發耳邊低語着：

「我先走，你跟我來，不用怕。」

他小心地把米袋放在背上，爬出去。

苗發長快地朝圍牆那邊望望，跟着爬出去……

迷霧中，兩條影子緩慢地爬動着，砂土聲，喘息聲，撞擊聲……

他們兩眼睜得大大的，心猛烈地蕩動着，神志有些迷糊，他們左手用勁地在沙土上托着，撐着，膝蓋一前一後拖動，拚命地向前爬去。

爬到鐵絲網旁，停住了，併住了氣，包根輕輕放下米袋躺直身子，蛇一樣的在鐵絲網的空隙處爬過去……

苗發渾身顫抖地朝圍牆望着。

包根爬過去了，在鐵絲網那邊隱匿着：

「快，快！」

苗發連忙把包根的米袋擡過去。接着把自己的米袋送上去，但是太大了，嵌在中間，網上的鐵扣刺破了袋。他急忙用手把鐵絲向兩面拉開，扣子劃破了手，血從手腕上直流下來。

「快，快！」那個在裏面焦急地催。

他越發心亂了，便不管痛，拚命用力拉着鐵絲網。突然，一條電光閃的照在他臉上。

他恐懼地一震，全身發了抖。

拍！

他兩手放開米袋，向後直滾。

電光繞舌棧在他四周追射着。

拍！拍！拍！一陣鎗聲！

一聲尖叫，一團黑影在路上翻滾着。接着又一陣鎗聲，火光在霧中閃亮。他倒在草坪上，氣喘着，臉痛楚地起了煙霧，但他驀地想起了鐵絲網上那袋米，咬一咬牙齒，想掙起

身子來，左手剛托住地上，忽然驚住了。——

嘩，嘩，嘩，一陣腳步聲，夾着狗吠，從南面趕過來！

他趕快把身子一滾，將臉緊貼在地上，全身顫抖着。

腳步聲在鐵絲網那邊停住了，鬼子們在嘈雜地呼喊着，他縮着不敢動，忽然覺得衣襟上被抓了一下，

接着一陣狗叫。

他挺直身子，併住了氣，只聽得腳步聲趕到他身邊，鬼子們粗聲地說着話，他手心上沁出冷汗來。

鬼子的皮鞋在他身上踢着，他咬緊牙關忍住了痛。

狗吠狂吠，嗚嗚嗚。——

他忍住，呼吸聽着：一個鬼子說了句甚麼，鎗柄一響，空氣裏的一聲，刀尖刺入他的背心，覺得火辣辣一陣痛，再也忍不住，「唔」了一聲，頭垂下了……

……霧，慢慢地在空中飄滾……

原野靜悄悄的……

我慢慢醒了過來，全身抽抽着，他反過手去撫撫背心，又顫抖地伸在眼前來看看，手上染滿了血，他

想翻一個身，一陣痛楚，又躺下了。他喘着氣，忽然又掙扎起來，撐着肘，身子剛側了一半，血泉水般湧出，他頹然倒下了，煙霧着，全身顫動一下，手向前伸直，手指慢慢鬆開了……

霧，一陣一陣在空中飄滾着。

大地茫茫。——

這是你的戰爭

恩尼·帕艾爾作
徐遲譯

譯者附言 好萊塢

來人談話昨天晚上，我和美聯社記者克利斯·克羅漢長談了一次，他在英國和北非的時候，跟恩尼·帕艾爾(Ernieyle)是一起的。現在聯美公司在拍一部根據帕艾爾的作品「這是你的戰爭」而攝製的影片，克羅漢正擔任了顧問。據他說，聯美公司已完全同意了帕艾爾所堅持的意見，這部影片將獻給美國陸軍，片子裏面將敘述G·I、(步兵簡稱)們的真實生活。但電影中，恩尼·帕艾爾將到處出現，他的病質也將全部被表現出來，例如他的畏懼作戰，他的腳斷不能下筆，和他最近的那個怪誕的想法——認為他現在到了

法國，這一次一定免不了要送命了。

諾曼第來人談談這天下午攻下了瑟堡。戰鬥十分激烈，我們出發不久，就有一尊二十釐的大砲從後面向我們射出。大多數的G·I、們躲在一座牆後面，給灰塵弄髒了。正在和士兵擦天的恩尼·帕艾爾雖然還站着，我看他的臉已經驚駭得發青了。一忽兒，坦克車和一座小碉堡發生大戰，我們又給困住了。後來，小碉堡裏的敵人就在他們躲着的屋子前面，打燬了我們的坦克。我說，「走吧！」恩尼說，「O·K.，你先走，我跟你。」我奔了大約二十五碼，可是沒有看到恩尼。我就在另一所屋

子裏等他。片刻後，他才來到。他找到了我，就說，「從坦克裏跳出來的幾個士兵看見過我的照片，所了是認識我的，所以我只能停下來和他們談話。」

約翰·斯坦倍克(John Stendek)說說有兩種戰爭，彼此之間却沒有十分大的關聯。一種是地圖，戰略，戰役，戰術底戰爭；幾個軍，幾個師，幾個兵團——那是大元帥們的戰爭。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懷鄉病的，疲勞的，又是有趣的，又是凶惡的——那是平常士兵的戰爭，這些平常士兵在鋼盔裏洗襪子，向阿刺伯女孩子吹口笛，或者爲了「那個」而和別的女孩子搭訕，他們是在一件世界史上空前的大戰中討生活，但他們在完成這個任務時，是又幽默，又尊嚴，又勇敢的——而這是恩尼·帕艾爾的戰爭。他比任何人更了解這後一種的戰爭，他比任何人寫這後一種的戰爭時，寫得更好的。

美國時代週刊這樣記

錄：有一天在非洲，記者團被邀請了去訪問達爾期將軍。「斯克利勃斯——雷華特聯合新聞報社」給了他一個電話，要他一定去參加這個記者招待會。正經過一個機場前去的時候，來了一隊敵機，他的四恩完全是彈雨。他尾隨着一個G·I、跳下一條壕溝。飛機過去後。他向他的同伴說話了「噓，打得好近，可不是？」沒有回答，這個士兵已經死了。

在記者招待會上，恩尼坐着，可是他有點神思恍惚。回到營房，恩尼又沉思了好幾個小時。最後，他打回電給紐約的報社裏說，關於達爾期的故事，他寫不出。他却寫了死在戰壕的，他身傍的那個不知名的士兵。他整整一天吵着要辭職，回家。可是驚駭過去後，他認識自己已是萬萬寫不了大元帥，大將軍，戰略，戰術的，然而那些沒有人替他們寫的，戰前是牧童，藥店夥計，文書員，會計員，機械士底士兵，他是能寫的

G·I、們到後來才曉得恩尼·帕艾爾底忠誠於他們。恩尼最怕冷，在戰場上借得到多少衣服就穿上多少，龍顏不堪，總被人家嘲笑。起先大家和他開玩笑，可是後來他們接到的家信裏都提起帕艾爾的戰地通訊了，還帶來了剪報。慢慢地，G·I、們知道了，這個人是一個「錦標」。這個人知道他們——並不是一師人或一軍人——他知道他們是一個個的個人。這個人知道他們是一些什麼人他們在做什麼。他們看到帕艾爾到處跟他們跑，和他們一起經歷危險和苦痛，而且他越來越害怕了，時常在半夜裏，他大叫而醒。現在，G·I、們即使只剩最後一枝紙煙，自己只有一條毛氈，他們也無不願意供獻給恩尼·帕艾爾的了。

在他寫給他老婆的信裏，他說「自然我怕死了戰爭，真想離開他，然而我知道我辦不到。我已經變成了這悲劇道苦痛的

一部份了，我有一種責任感，迫使我做一事情。我很難於用文字表現我的感情，可是我覺得，要是我離開啦，我好像是一個逃兵了。」

他大概是所謂「民族的真誠」底一種人。美國人將永遠不忘記恩尼·帕艾爾的戰爭。

譯者——我已經摘錄了這部書的一部份，發表於「文叢」第一期，這裏譯

的是他的第十六章，剛好和前面所摘譯的接上。我

譯這部書的動機，不僅僅因為這是一部紅極一時的書，還因為作者接觸他的對象的態度好，他自稱他

用的是狐狸洞(Foxhole)裏的蚯蚓的觀點。這一部書還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在不久將來，我們中國人民

就要碰到的大批的登陸盟軍。將來譯出版時，我想給這部書一個「美國兵

是這樣的」副標題。

最後消息：四月十八日舊金山廣播，美國名記者帕艾爾在太平洋戰場上殉職！

(美國新聞處十八日華盛頓電)美國著名戰地記者帕艾爾，星期三(大琉球島時間)在伊江島上一城鎮郊外觀察美軍推進，被日軍機槍擊中，立時斃命。帕艾爾今年四十四歲，是盟國戰地記者在

這次世界大戰中殉職的

二十人。帕艾爾死訊由海長福爾斯特爾宣佈，杜魯門總統也發表感悼聲明。福爾斯特爾海長說，「帕艾爾的戰地報導，使他受

美國在世界各地的武裝部隊以及他們的家庭所愛好。他是站在美國陸軍第十七師一個團長身邊給日軍機槍所擊中，立時斃命的。他死的時候，是和他所最景慕的步兵在一處

。杜魯門總統說，「在

這一次大戰中，沒有人能像帕艾爾一樣能夠依照美國兵的意思撰述美國兵的啟事，他早已成爲美國大兵的發言人了。」他在今年

年初才從歐洲轉到太平洋來，隨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在大琉球島登陸，參加初期戰役。本星期一又隨軍在伊江登陸，卒至殉職。

這

樣快就又要他們上前線了，士兵們倒不在乎。他們這末地接受了命令。他們覺得他們已經坦負了這次戰爭，而且坦負得過了份。

一點鐘，我們已經準備停當了，鋪蓋捲和行李留在後面。我自己只帶了我的雨衣和一柄小鏟子。我們分成雙行，在高速胸口的野草中走下半哩路長的一條斜坡。斜坡中，彈坑疊疊。我們祇得用腳來試探，沿着彈坑的邊沿走。野草中間還有大岩石，士兵給絆倒了，他們提着沉重的武器站起來，口裏咒罵。

最後我們找到了一條路，排成單行前進。起先走得慢極了。因爲一些比我們先出發的隊伍中落下的士兵和我們混在一起了。我們時常沒有理由的停下來。很長久的時間，大家只席地而坐。我前面的人，本雪凡尼亞州，愛萊特城的上士李·霍金斯背上背了一個五十磅重的無線電，還加上兩匣的子彈。在還不平坦，沒有光亮的道路上，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末走的。

若干小時之後，前面的路似乎清爽了。我們排成單行，然後……疾走。但我們還得眼看着地面，步步都留神。月亮昇上來了，可是她躲在一塊黑雲後面，只發出一點微光。我們閒談閒談，但閒談的也不多。我們又沒

有理由的暫停了幾次，於是突然傳起話來了：「不要再說話了，把這話傳到後面去。」

此後我們就完全寂靜無聲地前進。只聽見前前後後，德國大砲的爆炸聲在我們的頭頂吼叫。雙方的大砲都不停的往來。我們聽到砲聲和看不見的砲彈飛過空中時的嘯聲。這一來就使這個夜晚變得偉大起來了。我不能不說，在這個外國土地上，黑暗中，又緊張又顛仆的向未知奔去，很有一些令人狂喜的感覺。

如果有人要在這裏找尋笑料，這裏確實有不少輕鬆的題材。有一個兵，帶了一個手提的無線電台。後半夜，他不停地要和我們的主力部隊的電台通話。但他的靜電出了毛病，整整後半夜，只聽見他在找電台。不論我們向哪兒轉彎，不論我們停止在哪兒，我們總聽到那同樣的聲音，他的找尋電台的聲音越來越可憐相了，他柔和地叫着：「列普曼找霍惠爾。霍惠爾，進來吧。」夜越來越深了，而這一個聲音繼續的漂泊，繼續的找他的同伴，而繼續的毫無結果，這真像是薩洛揚的劇本中找出來的一個場面。

雙方的砲彈還是經過我們的頭頂。爆炸地點却離我們好幾哩路。然後，一下子離我們近了。像汽車肇事一樣的，一個德國砲彈向我們吼叫了。本能告訴了每一個人——從那音色上，這是聽得出來的——這一個砲彈和

他近極，近極啦。我們整個隊伍像機械似的平臥了下來，動作完全一致。這顆彈在我們右邊兩百碼的地方炸開了。我們站了起來，又走路，又來了一個砲彈，這次在我們的左邊。我覺得全身都軟了，別的士兵也在心驚肉跳。

於是我們聽到左邊的德國機關槍火。這和美國的不同，我們是立刻能夠辨識的。因為美國的，發射起來還快得多。話從前面傳下來，傳到後面，叫我們蹲下來。我們盤膝而坐，默默的坐了幾分鐘。另一個命令傳下來，叫我們爬到什麼野草中間去。躲了五分鐘光景，我們又上前了。

在黎明以前半點鐘的時候，我們到了目的地。這是一個巨大的白皚皚的巖石區，約數畝。比我們先出發的士兵已經在聳出的小峯的山陽處作戰了。

指揮官叫我們在巖石區給自己找好地方，大家散開，馬上掘狐狸洞。他不必勸告我們或強制我們。數百碼之外，就有機關槍，不時有一粒子彈折過來，折過我們這一邊來。

命令是掘狐狸洞只能用錘子，不得用鋤頭，因為斧頭打在岩石上的聲音可能給德國人聽到。我們切切私語道。白色的巖石有點像鬼，多看看牠，牠好像會動的。我挑了一個L形的，由兩個高可及膝的石塊構成的神龕，而掘下了一個洞。黎明時，我們都掘好了洞了。這時砲火狂熱，似乎把天都吞了下去。

我們已經有二十四個小時沒有睡過覺，所以躺在狐狸洞裏，不覺已昏昏睡去，四週的吼叫聲和頭頂的驕陽，我也一點不覺得。正在我快睡去的時候，我聽到我這石塊的背後，起來了一個聲音，哀怨的，而且似乎沙啞的，但又是堅決的，「列普曼找霍惠爾。霍惠爾進來吧，霍惠爾進來吧。」

我們在突民西亞北部的戰鬥大都在夜裏打，大都在月亮給黑雲障住的時候打。在完全黑暗之中，我們的士兵怎麼能夠經過那些又不平坦，又沒有路，他們完全不熟悉的山地呢，這對於我始終是一個神祕。

夜行軍的困難正如我們所想的一般。速度慢極了——一小時一英哩的速度是最快的了。士兵常常排單行。他們並不行軍，他們只能慢慢散步。每一個人得摸索，并探求他自己的脚步。自然，他摔交。他踏了一個空，或絆住了一條電話線，或脚尖踢到了一塊石頭，卜地他倒下了，於是他爬

起來，又上前。他儘量的釘住前面的人，那樣他才可以看到他的暗影而跟住他。在夜晚走路，跟在海上，暴風雨中駕駛一條船一樣的艱難，因為這是完全的黑暗，而毫無指路標可尋的。

紐約人，E. D. 特里斯考上尉說過：「步兵裏面有妖精。最惡劣的妖精是移山的妖精。我們在黑暗中，向一個山峯走去，一邊走，一邊是頂小心的考查路線，可是一到了那裏，什麼惡劣的妖精已經把那個見鬼的山峯搬走，我們怎末樣找也找不到牠了。」

在行列之前是哨導，他們在白天巡邏的時候，已偵察了路線，把主要的路徑，小山，溪澗，溝渠都記在肚子裏了。此外在行列之前還有一個帶羅盤針的官長，一遇到疑難，他就躺下來，用氈子蓋起，用手電筒在掩蔽之中看看羅盤針。

此外還有別些哨導站在路邊指導後面的士兵，免得他們誤入歧途，還有，領導者一路走，一路留下標記。通常他們用標誌地雷的白帶子，每一百碼，留下一段。我們的這一次，因為沒有那種白帶子，他們用了救護用的紗布。有時，他們用指屁股丟下來的大便紙放在岩石上。

雖然是如此，却還有三兩個笨頭笨腦的傢伙掉了隊，以後便得有好幾天在山峯裏轉來轉去，逢人便問他們的部隊現在何方。

進入陌生的區域的部隊都自己裝電話線。大約你們讀者都知道，這些電話線拋在路上就算數。我們用的電話線極極了。便是我這樣一個瘦骨伶仃的人也可以在手臂下挾一團足夠半里之長的電話線的圈。我們出發這晚上帶了兩哩的線。佈出半哩電話線之後，我們和一個電話站接通了，就告訴了營部我們走了多少，我們看到聽到了什麼，還說了有無遭遇作戰等等，又佈了半哩電話線，又打了電話。

德國人有一手很不錯。那是掘地偽裝他們的砲位。有一次，我們在驅逐德國人過一個山峯時，佔領了一個掘地安置的八十八糎大砲，戰役停之後，我們回來想要搬走這尊大砲，可是找來找去都找不到了，縱然我們明知道這東西一定在這個地方的。

他們還在山邊掘了機關槍的狙擊手的洞窟。其餘的德國兵都退走之後，他們却還留在那裏，留在我們的部隊底中央，岩石洞窟之間。我們已佔領了這座山，可是他們射擊了我們的殿後部隊。自然這使我們發狂了。我

們化了很大的力氣才能找到他們。

有兩個機關槍手在我們佔領他們的石頭三天之後還向我們射擊，不管我們的部隊已經駐紮在這裏，漫山遍野，住在他們的近傍，只咫尺之遙，每天經過他們的陣地更無止二三十次。

德國人有種詭計，他們掘了洞，用岩石糊起來，只留一個射擊的小洞。他們在裏面放了些食糧，就守到他們被捕為止。這地方的外形和任何地方一樣。我們可以走過，站在牠的上面，而不知道腳底下是什麼。等到我們發現之後，我們得搬走那些岩石，才能捉住那裏面的狙擊手。

在一個可資紀念的突尼西亞的日子裏，三四千發砲彈飛過了我們的頭頂。自然，大部份都祇是經過我們，飛到別的地方去，可是向我們射擊的也够多，儘够我們板起面孔，正經嚴肅過一天了。而且，我們正像一條分界線，左邊，數百碼之遙，戰爭在進行，右邊，地雷炸毀了我們的吉普車，而德國機關槍的子彈，頑固得使人生氣，老是吱吱的飛過我們頭頂。

我們這一部份，說起來大家當笑話，算是這一天的「後備兵」。可是我聽到那些參加過四次大戰的老資格兵士也非常嚴肅的說，「老兄，這越來越凶了！」我的天，退休比後備真好多。

這一整天，我們是在砲彈子彈的交叉路上。這一整天，大砲在我們的周圍上吼叫。圓周的八分之三是德國砲，八分之五是美國砲。我們的砲在轟我們前面的山上的砲位，德國砲在轟我們後面的我們的砲位。圓周三百六十度上的每一度都有砲。我不相信這十四小時的白晝之中，會有一分鐘是平靜的。

砲聲的響聲本身已經够野蠻，還加上牠們旅行時的喧嘩。一個人是看不到砲彈的，除非你站在大砲旁邊。可是牠經過空氣的時候這樣喧嘩，使你不信你沒有看到牠。有的砲彈一路飛去，一路虛張聲勢。有的却没有聲音地發出一點小聲音，這聲音沒法形容。最接近於牠的聲音，我看，大約是一種竹竿搗水時所有的响音。

有的砲彈大約有了毛病，聲音特別古怪。我記得有一個砲彈像一個火車頭在開四十哩一小時的速度時，那樣的哼哼哈哈。另一個砲彈很有節奏，像一個東西在翻來覆去。聽得我們都笑起來。

他們說擊中你的砲彈，你是聽不見的。幸虧我沒有聽不見過。然而我

知道砲彈打得越近我，我越少聽見牠。離開你一百碼的砲彈，你只能聽見牠一秒鐘。可是這一秒鐘的聲音，特別的怕人，這叫做比怕更怕。這是最絕望的混淆的感情。

每一次，你覺得這是這回事了。縮頭縮腦是本能的。我是否閉起眼睛，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過後我的關節好像都斷了。要恢復常態得十分鐘。太接近的砲彈使老資格和新資格同樣的害怕得跳躍起來。有一次我們聽得三個砲彈一齊向我們飛來。自然，我沒有辦法三倍地軟弱，可是等牠們個個都在一百碼之外平安地爆炸之後，我知道，就要我拿起一片梳打餅乾，我也得哼啊哈啊的半天都拿不起來了。

有時候，敵人的砲火突然靜止了，我們以為德國人退了，但一下子吱吱亂叫的響聲大起，砲彈連接地爆炸，甚至機關槍火也迸發。有一天下午，靜下來了，他們說敵人已退過幾個山頭了。在沉寂的時候，我睜來睜去和那些坐着站着在他們的狐狸洞外面的大兵鬼混。有人說起一個新兵，千鈞一髮地逃了性命，我馬上找他去，把他找到了。

紐約州威羅人，上士，名叫馬科姆·哈勃林，二十四歲，鄉下人，四二年六月才當兵的。哈勃林是個瘦小，蒼白的傢伙，靜得像耗子。他有一付金絲邊眼鏡，他的鋼盔太大了，在戰場上，這人的相貌似乎沒有資格當兵。可是在他的第一次作戰中，他運道不錯。在艾爾·傑泰安——一個八八厘的砲彈就在他身邊爆炸，一個大彈片撲到了他的胸口和左臂上，撕破了他的短上衣，襯衫和內衣，撕得一塌糊塗，可是他身上却一點抓傷的痕跡也沒有。

他還穿着他的破上衣，因為他只有這一套軍服。他把破洞給我看。而我們談天說地，和好非凡，像平時一樣。突然萬雷齊鳴，而且，乖乖，全是向着我們的。

哈勃林跳進了他的狐狸洞，我壓在他的上面。有時我們來不及聽到那些響聲，那我們就只能讓牠來不及了，除非這個砲彈不炸。牠在我們上面三十尺的地方——幾乎把我們帶走——着地又掉下來，在我們後面一百碼的地方炸開。哈勃林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只這一點點力氣給他微語：「你，你這傢伙，總是千鈞一髮啊。」

自然，我的生活跟這一班人馬完全一樣。我們的家在地上。我們在地

上吃，坐，睡。幾乎每一夜我們換一個地方。因為我們經常的從一個山移到另一個山。而建立的新的營房，那也不過是一些狐狸洞吧了。我們難得脫下衣服，連鞋子也難得脫。沒有人有在一條毛氈以上的東西的，有人甚至於毛氈也沒有。有三夜之久，我睡在地上沒有東西蓋。最後我有了一條毛氈，我的保護袋也來了。

好幾天，我們也沒有熱東西吃。各人藏好自己的份食糧，愛什麼時候吃，就什麼時候吃。古怪的是我不覺得沒有熱東西吃不舒服。水是洋鉛桶裏送上來的，可是我們很少洗拭。

有時我們整夜的行軍，白天就得睡。可是太陽太凶，又睡不了。有人躺在狐狸洞裏，有人睡在洞口。因為岩石太多，我們都在狐狸洞用岩石作成了護牆。

向我們射擊的是八十八，四十七，機關鎗和坦克。雖然有空中優勢，我們還是好幾次受到俯衝轟炸。好在德國人很急忙，都想公事完畢了就回家，所以他們的投彈，並不準確，時常彈落荒郊。但每天早晨，我們是一定給俯衝轟炸嚇醒的。

西

西班牙內戰的記憶今天還是很清楚。西班牙內戰產生了兩句話。

第一句：「不干涉」。這是英美親法西斯政府所說出來的，捏造出來的。他們一面縱容德意法西斯匪徒到西班牙去肅清民主，絞殺民主；一面又拚命用「不干涉」的藥水肥皂來洗手，想把罪過擦得乾乾淨淨！

所謂「不干涉」，實則是道地的干涉，毫不寬枉的干涉，等於把鎗枝交給暴徒，叫他去謀殺一樣的干涉。如果硬要說這句話是真的，那麼「不干涉德意法西斯匪徒在西班牙的一切所作所為」就是這「不干涉」的內容。

第二句：「不許通過」！這是當西班牙人民用徒手來保護他們自己，用屍體去堵住坦克車的輪子時，所呼的激情的口號。法西斯主義來了！「不干涉」的白手套在路旁擺開着，說「請請請」。西班牙人民，就高喊「不准通過！」不准法西斯主義衝過他們的最後的防線。

因為他們深知，也是每一個人深知，一旦法西斯通過了這道防線，一旦讓大獨佔資本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在這道防線之內生了根，那末人民一定要打入十八層地獄，世世代代為奴為僕，難於翻身了。

那時候，他們唯一的希望是統治者離開他們。

既受過炸彈，又受過砲彈了，我認為砲彈更可怕。砲戰過份長久之後，使人不能忍耐，我看到了許多可憐的，焦慮精神病。——

有時候，晚上簡直奇異。整夜的，天空給砲火照亮。照明彈從地上射出，又有從空中投下的。隆隆的裝甲車整夜馳過。德國飛機在空中飛過，尋找地上的什麼火光。

黃昏時，大隊的担架到先頭部隊的區域去拾傷兵。在每天早晨的黎明之前，担架和步行的傷兵從一夜作戰的地方慢慢的下山回來。送彈藥的長長的行列辛苦地向了我們爬上山，在他們的肩上抱着沉重的三個一捆的白砲彈。

在我們後面數里的地方，機械師整天整夜的工作不停，控，炸，用開山機開出一條山裏的道路來，好讓我們的車輛能跟了部隊前進。

有時我們三十幾個小時不睡覺。起先是活動和興奮使我睡不了，我不願為了睡覺而失掉了資料。還有，起先那大砲的聲音，我也覺得可怕。可是在前綫的最後兩晚，我實實足足的睡了八個小時，什麼也不聽見。

在火綫上的全部時間，我都覺得不壞。——能睡多久就睡多久——式的睡眠我不十分看重。肉體上說來，便是步行之後，我也不累。日子多變化，少規律，我曉也不曉得，一星期已經過去了。我甚至於一點不覺得我興奮或緊張，只除了若干砲戰和轟炸的時候。可是這些時候也很快。最後，有一天早晨，破曉以後，我就離開了前綫。我覺得這一生之中，我從沒有這樣舒服過。

然而，一回來，一個巨大的疲勞佔領了我。有兩天兩夜，每一分鐘裏我幾乎都在睡。除了吃之外，我沒有跑起來的意志。我的肉體沒有了生命，我的頭腦也是一片空白。我從未知過這種的所謂「精疲力竭」。

清 漣 從 西 班

這使我們想到最近印度國民大會重新強調，「英人離印」的口號。

一句話，請你們走！不要你們再在這裏。一切的諾言，一切的措施，一切的善心和好意，一切「救濟」與「援助」，寬大和仁慈……都請滾蛋！讓我們自己來，讓我們自己來處理自己的事情，勞動我們自己的勞動，呼吸我們自己的呼吸，娶我們自己的老婆，養我們自己的兒子。請求你們不必「干涉」我們了！

據說甘地在最近幾次友人的結婚禮上，叫人採用一個新鮮的誓言，在印度獲得自由以前，決不生孩子。

如果孩子是命定了的奴隸，何必生呢？自由就是生命。生命的意義，就是自由。

讓我們仔細想想吧，西班牙和印度！我們怕聽這個口號「英人離印！」我們更怕聽「不干涉」。我們今天還不必怕前一個口號。但是我們今天卻常常聽到人們在喊「不干涉」啊！

印度人決不會喊愛斯基摩人離開他們。因為愛斯基摩人並沒有對他們做過任何好或壞的事情。愛斯基摩人也無論如何用不到對西班牙人聲明「不干涉」他們的什麼，因為西班牙人也無論如何不必擔心愛斯基摩人會把雪橇帶到伊比利半島來，做什麼「僅僅是運輸」的工作！

力盡」。因為過份緊張，使我不知道緊張了，而現在却一鬆鬆了下來。直到第四天，我才又覺得恢復常態，可是這時我又關心了傷兵。

格官——德國人的八八砲彈並非益友，應少和他們來往。

在北非戰役之初，我會說過在突尼西亞戰爭的最後階段，美國人的任務較少。這是對的，如果從大的角度來觀察的話。可是，我用了蚯蚓的眼睛，在一場大戰的最前線看了一看，我不能從大角度來觀察了，我想我得把說過的話吃下去，我希望我能食言。

由我看，我們的任務重大得很。因為在山地戰的階段，我們打得很凶。在大西洋這一面的美國人是難以想像戰爭的猛烈程度的。這是不能放鬆一步的戰爭。大砲如雨，地雷到處埋藏，機關鎗築成了鋼鐵的牆垣，甚至還有野蠻的肉搏戰。這是疲勞的，殘酷的，一條戰壕到一條戰壕的戰爭，參加過的人無不懷疑，世上是否還有比這個兩星期的山地戰更凶惡的戰爭呢？

德國人打得也真凶，一個山一個山的守，直到最後的大突破。有時，一個已經軟化了的峯，還得我們一營兵又一營兵的衝上去，才能加以佔

起想度印和牙

領。我們的死亡率很高。隆美爾在北非的完蛋，沒有一個人能輕視了美國的貢獻。

在家鄉的報紙上有的紀載竟然說第一師在開始時打得不好。第一師的人生氣得很。他們在北非打了四個硬仗，每一次都給他們自己建立了個好名聲，而且為勝利而付出的代價也很大。如果這樣的批評發表在報上，這是什麼人的不幸的錯誤。第一師總是打得不錯的。

自然一個人一定忠於他的朋友，而我是忠於第一師的，因為我和他們在一起來往了六個月。可是，在戰時，忠於一師的亡兵，真是一個悲哀。悲哀的是人們一去不復返；新的來了，老的死了；又一批新的來了，最後，這一師只有一個名義上的存在了。最後，這一師成了一些人經過一次的機關。只要我們有一枝軍隊，第一師總是存在的，但是我的朋友們却早不存在了。

你們在家鄉的人以為北非戰事是小事件，可是讓我報告你們，第一師在北非的一次作戰就超過了他們在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加起來的戰鬥。當他們快要參加作戰的時候，有的人就突然沉思起來了。別的人却照常一樣。我記得有一個晚上，吃的送來了，我們十來個人在永恆的轟擊中打開了罐頭食品。有人忽然隨口編唱了一首滑稽歌。立刻有人參加。於是五分鐘之久，在黑暗中，他們全唱歌了。可惜我這個人真笨，現在我記不起我們唱的是什麼了。

還有一次，我們坐在石壁上，等待夜行軍的開始，這一次行軍的結果是一場戰鬥，所以天明以前，若干人會犧牲的。我們坐着，聽軍官們討論紐約和倫敦的地下鐵道的優劣比較。結論是倫敦的地下鐵道比我們的好。之後，談論的題目是長島的鐵路的優點和劣點。有人就表示他如果此刻能

坐一趙長島鐵道，他將如何的心滿意足，祇有這一句話，還比較地帶到了「戰爭」這一方面。

有時候，戰爭很像好萊塢。有一天，我們有一個尤其神奇的例子。我們的一個部隊，在我們前面老遠的地方，在山的那一面被困住了。山是一面削壁，直起直落。而我們的人困住在那裏，就在那山峯背後。德國人在他們的前面後面和四週和離處把他們圍住了。

第一個好萊塢的手法是，敵人雖然完全包圍了我們，我們還有電話相通。那位排長就要求我們向山那裏的德國人放白礮。

我們擺了白礮陣，先試放一礮。白礮咆哮的時候，礮兵營長在電話上說：「麥克，牠們過來了。」

等了三十秒鐘，麥克回答：「一直過了我們頭頂。低一點。」便這樣，他指揮我們，右，左，上，下，我們繼續的射擊，直到白礮彈完全擊中德國人。

自然，一切礮兵都有導演。可是一般的辦法是一個觀察家，坐在一哩之外的山頂用望遠鏡導演的。而礮彈過山頂的時候，他們總要縮一縮頭。老兵看到了總是笑。而手法正同好萊塢一樣，這一次也是一個大團圓結局。我們的礮彈打走了德國人，我們的部隊全部得救了。

有一天下午，我和羅塞爾·魏特上尉躺在一個多塵土的路基上晒太陽，等待坦克車過來，他要你告訴他們向何處進攻。我們騎着，機關鎗子彈在我們頭上唱歌。一會兒，十二架德國轟炸機把一里外的一個空地，俯衝轟炸得成了地獄。而我們背後，一輛德國坦克在放射七十五種的大礮，這樣地憤怒而又有節奏，使我們認為那位礮手一定在發他自己的脾氣。可是我們安全地躺在溝渠中，懶洋洋的沐浴於麗陽之下，如在舉行野餐。

我很喜歡魏特這樣的人物。七兵愛他超過他們愛其他的軍官。他家住麻省劍橋地方，戰爭以前是個肥皂公司的經理。他在商業場中的結交既廣，本可以担任一些比較更安全的差使的，可是他要求一個戰鬥的差使——担任步兵的指揮。他不是說笑的。他已經荷殘殘命三次之多。三次，八十八種的礮彈在離他十呎之內爆炸，可是古怪得很，他沒有受傷。他只聾了耳朵，有二十四小時之久。他說他沒有聽到爆炸，唯一的感覺是彷彿一頭巨大的熊熊，把他擁抱了一下。

我們談話的時候，坦克車過來了，坦克車指揮官下了車來，擦擦幾句話，才去作戰。這年輕的指揮官的官長就在這時候駕了一輛吉普車過來，給他一點訓令，說完了，再加添一句，「要是打得熱，封閉起來，在黑暗裏禱告就是。」年輕的坦克指揮官笑了，說他正打算這樣做。半小時之後，他死了。魏特上尉和我是在我們的山邊親眼目擊了的。事情就這末過去了。看得多了，一個人不再深切地感動了。他不敢動感情。

黎明，在一個特別猛烈的戰鬥之後，我觀察着從前面送下來的傷兵。這時我看到了，有一個担架上的傷兵戴一頂英國軍官的帽子。我一彎腰就奔過去看過仔細。一點不錯，他是三天之前和我同一個營帳住過的——一個英國上尉。到了那個担架旁邊，他們剛好把他放在地上，我就在一傍跪下了。這時，上尉睜開了眼睛。他微笑一下，說，「哈囉，啊，哈囉，我正為你擔心呢？你好嗎？」英國的教養真是了不起！

我正想說什麼致歉慰問的話，還沒有開口，他說了：「啊，這不算什麼，絕對沒有什麼。只是一些輕傷而已。我並不覺得我脊椎上受了什麼傷。」

「可是上尉背脊上有一個大窟窿，而且他的左臂完全中了彈片。他們給了他嗎啡，所以他不覺得疼痛。他的襯衣已撕下了，可是他還帶着手槍和帽子。他的內衣全是血漬，焦黃的臉色現在慘白了，可是他的表情還和平常一般。」

我們的急救站完全在礮火之下，所以救護車和其他車輛開不上來，四個担架夫還得抬了他走一英里半。一聽到這句話，他說：「要抬我這末遠，真是太可笑了。他們何必如此。我自己可以走回去的。」

醫生說不行，他一站起來就要流血。可是上尉已經起了半個身子，我只得推他下去，還罵他幾句，他才答允讓人抬走他。

上尉是很年輕的，有拳擊師的外形，然而很溫和，而且有牛津大學的發音。他在英國第八軍裏耽擱過兩年，沒有受傷。他是來担任聯絡參謀官的，他剛一上前線，在牛小時之後就受了傷。

我們好好兒的談了半天英國和戰爭和一切。想一想，我認識的，喜歡他的，幾小時之前還生龍活虎的這末一個人，現在會如此傷重，而狼狽不堪！然而這是事實。

黏土做的炸肉片

易 藍 譯

灰 暗的晨光透過那不透風的小房間的窗子。破爛的薄毛氈掩蔽不住一個睡在地氈子上的人的輪廓。枕頭上有一個小腦袋用發光的藍色阿刺伯頭巾包裹着。

突然一聲响衝破了寂靜。

「喂真虧梅，起來，要不你又要遲到了！」

墊子上一陣模糊的轉動，兩隻藍色的眼睛在毛氈上閃了一閃，立刻又緊緊閉上，孩子翻了一個身，又好像皮球似的捲縮起來。

「起來，這時候了，起來，」他的祖母催着，一面撥洋鐵皮火盤子裏的煤。

那孩子翻身到另一邊。他嚐到了殘留在眼皮上的最後一點睡覺底甜蜜，只是疲倦地伸腰。而老太婆再也忍耐不住了。

「我立刻就用火筊子來對付你，你偷懶，沒有用的東西。」她喊着說。

「讓我自己來吧，祖母，」孩子哭着。「我立刻要醒床的……怎麼？太陽還沒有起來呀……可是我肚子已經餓了，一起床，就更糟糕啦。」

殿裏從老太婆底臉上溜掉了，它緩和下來，現在人人都可以看出她實在是一個有一張多慈愛多甜蜜的臉的老人家啊。

「好罷，快起床洗臉，」她溫和說，「我來替你烘些麵包。」

「啊，」孩子咬着嘴唇說，「熱的烘麵包加上「卡馬克，」那就比「卡大夫」還要好吃啦！」於是他一躍就跳起床來。

洗好了臉，他走近火盤子，看見祖母在鍋子上烘着一些陳麵包皮。他小心地抽出一塊發香的咬著。

「乾的不好吃，祖母，」他說，「有一片乾酪該多好哇！」

「我不是雜貨店老板，孩子，」老太婆反駁着說：「等你長大起來，

數分鐘後，山上走下來了兩個德國俘虜，他們的背後，有一個步兵用刺刀釘住了他們。俘虜他們的這傢伙是一個說話帶鼻音的正統美國孩子。送他們到軍曹那裏的時候，他用鼻音說，「嗨，軍曹，兩個希特拉的超人，你收下吧。」

兩個俘虜也都年輕，看樣子他們的營養也不錯。他們的軍服是用寬大的卡奇布剪裁的，有點像我們家鄉，海邊的服裝。因為槍械和軍用品都給拿走了，他們的樣子像沒有穿上衣服。臉上是揣測的表情，他們在揣測我們的下一舉動。他們被交給另外一個兵，由他把他們送到後方去。這個新的差官走在他們後面，大有履霜堅冰的神氣，我不禁失笑了。

我們的急救站在山邊，岩石叢生的地點。傷兵全躺在那裏等担架來抬走他們。

營裏的軍醫官是長島，希克維爾人，名叫羅拔。彼得門，上尉。他給我說，我們的傷兵在抬進來的時候，從不呻吟，從不吵鬧。我就特別注意了一下。果然，他們躺着，很溫順，很富於忍耐力，聽憑醫生動手。有人注射了嗎啡的，有些昏昏。有人抽煙，談天，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多數人的傷處都在屁股上，因為彈片從後面炸傷了他們。醫務人員或者割破他們的屁股上的褲子，或者脫下了他們的褲子，又讓他們伏臥在担架上，臉朝下面。看到這末多人從山上抬下來，棕色的軍裝和綠色的草做背景，一串的白白的屁股，真使人好笑。

有幾個受傷不很重的孩子臉上有寬懷的表情。我知道他們的感情，不打算責備他們。我記得上次戰爭中流行過的一句話是「回到不列顛」——意思是因為受傷的緣故，可以撤回英國去。在非洲，我們流行另外的一句話，「趕白船」，因為戰傷兵過大西洋的船是白漆的。

我希望有人在這次戰爭中寫一些關於非洲前綫的軍醫。我還不是指揮醫院，我指流動醫療隊，真實在火綫上和部隊在一起的那些工作者。他們是崇高的人物。他們和管電話綫的通訊員值得獲得有文字不足以形容的讚美之辭。這種工作是用性命拚的，不是玩兒。每一營中，總有好幾個軍醫死在戰場上，好幾個軍醫受到勳章。

縱然這是崇高的，我還覺得——醫師們也有這樣的感覺——戰地的醫藥制度並沒有盡善盡美。在急救方面，担架還是不夠用。我會經參加過

自己去賺錢，那時候，你就吃得着你所高興吃的東西了。」

「祖母，祖母，」孩子突然喊起來，「一塊麵包黏住我的喉嚨！啦！」

「喝點開水。」

「喝過啦沒用。」

老太婆跳起身來跑進廚房。「看看我帶給你什麼東西，」她一面喊一面用指尖帶回來一些，看來真像一片黏土。

「把這個舖在麵包皮上。似的油脂。這是炸肉片上的油，攪了最好的椰油的。」

孩子再也不埋怨，把這片美味的東西舖上麵包皮。「現在洗洗手，跑去上課吧，」他的祖母說，「我已為你炸了一些肉片做中飯了。」

她把兩片炸肉片夾在麵包中間，包在一張報紙裏。

看見了炸肉片，孩子登時神氣起來。他從炸肉片邊上剝下小小一角，嚐嚐味道。

「噢，祖母，」他喜不自禁地說。「多好吃啊。但願你常常炸些肉片！」

「現在別再咬掉了。等我拿了下三個月月底工錢，我要給你再炸些的……」

「唉，我哇，」她嘆着說「這是你的命苦……如果你的爹活着……三個「里拉」一個月，我能派些什麼用呢。」

孩子一腳跳出門。

今天午膳，莫赫梅將要跟別的自己帶中飯來的孩子們一起進學校膳堂，並且將要吃炸肉片。在他看來。沒有一個廚師能够做出比他祖母再要好吃的炸肉片了。

只要看看這些肉片，就叫他開心得了不得。上過第二課，他走到操場上，莫赫梅隨身帶着他的小紙包，為的保證它底安全。一想到他的中飯會失去，他就混身發冷。而現在離開午膳時間還有很久。下課休息的當兒，靜靜地走到屋角落，把炸肉片剝下一角，塞進嘴裏去，不是咬嚼而是含吮，讓它多留一些時間，當他看見留下來的還有那麼大大一片，他的嘴潤濕了。

的一個戰役中，有些傷兵會睡在露天二十個小時，然後才有人來抬走他們。而醫生的工作是一忙就忙到透頂的。担架伙太多的話，沒有作戰的時候就會有幾千人閒空，戰爭緊張的時候而担架不够又非常困難。

在北菲的山峯中，傷兵最受苦。就是手上不拿東西，爬山已經費事，兩個或四個人抬一個重量兩百磅左右的担架真是不容易。我時常看到担架使絆札着下山，一忽兒其中之一摔了一交，而整個担架倒了下來，給傷兵一個震動。

有時担架伙得抬了傷兵走五哩或五哩以上的山路。這樣走一次已經够累了，可是還得跑三四次。但是，這縱然累得慘痛，我注意到他們對傷兵的同情心了。

我們聽到過德國人射擊救護車，轟炸醫院的故事，我自己也知道幾個這樣的故事的實例。然而也有恰恰相反的例子。我們的軍官中，有許多告訴過我，德國人在突尼西亞作戰是乾乾淨淨的。他們有許多我們不用的詭計，可是大體上，很能遵守戰爭的規律，我們這一邊並不叫冤。

我們這一營的軍醫官還說，他曾經開了一輛救護車，在槍林彈雨中開上前去，德國人就停止了轟轟，他有八小時之久，在戰場撤走傷兵和死兵，而他們也一直不開槍，我正聽到別的故事，是關於我們的救護車不知不覺地開過德國人的機關鎗洞的，德國人出來攔住了車子，可是發現裏面是傷兵，就搖搖手叫他們上去。至於，醫生們所知道的是，德國的軍醫也給被俘的我們的士兵以很好的治療，正如我們對待他們一樣。

上次戰爭中的精神病症叫做「砲彈驚嚇病」。這次戰爭中，我們稱之為「焦慮精神病」。我們的精神病人有一半是可以恢復的，甚至還可以回來作戰。大半的精神病的來源還是由於過份的疲勞所致，因為睡得少，吃得少，而作戰是晝夜不斷的。

有時候，軍醫官可以看到作假的精神病，裝病就可以退出火綫。治療法是讓這種伴病的兵士抬担架，這工作又吃力又不討好，又危險。如果他們的病是裝出來的，他們很快就好了，就要求再回到戰鬥中去了。

在前綫，習慣了大砲的轟擊之後，便是最大的砲放時，我們也不會震動了。然而有另外一種反應——我們被激惱了。我們正如一整天聽到小孩子哭，或一整夜聽到狗叫一樣的被激惱了。可恨的砲响一刻也不停。幾

第三課下了課，他跑到操場上，同學喊他了：

「莫赫梅，我們今兒在井旁尋着了一些好黏土，要去做炸肉片呢。別忘了一塊兒來。」

「今兒我帶來中飯啦！」孩子驕傲地回答。「我要上飯堂去。」

這個回答也許聽來奇怪，讓我來解釋解釋吧。在依斯但布爾 (Istanbul) 的學童們中間，中午不吃東西的有好幾千人。

教師領着他們到校園的一角，因各種各樣的遊戲轉移他們的注意，使這些孩子不去羨慕比他們更幸福的同學。他們玩打仗，做買賣，造房子，演戲，體操，唱歌和跳舞。

可是最有趣的遊戲也不能完全拖住一個餓着肚子的孩子底注意。孩子們不會空着肚子去做遊戲，跳舞和唱歌的。

連拍球也引不起他們的興趣。莫赫梅特別不高興所有這些要使他忘記肚子裏像咬似的痛苦的玩意兒。教師堅持孩子們去建築礮臺，演戲，畫蝴蝶和花朵，可是對於莫赫梅和他的同伴，沒有東西是比用黏土做玩具更開心的了。他們拿黏土做出小爐灶，房子和商店。而且每天他們做出小小的黏土肉片；他們一本正經的把它們放在一隻做得像真的一樣的平底鍋上，裝作炸肉片。

不止一次教師捉到他們在幹這「下流」勾當。

「懶蟲！建築房子，學習做建築師，」他對他們說，「學習繪畫，提高美的興趣吧。」可是孩子們不聽他。

教師曾經命令把井封起來，可是這事，同樣的不生效果，每天仍有很多的孩子在午膳時聚攏在井邊。他們高興地把黏土揉着拍着做成一塊塊的小炸肉片，然後對着自己的手上，嘴裏流口水。

莫赫梅帶來真的炸肉片當中飯的消息，很快就傳播在他的同學之間。

「你聽說莫赫梅帶肉片來時？」他們在休息時互相低聲的嗡嗡着。

「是真的，我親眼看見了的。」

「你別信他。那一定是黏土。是他用黏土做的。不過你分別不出罷了。……」

沒有人相信莫赫梅帶來了真的肉做中飯。一個接着一個，莫赫梅答應

乎沒有一秒鐘不聽到鬼哭神號似的噼噼的。直到我們最後，在那永恆的震响中跳起來，大聲的叫，「啊，看老天面上，叫他停止！」

這下面的故事中間有三個英雄，你認為他們不够資格被稱為英雄呢？我的意思是他們够資格。那是三個指揮者，一個繼續另一個的，在五個小時之內，輪流地指揮了同一個步兵團。因為缺乏一個合適的名稱，我們稱之為K團好了。

是在白天裏。整個團給困住在一片綠色的麥田裏，在一個山坡下面。我們的人打算從山陰搶奪德國人的陣地，可是只要我們出擊，他們就用山脊上的機關鎗掃射我們。

李却·柯爾中尉，麻省華斯脫人，K步兵團的指揮。下午，一個礮彈在他和他們弟兄們躺在麥田中間的時候炸中了他。一條腿只受到輕傷，另一條腿却炸凶了。柯爾中尉靠他的腦力得了救。他用手帕做成了一個止血繩帶，用一枝自來水筆做絞那止血繩帶的槓竿，然後把他弄穩，同時開始慢慢地向後方爬。因為他很有經驗知道軍醫是不可能冒險到這儘是敵火的麥田裏來找傷兵的。

一小時之後，他把那止血繩帶放鬆了，使這條腿不至於殘廢。黑夜到了，他還在繼續的爬，時時注意那繩帶。在黑夜中，他終於摸到了身體上面一條電話綫。他就找這種綫。拿出刀子，他把電話綫割斷，知道最後一定會有交通兵來尋找那斷綫的地方的。他就躺在旁邊等待。最後，他們正同他的預期一樣，來到了。却已是天明以後，柯爾中尉受傷已二十個小時。可是他們送他到醫院，他的腿完全保全了。

柯爾中尉受傷之後，康州新不列顛人西奧陀·安東納利少尉自動出來擔任了指揮。他們在麥田中守候到黃昏，開始慢慢地向山麓的左側移動。他們奇襲了德國人的後衛。他們衝上山去，用刺刀進攻。

安東納利少尉非特不躲在後面，反而拿出了他的四十五顆手槍，引領士兵衝上山去。通常一個團長是不這末做的，可是當時的情勢却必須如此做法。安東納利的勇敢使他受到了犧牲。德國人扔出的一個手榴彈的彈片炸到了他的胸上，他倒下了。他的傷並不重，可是他不能作戰了。他指揮K團不過四個小時。

輪下來，可以指揮的是亞瑟·高特文軍曹。他毫不遲疑的擔任了指揮

給這些懷疑者看他那躺在書桌裏的好東西。油已經滲到紙面上，肉是乾乾的，確實有一塊真是黏土做的。可是每人都看得出它是真的肉片。一個有錢的孩子願意出半隻雞蛋來調換其中的一塊，莫赫梅拒絕了。到第二課，那孩子把價錢提高到一隻整個的雞蛋，莫赫梅剛剛揭開書桌子的蓋想來做他的交易，他被教師看見了。好險才逃掉實罰。轉念一想，他決定反對那件買賣。

離開吃中飯，只有十分鐘了。莫赫梅肚子餓得要命。

「現在我警告你們全班：無論那一個在午膳時間被查出玩黏土，就要受罰」，教師恐嚇他們說。

然而莫赫梅再忍耐不下去了。由於興奮，他在混身發抖。教師的聲音傳到他的耳朵，好像是從老遠的地方來的，好像是一隻蒼蠅的嗡嗡聲。莫赫梅的手爲着那紙包不會伸出來過，那時候飢餓的痛苦對他已經不那麼利害。他揭開那夾肉麵包，把他的腦袋伸進桌蓋下面，投一下渴望的眼。光到肉片上，剝下一角，把它塞進嘴裏。但當他抬起頭來時，他看見教師正生氣地立在他面前。

「我這才告訴你別玩那些黏土！」他咆哮着，抓起莫赫梅那塊看來委實像黏土做成的寶貴肉片，回手扔到窗外去。學校建築在海邊上，於是紙包落到水裏去了。教師一點也沒猜想到；一個耗費每天中飯時間去把黏土捏成假肉片來制止肚子餓的孩子，在這天特別的日子裏，曾經帶來真的肉片做中飯。

午飯時，莫赫梅沒有到井那兒去。他站在海邊上，等待着些什麼似的，用充滿眼淚的憂愁的眼珠細看着那蔚藍色的水平線。

譯自英文版國際文學

任務，而且指揮得好，後來整個一師的人都讚美他。在突尼西亞的幾次著名的白刃戰中間，高特文指揮了這一次。他們並沒有殺死，也沒有俘虜了多少德國兵。德國兵嚇得逃走了，一邊喊着：「瘋人！瘋人！」這個山頭就攻下來了。

高特文軍曹是阿爾巴瑪州恩脫萊萊斯人。在家鄉他是司機，到秋收時，他在弗洛麗達州的菓樹園裏跑來跑去，做採集菓實實人。他進軍隊已經三年，是一個高大漂亮的年輕人，年二十六。他賭咒時，是一個好士兵的樣子，但態度很平靜，心地很好。他的冷靜之中頗有魄力，是一個使人信任的人。

在這一部隊中的人全部都希望高特文可以繼續的指揮K團，便是上級的軍官也這樣希望，既然他這樣的能幹，可是這却不可能。這一營裏，候補的團長還有好幾個軍官呢。因此第二天，高特文就移交了。

可是慢一慢——這故事的結果並不苦痛。六個月之前，高特文剛登陸非洲就有一個晉昇的可能。軍隊裏有時就如此。幾個月過去了，一點好消息也沒有。而他却是一個好軍曹，從不怨恨。後來師長看不過去。他就在戰場上施行他的職權，在德國人自山頭上逃却之後的數小時內，軍曹高特文晉昇爲高特文少尉了。馬上他可以指揮一個部隊了。大家很快活了。在戰爭中，優等人物就可以得到應有的地位，因爲在戰爭中，人格優劣是當場見效的，原來官場的公文呈式，大家都在感到憎惡。

就是在這些日子裏，有一次在岩石上，我靜坐了一小時，兩手支着耳朵，自己思慮起來：「我在這裏開什麼鬼啊！」

敲擊一靜，我決定動手工作了，因爲我沒有打字機，只好坐在地上，用鉛筆寫作。正午的陽光是這樣的光亮赤熱，我簡直坐不住，寫不下。找一個蔭地，至少得走一哩路。但在這一營底參謀長騎着指揮作戰的地方有一小塊蔭影，這是一塊大岩石造成的。我決定把那裏當我們的書齋了。

一切都好，只除了我這個地方是向着正面的，時常有子彈來訪問。我寫了大約十分至十五分鐘吧。機槍子彈歌唱着飛過我的頭頂。這是我們自己的山頂上一個曠洞中的狙擊手打來的。我的稿紙成了他的靶子了。我等三四响子彈飛過去之後就走到岩石的另一面，告訴參謀，「這傢伙在射擊我。」

一忽兒，我再過去老地方追求文藝女神。這一天，他把我趕跑了四次之多。第四次，三粒子彈擦過我，第四粒子彈更近了。我飛似的奔到岩石後面，地上給我的脚步劃出一條深槽。後來，我只能躲在後面。直到這天的下午，我們的一個兵才把那狙擊手從壕洞裏挖掘出來，捉住了他。

我不知道我最擔心的是什麼——作品，子彈還是蛇呢？這一座山剛好是蛇蟠的樂園。那機關鎗狙擊手使我面紅耳赤逃跑之後，我躺在狐狸洞裏，還想寫作呢。要是我眼睛看着稿紙，倒也罷了，偏偏我莫明其妙的看了看旁邊。天啊！腿子邊上有一個小洞，我的滑溜溜的好朋友竟在那裏。我跳出狐狸洞的姿勢如果拍起電影來，一定像子彈出膛一樣。

我又爬回去親伺，我同房間原來是一位大自然配錯了姻緣的畜牲——在非洲，大自然老是配錯了姻緣的——牠三分之二是蛇，三分之一是蜥蜴。牠是蛇，可是在下肢上有兩條腿。我還沒有撲滅這個怪物，牠已經蠕動了一下，到了我的狐狸洞的又一端，一個陷入泥土的石頭下面去。

俄克俄州，斯托洛羅的伍曼李卻。瑞德曼是我隔壁的一個淺淺的狐狸洞的主人。我這件奇遇發生之後一小時，瑞德曼伍曼李正在午睡，我剛好散步經過。在他的腦袋旁邊一呎的地方，一條真真的蛇。怕蛇的我就大叫大聲，聲聞數里。營裏的醫師一錘子把牠打死。他說這是毒蛇，毒得很。後來他們在同一地點又殺死了另一條毒蛇。

瑞德曼伍曼李之後，我們告訴他，我們已救了他的性命。他自然感激不盡。原來他也是一位怕蛇的同病者。如果情形不同，我和瑞德曼早已離開這裏，把蛇蟠留給阿刺伯人去了。

本雪文尼州海澤爾頓的威廉·奧特爾是再隔壁的狐狸洞主人。他參加了我們的蛇蟠討論會。他說，他也是有蛇的疙瘩病的，但因為來非洲之後，怪事見得多了，小小的蛇蟠他也不怪了。

我自己也有點覺得這樣。我想，我可以今夜躺在狐狸洞裏，蜥蜴依然是同房間，蛇蟠四週都是。不成，不成。我不能睡着的。可是夜來了，還有什麼話呢。我爬進了狐狸洞，昏昏的睡了一夜。

長島，巴比倫的軍曹攸琴·包克斯是一個愉快的金髮少年。他一直露齒而笑，有一只牙齒突出在前面。他參加過四個大戰了，經歷的險事可以寫成一部書，也殺了好些德國人。包克斯擲骰子，玩紙牌是專家。我遇到

他的時候，除了按月二十五元的儲蓄之外，銀行裏還有一千二百元存款。手上而且還有七百元準備匯出去。

他上戰場之前就把錢包交一個朋友保管，以防萬一。他還戴了一只鑽戒，上陣之前，他把鑽戒從無名指上除下來，用力把牠裝入中指，鑽戒在無名指上剛好，在中指上却緊得不堪。假使他被俘了，或受了傷，德國人除非斷指不能偷去他的鑽戒，他認為斷指是不可能的。

上士兵威廉·斯密司，西浮琴尼亞州丹考塔人，是步兵兼担架夫的。有一天他和另一担架伙找到了一個重傷的德國兵，就抬他到急救站去。可是他已不濟事了，他們才走了幾步，這個德國兵已經死掉。然而他們還抬他走。這時德國的八十八號的大砲彈突然炸在他們身邊。斯密司上士用這樣的話結束：「我就把這S. O. B. (婊子養的) 扔在一邊，回來了。」

另外一次，他又和一個担架伙抬一個美國的傷兵，從戰場上下來。沒有到半路，老朋友八十八號又飛下來了。可是他們並沒有扔他在一邊，沒有，這個傷兵嚇得跳起來就狂奔了。他還比兩個喘氣如牛的担架伙先趕到急救站。

有一次夜行軍，我們半夜停了下來，要我們在附近一個山頭的岩石中間找我們的掩蔽。這却是一個峻壁，我們站這站不穩呢。而上面除了大石塊，還有惡劣的荊草生長在石塊下。墨黑的夜晚裏要我們找地方來躺下，我們是幾百個之多，我們只得摸索了。

我幾乎爬到峯頂，幸運已極，我找到一塊光潔的斜斜的岩石，恰恰可以容我這身子。我把荊草剷除了，擔心我又要碰到蜥蜴和蛇，然後躺下來，把半個保護袋蓋在身上，把毛氈裹好，把另一半保護袋也蓋在身上了。荊草發出怪臭來，以為我今天睡不好了。不想兩秒鐘之後，我已睡得死去了一般。我從沒有睡得這樣舒服過。

恢復神智時，整個宇宙像在爆炸，到處大砲射擊，頂上飛機吱吱叫。這是一頓黎明的俯衝轟炸。我自己想，「我的天，啊，這次他們捉到了我們！」我就不看看保護袋外面是什麼光景，伸手就摸到鋼盔，在毛氈下面帶上它。我縮起了兩條腿，直到他們碰到我的面頰，這樣縮小我挨彈片的機會。

飛機是在炸我們下面的山谷中的車輛。俯衝之後，就在我們這削壁的邊緣上拉回天空中的。牠們剛擦過削壁，離我們不到一百呎。我們是一絲一毫都露在他們面前的，最好的機關槍目標。他們沒有射擊我們，然而我最害怕的俯衝轟炸是這一次，突尼亞西亞的戰爭終於快要結束了，好消息，好消息。

機關

意大利 西 利 大 意 凡
作 龍 西 西 譯

但 尼爾還在外面豬圈裏，在照顧那隻就要生產的母猪，三十碼

之外的屋子裏有人叫他。他還有許多事要做，他已經告訴了人，叫他們不要打擾他，所以他不同答。這原來是但尼爾的妻，費洛明娜，她叫了他兩三次。

「但尼爾！呀，但尼爾！有人要跟你講話。」她得不到回答，便不再叫了。

但尼爾已經想盡一切辦法，使母猪能舒服服地生產；不過有種事情是決計沒有把握的。上夜，他給那畜生吃了一頓嚴格規定的食；爲了進步的預防起見，他又給她服了一劑強性的蓖麻油。他最怕的是那母猪會便秘，這結果是會使她的下部癱瘓，乳汁乾涸的。他招了一個叫做阿高斯丁諾的來幫忙，那是

倍加摩人，在狄新諾居住好多年了。阿高斯丁諾的職業是泥水匠，但平時他是一個無事不做的馬漢漢。

事情開頭很順利。三只猪已經出來了，好像三只大老鼠從鮮血淋漓的長頸瓶裏冒出來似的。阿高斯丁諾頂，關心的是要替每只小猪取個適當名字。第四只下來得慢，阿高斯丁諾捏住那個猪鼻子，但尼爾手上塗了油，插進母猪陰戶裏。這樣子，他拉出了那隻小猪，替別的小猪開路。

「我們應該叫道只做倍乃朵註，阿高斯丁諾提議。

「用不着這些，」但尼爾回答。「這幾只猪早已賣給一家意大利公司了。」

「你腦筋不清楚！」倍加摩人說。這當口，但尼爾的次女，露依莎，的聲音聽見了。

「爸爸！有人要跟人講話！」

那時候但尼爾正在包裹小猪的臍帶，免得傳染疾病。他沒有在屋子裏告訴他們嗎，他要工作，不願爲隨便什麼事情操心？所以他仍舊不回答。他把那些小猪生放在一只平鋪稻草的大木籃子裏，上面覆着毛毯，阿高斯丁諾清掃豬圈，使人看不出這裏施行過助產手術。現在但尼爾的大女兒，露爾維亞，叫起來了，她是從那走到豬圈來的路上叫的：

「爸爸！這裏有人要跟人講話呀！」

加德林娜跟着露爾維亞一塊來，這老太婆是一個女裁縫，打弗羅梭斯省來的，他在明斯克做了好多年裁縫了，但她的大部分生活還是靠到一家家去縫補衣服來維持的。但尼爾一看見加德林娜就生了氣。

「就是爲了這你們在早一個鐘頭裏喊我嗎？」他問。因爲加德林娜恰恰不是你們所說的那種寡言鮮語的人。

「加德林娜要跟人講話，」露爾維亞只管自己講，不理她父親的譴責。阿高斯丁諾跟露爾維亞回家，把加德林娜留給但尼爾。

「你是知道得清楚的，」加德林娜開頭說，我從來可管閒事——

「這同我無關，」但尼爾說，他的口氣完全不是鼓勵人的。

「哦，你知道，你不知道嗎？我在狄新諾住這麼幾年，從來沒有管過別人的閒事。」

「這同我不相干，」但尼爾說着，還向自己屋子走去。

她看見但尼爾無心聽她，便丟去一切開場白，單刀直入地講明事實。

「一個意大利紳士剛剛來看了我，他說了他向我提議，要我做偵探！」

但尼爾突然立停。加德林娜定了定氣，然後接下去講那個紳士來拜訪她的情形，這個人，她有一次偶然在洛迦諾的衙門裏會過的。

「他對我說：『你在此地狄新諾住過好多年了，你該認識所有的人。你

做這項買賣讓你可以到處跑，到隨便什麼人的家裏去，你可以聽到許多話。你是一個老婦人，世界上孤另另的，在你面前，誰都不害怕講話——』

或告訴他，大家確實都敬重我，因爲我從來不管閒事。他照這個樣子講下去，一直到最後他說道：『倘若你能夠替我找點情報，關於此地狄新諾，阿斯康那與倍林尙那之間一帶地方某些反對法西斯意大利人的活動，那你可以稍微賺幾文，讓你老年過得舒服一點——』

但尼爾驚悸已定，密切注意着加德林娜，她一邊戰抖，一邊嘆氣，繼續講她的故事。

「那你來找我做什麼呢？」但尼爾想知道。

「爲什麼我要來找你嗎？」加德林娜和了一聲。

「我是狄新諾人，」但尼爾說，「這些意大利人的事我不關心，因此我要知道你爲什麼來找我。誰派你來的？」

老太婆退了一步。

「你是什麼意思？」她吉吉巴巴地說。「你認識我有三十年了。你知道我從來是勤勤做工的，從來不管閒事！」

「我想知道的，」但尼爾聲音提高，打斷她的話，「我想知道的，就是誰派你到此地來的？」

「沒有人派我！」加德林娜堅持着說。「我打擾了你，很抱歉，我要去了

加德林那望小路而去，這條路繞着但尼爾的屋子，通向高道拉——明奴索公路。但尼爾跟上去，過了一會，重新談論起來。

「倘若沒有人派你，那你為什麼來呢？」

「我要商量商量，」加德林那說，繼續往前走。

「商量什麼？」

「著我該不該答允那紳士要我做的事。」老太婆站住了。「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我一生不曾碰到過這樣難事。倘若我答允了，我會得點好處的，但害了幾個人，他們是從來不曾害過我的。倘若我回絕了，他們一定要把我當反法西斯派看待，一定要想法子來迫害我。你認識我三十年了。你知道我不是法西斯派也不是反法西斯派。你知道我從來是一個勤勤做工的人，從來不曾鬧事的。」

但尼爾用心想了一會兒。加德林那又開始走了，灰心地嘆着氣。他又跟上了她。在小路盡頭，阿高斯丁諾正等待着。

「我對你講，」但尼爾突然對她說，「你不用害怕。祇要你是老實的，你什麼都不用害怕。把你剛才對我講的話對阿高斯丁諾講一講，依他的話辦就是了。」

他看着老太婆和阿高斯丁諾走上高道拉方面去的路，然後他回轉豬圈，

照顧那母猪去。

這是在一個早晨，但尼爾和他的女兒露維亞在院子裏收拾葡萄藤，阿高斯丁諾才第一次又打他們門口經過。葡萄給蟲子吃着，他是從樹皮裏鑽進去的，但尼爾利用一個開空的早晨，想收拾收拾葡萄。他要用一塊鐵片切進蛀壞的幹子裏，除去了皮，讓那些隱藏的蛹顯露出來，露維亞跟在他後面，用滾開水去沖洗。正在這時候，阿高斯丁諾坐在一輛滿載磚頭的大車上過去了，對但尼爾喊道：

「你聽到那消息嗎？事情在進行了！」

「什麼事情，」但尼爾回答，雖然他分明知道阿高斯丁諾說的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就是我們談過的那事情！」阿高斯丁諾揮揮手，大車在路上去的不見了。但尼爾搖搖頭。

「這班意大利人是行的，」他發着議論，轉頭對他的女兒說。「心氣大，衝動，老不怕危險——不過話太多！」

「你聽我講句話，爸爸，」露維亞亞抓住這機會，振起了勇氣，把心中久已想說的話說了出來，「我知道，你雖然沒有說過這話，不過你是做了好多的事情，去幫助意大利自由的，我也很想幫助呢！」

「露維亞，」她父親回答道，「

我願意你揀起我剛才從葡萄藤上切下來的，散了一地的這些樹皮塊，揀起來燒掉他。別的事情你不要管！」

他的女兒順從了。在滿院子裏走，俯身在每一葡萄藤的腳下，把小塊塊的樹皮揀在圍裙裏，但尼爾始終注視着她。露維亞到去年十一月已經二十歲了。父親投在她身上的眼光裏，含着驕傲和恐懼。她是他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也是含有最大危險性的一件東西。

幾天過後，阿高斯丁諾第二次經過。那是一個星期天的早晨。但尼爾與露維亞正跟一個女人談天，她講前天夜裏，在卡登那左與羅巴薩可，有好多雞棚給狐狸襲擊。

「他們發見有五十只母雞的咽喉給咬斷了，血給吸乾了！」那女人對這些細節說得很正確。

「倘若這是這樣的話，但尼爾不同意，那末不是狐狸，是臭貓。」

這當口，一個打卡登那左來的汽車夫經過門口，他們向他提出這個問題。

汽車夫說：「這是一只狐狸，也許是不止一只吧。在有一只雞籠裏，他們看見腳下來的只有一堆翅膀毛。」

「我們倒要照顧照顧自己的雞才好，」露維亞對但尼爾說。「去年我們的雞棚了，今年，當然，會出狐狸的！」

但尼爾提議：「我們得設一個機關

。」阿高斯丁諾正在這時便上場。

「我想起來了，」他對但尼爾說，喊他過一邊去。「加德林那照我對她說的話辦了，那個警察局方面的傢伙吞了鉤。現在我們得留心看守！」

「你想怎麼辦？」但尼爾問。

「該設一個機關，」阿高斯丁諾回答。

但尼爾聽到了機關這兩個字哈哈大笑，露維亞僅僅聽得懂這兩個字的表面意思，現在也插進來談天。

「沒一個機關有時候不夠的，」她對着阿高斯丁諾發表意見，「狐狸太聰明了，光設個機關你弄不了牠。差不多總是這樣的，吞餌之前，牠總要仔仔細細試試牠，牠不是一下子拿來就往嘴裏送的，而是搖搖弄弄，然後用爪取過來。所以設個機關是對的，但頂好同時在雞籠旁邊放一點有毒的食。」

阿高斯丁諾起先摸不着但尼爾太太這席話的意思。

「不過，就是放毒藥你也是拿不穩的，」但尼爾對他老婆說。「除非那狐狸是餓慌了，不然的話，牠不會走近了雞籠，再浪費時間來揀旁邊的野食的。再吧，即使牠吃了一塊安毒藥的肉，或者吃幾顆「士的年」裏浸過的栗子，那時你還是拿不穩。倘若你不知道是那一種狐狸，那末現在還沒有一個人發見出要給狐狸吃多少「士的年」才能叫牠中毒。倘若只是只強大狐狸，「士的年」

下得少，那牠吃了稍微肚痛一下完事，痛過還是要吃雞，倘若，士的午下得多了，那牠吃了立刻就要吐，吐空了胃，胃口更好，更想吃雞了。」

「那末這樣看來，彷彿雞沒有機會咬住一只狐狸了！」阿高斯丁諾終於聽出了他沒有來之前他們談的是什麼事情。

「機會是有的。」但尼爾說，「只是不容易。而且無論如何，」他添加一句話說，「從來靠空談總不會捉牢過狐狸。」

現在費洛明那同屋裏去了，因為露依莎，她的次女叫她；那兩個男人走到屋後面的花園裏，去繼續他們的談話。

「加德林娜，」阿高斯丁諾說，「經過好多次不安與無數次退縮之後，最後接受這個偵探事情了，她要探聽我們在此地洛伽諾進行的工作。昨天，那個意大利警察局裏來的傢伙又去看了她，給她留一個巴倫萊的地址，以後她有什麼情報可以照這地址寫信給他的。」

「他沒有告訴加德林娜，要她偵探那幾個人嗎？」但尼爾問。

「現在彷彿還沒有，」阿高斯丁諾說，「但他一般地告訴了她，叫她把所有那些流動轉徙的意大利工人名字記下來，這些人老是越過瑞士邊界，在那面跟革命團體發生關係的。他又告訴過她，倘若她肯幫助他追究出負責偷運革命

書報到意大利來的人，她可以得到不少錢。」

「他沒有說，他猜想誰在偷運嗎？」

「據加德林娜講給我聽的故事看，他顯然沒有說，」阿高斯丁諾說，然後他再說下去：「我已經答允了加德林娜，倘若發生什麼糾紛，我們會替她出脫乾淨；我對她說，我們會供給她錢，讓她到沮列希去住。她在此地狄新諾已經住過三十年了，你知道，她的全部夢想就是能到沮列希去住。」

「加德林娜疑心我同意意大利革命黨有什麼關係嗎？」

「你放心，」阿高斯丁諾向他保證。加德林娜講一句話總嘆一口氣——總對我說她從來只顧自己事情，而且老是有這個意思，但尼爾先生是個好人，是狄新諾人中不牽涉政治的唯一一個人，這是她能賭咒的——

露依莎，從她房間的窗上，已經看見了她父親跟阿高斯丁諾在花園遠遠的那一頭。

「我可以下來嗎？」她向他父親叫喊。

「自然！自然！」兩個男人回答。女孩子離開屋子，打花園的小徑走來。當她走到他們身後時，那二人改變了話題，開始談論天氣。

但尼爾每夜在鷄籠的入口處設下一

個機關，又在附近放些安下毒藥的食，但是沒有狐狸來。而阿高斯丁諾的狐狸彷彿也不急於來踐那倍加摩人設下的機關，因為但尼爾再沒有聽到這類消息。

「一個農民的生活」他有時說，「是同天氣與害蟲之間所作的一種不斷戰爭，其中最激烈的一仗就是跟狐狸打的。」

用鐵片切葡萄藤的工作完了，現在他開始來整理菓子樹。他清除木幹上的柯枝，死皮，青苔，因此來發現寄生蟲窠。有地方發現了一個洞，旁邊圍繞着一個紅色小圈，露依莎便括進一條鐵絲去，殺死那躲藏在洞底的蛀木蟲。清除工作一做完，費洛明那就擊一桶石灰來，給每一個樹幹刷上一人頭高的石灰。

「這些樹呀，」但尼爾發議論道，「現在從地的方面是有了保護了，但是誰能保護牠們不受天的侵害呢？」

露依莎正在屋門口等待但尼爾，阿高斯丁諾走來跟她調情。

「有什麼消息？」這是但尼爾的問題。

「機關設好了！」倍加摩人回問。

「那狐狸怎麼樣呢？」
「今夜牠要到那裏了！」
「但願我們能一下子完結所有的狐狸！」但尼爾感嘆着。

然後阿高斯丁諾告訴但尼爾，那奸細將怎樣的給弄上圈套。

「加德林娜寫了信給他，說她有關要情報報告，她約定在今夜九點鐘，在黑凡平那，湖那邊，正對面；關立可舊教堂。加德林娜將在那裏，我也要去，還有另外兩個。」

「但是你以為，」但尼爾說，「不要報告警察嗎？」

「報告警察是不聰敏了，」阿高斯丁諾說。一領事館也許會馬上得到風聲，狐狸就此會可出來的。」

但尼爾對這不大能提出反對，因為警察局中好多職員是以不忠實見疑的。頂叫他煩心是一件事情，就是，意大利國民可能發生什麼亂子。

「這事情應該讓狄新諾人來幹！」但尼爾說，但阿高斯丁諾不贊成這意見。

「這樣就要有太多了的人；此外，意大利狐狸，該用意大利機關！」

那晚上但尼爾搭火車上洛伽諾；大約十點鐘光景，他開始沿湖向薩連奇走，他在等待阿高斯丁諾，因為阿高斯丁諾約好了要來告訴事情進行的結果的。大約十點半鐘，阿高斯丁諾沒有來，替他來的是一個名叫路加的，住在明奴索的一個意大利木匠。

他對但尼爾說：「阿高斯丁諾一隻手上受了微傷，所以他不能來，因為他不願意翻窺了手走來走去，引起人家注意。」

註：莫索里尼也名倍乃朵——譯者

前記

我

看紅樓夢是在讀中學時代，當時被這小說的故事而迷了不得。所謂「着迷」，只不過對它的故事而言，這小說在藝術上的成就是並不瞭然的。等到我重讀紅樓夢，也在十五年以前，那時似乎很激賞作者的藝術成就了，我會把它做過一點分析的工夫，在分析的當兒，我特別提出幾個認為寫得成功的人物，其中尤三姐就是一個。我覺得作者寫尤三姐，寫得非常突出，雖不過短短的幾段，可是寫她那副剛烈的性格，風流的姿態，真是活躍在眼前一般。我那時很想把她寫成一篇小說，也為它寫過大綱，也許還寫過幾段本文，可是終限於才力，沒有把牠寫完就擱下了。我似乎很同情尤三姐那股烈性，這是古中國女性最高貴的表现。她是一位封建時代下的女性，但是她却有勇氣提出自己的心願，而且堅持這個心願，一直到證明這心願不能達到時，他纔勇敢地自殺了。

，其中之一就是關於「二尤」的故事。「二尤」的性格截然不同，三姐精明強幹，二姐溫柔寡斷，雖然結果兩人同樣以悲劇下場，可是死的價值究竟是不同的。我那時就想從強調性格着手，把牠獨立寫成一篇文章。這觀念的孕育，一直要到三年以前，我開始學習寫劇本，認為倘能把這故事寫成劇本，未始不是一篇好題材。等到我連續寫出五六種不成品的劇本以後，我開始整理起這部分材料來了，那時上海的京戲正演着「紅樓二尤」，我去看了一次，打算從京戲裏發掘些什麼，結果却是一個失望。於是我開始不管好歹的動起手來，人物確定了，故事也擬成了，幕表也佈置好，當我開始着手寫的時候，又發生了一種新的見解，我不但要強調「二尤」的個性，而且還得強調她倆的思想。二姐是憂慮憂，貪安逸，不知感情生活的一個典型；三姐却不同，她年紀雖比二姐小，可是識見却比二姐高，她懂得人情世故，她洞悉她們周圍的是些甚麼人，她懂得感情，她要為自己的心願生活着，她堅毅地要達到她的理想，不願虛度生活，也不願虛地位，她是封建時代的反抗女性的典型。因為有這兩者的對比，所以我把故事的重點就安放在她們對於選擇對象的分歧上。柳湘蓮曾經愛過二姐，但不被二姐所接受，因為她瞧不起柳那的窮光蛋，她願意嫁給賈府的大老爺賈總作二房；可是三姐其實對柳那早有

好感，祇因知道他在追求二姐，所以不便流露她心中的秘密，後來二姐嫁給了賈總，柳那失望而去以後，她纔表示願意嫁給柳那，而且除了柳那不嫁任何人。可是世事原不能如理想之美滿，她雖一心於柳那，柳那却因嫌她是二姐的妹妹，他怨恨二姐的無情，自然他也不願意接受這個舊情人的小姨了。三姐既見她的理想不能達到，又覺得柳那之不接受完全因為柳那把她和二姐同樣的看待，羞而致怒，毅然自殺以明志。二姐既嫁賈總，她唯一的希望是安逸的生活，可是事實偏偏不能使她安逸，最初是唯恐賈總的大婦鳳姐兒知道，後來既知道了，又受了鳳姐的誑騙，接進了賈府裏去住，她原想從此可見天日，安逸地生活起來了，不料鳳姐安着歹計，把她折磨得不能忍受，無奈，只得吞金以自殺。

當我決定了主題，決定了劇名「二尤篇」，而且寫好了一二兩幕的時候，聽見石華文先生也在寫「二尤」故事的劇本了，而且見到了演出的預告，我想既有人在寫了，雖不一定觀點相同，總不免有浪費筆墨之嫌，我因此就把進行中的寫作暫停起來，打算等石先生的劇本公演的時候，去看了以後再決定寫或不寫。但是石先生大作的演出也似乎經過相當曲折，演出的戲院是搬家了，從劇心搬到了金都，公演的日期却遲遲未有決定。正在那時，我却選透了一個變通的變



故，我被日本的憲兵隊捕去了，一住四十多天，等我
被釋放出來以後，我赫然看見金都正在上演「紅樓二
尤」的劇目，我高興得很，以為總可以有機會去領教
一番了。不意沒有三兩天吧，一不經意，金都的劇目
突然換了。我那時身體有種種病患，我是被醫生勸告
須要休養的，然而因此，却失去了一向等待的機會，

我終不能獲得了「他山之石」的幫助。
現在，離出獄已快半年了。河山重光，從前虐
殺我的敵人，正在受着應得的報應，我再不會有任何
的威脅了，可是我的心願却永遠地欠着——我自己既
不能把這故事寫出來，我又見不到人家的成就，我感
到彷彿欠着的債務一直賴着歸還似的沉重。

這次，我又下了一個決心，不管人家寫得比我好
上十倍萬倍，我一定要繼續把這劇本寫牠完成，以償
我十幾年來的宿願。翻譯外國的作品不妨同時有多種
的本子，我選小小齣故事的改裝，也無妨讓她多幾種
形式吧。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紀念日

第

一

幕

登場人物——

尤三姐

尤老娘

尤二姐

賈兒

賈璉

賈鳳兒

景——小花枝巷的賈璉新

住宅。這是一間內廳。廳

中陳設，雖非富麗，但亦

潔淨有致。正面為坐坑。

右面為明窗，窗外綠葉紅

花，極富風趣。左面置紅

木方桌及棹椅。牆上掛有

字畫，其中一幅為觀音像

。幕啓時，尤三姐獨坐坑

上，手執佛珠，口微吟動

，似在吟佛，惟不聞聲。

稍停，尤老娘上。

老娘 三姐，你倒自在啦。

三姐 (停止吟佛，起立) 媽

。

老娘 三姐，你這樣吟佛，有

什麼用呢！

三姐 媽，爲什麼沒有用？

老娘 吟佛，是得一心繫佛纔

成！你現在爲他而吟佛，

一心在惦記着他，還有什

麼用！

三姐 我原不想討菩薩歡喜，

我原不想成佛昇天，我是

爲堅定自己的心眼兒，我

是爲避免人家當咱們粉頭

兒來欺侮，所以我的吟佛

，壓根兒和普通人的吟佛

不同。

老娘 (嚴重地) 三姐，你說

話得當心點！誰把我們當

粉頭兒來着？

三姐 呵，打量我瞧不出這兩

個寶貨的存心！

老娘 你是說你的兩個姐夫麼

？這就是你的心眼兒太狹

了，他們和你鬧着玩兒是

有的，彼此是至親，這也

算不了什麼，可是你說他

們想欺侮你，那是你的看

法就太過份了！

三姐 還說我過份？我纔不過

份呢！就因爲我們太老實

了，太把他們當自己人了

，所以他們纔敢欺侮我們

！

老娘 可是你昨天這樣打發他

們，太使他們難堪啦！

三姐 難堪？我就要給他們一

點難堪，纔使他們知道不

是每個女孩子都可以隨便

欺侮的！

老娘 好了，我也不想和你多

辯，可是我得告訴你：下

次他們來的時候，你得對

他們客氣一點！

三姐 現在我不是在吟佛吃齋

了麼？以後他們也不好和

我再說玩話，不說玩話，

自然是客氣了。再說，他

們也已經知道了我的心，

我該他們也不敢再起什麼

歹念。

老娘 但願這樣纔好。彼此是

至親，弄的面紅耳赤成什

麼樣子呢。至於你的心事

，我也不來阻擋你，這姓

柳的，長相兒倒果然不差

，可不知他的心地怎樣？

三姐 媽，他的心地我早有一

點看出來的。

老娘 你怎麼會知道？

三姐 您老人家還看不出他對

二姐很有意思麼？

老娘 我那裏會知道！

三姐 他對二姐原是很有意思

的，可是二姐似乎嫌他窮

，不歡喜他。

老娘 窮不窮我倒不在心上

的，張華那小子要不是發

皮沒出息，我也不會答應

這掉這門親事的。

三姐 可不是麼！一個人窮些

怕什麼！只要這個人有希

望，我想決不會窮一輩子

的。

老娘 想不到你這樣小小一點

年紀，竟有這見識！

三姐 媽別挖苦我啦！(稍停)

(二姐可不道機想，所以

她情願嫁給賈璉。

老娘 可是賈璉這人，看去倒

也挺能幹的。

三姐 能幹是能幹的，可是他

家裏還有着老婆，而且還

老婆是出名的鳳辣子，我

怕往後的難關還多哩！

老娘 我也何嘗不知道，只是

二姐一心向着他，我對她

說的話她那裏聽的進！

三姐 反正這是她自己的事情

，享福也好，吃苦也好，

才管人家什麼事。

老娘 你二姐的事情已經做了

，也不必再去說他，現在

你的事情，我倒看實替你擔心呢！

三姐 這也用不到媽擔心，俗語說的好，「一兩黃金一兩福」，要得到這一兩黃金，就得有一兩的福氣，沒有這福氣的，擔心又有什麼用？

老娘 可是這姓柳的是一個東西，西邊慣了的人，誰知道什麼時候轉來；再說，還只是你一個人的思想，萬一他不樂意的時候，你豈不白白犧牲自己了麼？

三姐 (若有所思) 是的，也許他不樂意！二姐確實事買了他一片深情，他原是一心向着二姐，可是二姐太不堅定了，竟會拋棄他和買這道貨好起來！媽，您說還是買這好，還是柳湘蓮好？

老娘 照你說，自然是柳湘蓮好了。

三姐 (撒嬌地) 媽也打趣起我來，我可依不依！

老娘 不管誰好誰壞，反正現在的生活總是買這供給咱們的。

三姐 (打斷) 媽，事情是要往遠一點子看的，像現在二姐這樣，究竟還沒有名

分，萬一被他家裏的那一隻雌老虎探聽出來的時候，正不知有一場多大的禍事哩！媽，您不能把這真當作安樂窩的，照我的意思，媽還得打點子心機是正經！

老娘 你的意思要我怎樣？

三姐 照我說呀，媽得逼着買總把這事情向他家裏去弄個明白，他老婆答應便罷，要是萬一不答應的話，咱們有三條性命去和她拚！

老娘 你的意思我何嘗沒會想到，可是現在二姐的心完全偏着買這，要她去向買總說怕也是白費的。

三姐 哼，二姐這人真是糊塗透頂了，眼光一點沒有，耳根子又是軟得要命，她要是想一味享現成的福，我怕她沒有這福份。這個時候，買這對她正在火熱頭上，提出來是容易辦到的，要是過這麼一年半載，看買這對她還有現在這麼好，到那時候，事情怕更難辦了！我不是故意要罵二姐，照二姐這副朝三暮四的心腸，我怕她得不到好結梢的。

(尤二姐上)

二姐 媽，您也在這裏，我聽三妹在說什麼好結梢不好結梢的？

老娘 沒有什麼，她在瞎扯吧了。

三姐 二姐，我是在說，你和買這太好了。

二姐 三妹你話是甚麼意思？

三姐 我是說，咱們的愛情要熱，咱們的頭腦還要是清爽一點的。

二姐 你是說我頭腦糊塗麼？

三姐 二姐，你想想，咱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現世寶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他家裏現放着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她知道了，豈肯干休？勢必有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這如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

二姐 照你的意思怎麼辦呢？

三姐 我說你應該逼着買這，要他去求老太太答應，只要他老太太一答應，他的老婆也不敢怎樣了。況且他老婆是沒有生過過的，老太太也未見得不答應。我做事情是喜歡明來明去，有道理大家說，怕什麼！

老娘 二姐，三姐的話倒是不錯的，像現在這樣偷偷摸摸，總不是一個了局。

二姐 媽，您老人家不知道，買這曾經答應過我。

老娘 他怎麼答應你？

二姐 他說……

老娘 怎麼說？

二姐 他說鳳姐兒的身體，一向不大好，怕長不了壽，只等她一死，便接我進去。

三姐 哼，虧你有這一副老實心腸！

二姐 你說他不會麼？

三姐 我告訴你，鳳姐兒死不死誰能說得了！即使她現在身體不大好吧，也不見得就會死，即使果然死了，你相信他一定會接你進去麼？我說，你應得付明白一點：買這娶的是你的年青和美貌，什麼傳種接代，你別聽他這一番鬼話！他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把姐姐拐來做二房，「偷來的鑼鼓兒來打不得」，我倒偏要去會會那位鳳辣子看，看她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便吧，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和那賊婦拚了這條命！

老娘 三姐的性子總是烈火似

的。動不動就是拚命。我說，你的脾氣得好好兒改一點纔成！

三姐 媽，您老人家不知道，他們這種人都安着什麼心眼兒，像前同吃酒的事情，我要是不給他們破着沒臉皮，咱們不知要給他們欺侮得怎樣哩！

二姐 三妹，你這話也不免說得過分了。

三姐 哼，過分，一點也不過分！我年紀雖然沒姐姐大，可是這種人的心理我要比姐姐明白得多！

二姐 好了，好了，這些且不去說他，我倒要問問你：你現在認定非柳湘蓮不嫁，你這眼光可有自信？

三姐 你暫且不要管我的事，我要問你，你究竟願不願逼着買這去向他們老太太說明？

二姐 好，我聽你的話，回頭他來的時候，我來問他。

三姐 姐姐要是能辦到這一點，不但你自己的前途有了保障，而且媽也有了一個安身之處，至於我，是用不到你們管得的。

二姐 那末你的意思是堅決的了？

三姐 當然，要不堅決，我又何必吃素唸佛。

二姐 原來妹妹的吃素唸佛，爲的要保佑柳那快點轉來。

三姐 我纔不這麼傻呢。吃素唸佛要真有什麼用，那纔怪呢！我這意思無非是防防身，讓那些存着壞心眼的兒人沒有機會，再說，姐姐纔柳那窮，我到不嫌他窮！

二姐 噢，想不到妹妹竟是柳那的風塵知己呢！可是話又得說回來，你既有這條心，何不早對做姐姐的說呢？

三姐 唉，姐姐又要挖苦人了。你沒有嫁買禮以前，我怎麼知道你不歡喜柳那呢？你和他，可不是熱烈過來的？我那時如果表示一點意見，我這成什麼人呢，我還對得起姐姐嗎？

二姐 好好，算你有理，我說不過你……

（與兒上）
與兒 老奶奶，奶奶，三小姐

二姐 你有什麼事？

與兒 我們二爺就要來了，叫

三姐 來就來了，還要通知什麼！難道怕你奶奶還養着野漢子不成？

老娘 三因，你的嘴就少說幾句吧。與兒，我們知道了，你下去吧。

與兒 是。（下）

三姐 媽不讓我說，我就不說——可是，哼！……（唸佛）不若波羅咪哆……

二姐 你來就來了，還要打發人先來知照，你可要我們接駕不成？

買禮 （嘻笑）我那裏敢，我那裏敢！我也沒有這大福份。我要與兒來知照一聲，怕大哥也在這兒……

三姐 姐夫，我倒要請問你一句：珍哥哥和你，可不都是我們的姐夫麼？他就是在這兒，又要什麼緊？你究竟安着甚麼心眼兒，爲甚麼要特意殺起他來？

買禮 道：我也沒有什麼會想。

三姐 哼！你的鬼心眼兒打盡，免下這道，老娘印不悅也

二姐 你倒別這麼說，柳那這最是一個冷面冷面的人，他什麼人沒有見過，還要看三丫頭的福份了。

三姐 我那兒有這福份，你的福份纔好呢！

買禮 三妹，柳老二的爲人，我倒也知道一點。他這人看去確是冷面冷心的，其實倒是一個多情多義的人。他最初實玉合得來。去年因打了薛歡子，他有點不好意思見我們，纔不上咱家來。反正這事情由我來包辦，像三妹這種人品，不管他鐵石心腸的，包管也會體情的，三妹，你說我的話可對？

三姐 姐夫，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還是我終身的大事，必得我揀個靠日可心如意的人纔跟他，要不然，我心裏進不去，白過了這一世了！我不是心口兩樣的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姓柳的來，我便嫁他

老娘 好了，好了，自己姐妹窩中又要鬥起嘴來啦。連姑爺，三因的事，倒確實要仗你大力了。

二姐 媽，你放心，我早晚要把那柳老二找得來。祇要被我一訪着，管把這事情辦妥。憑三妹這一副花容月貌，保管柳老二百依百順。

二姐 那你們別這麼說，柳那這最是一個冷面冷面的人，他什麼人沒有見過，還要看三丫頭的福份了。

買禮 三妹，柳老二的爲人，我倒也知道一點。他這人看去確是冷面冷心的，其實倒是一個多情多義的人。他最初實玉合得來。去年因打了薛歡子，他有點不好意思見我們，纔不上咱家來。反正這事情由我來包辦，像三妹這種人品，不管他鐵石心腸的，包管也會體情的，三妹，你說我的話可對？

，若他一百年不來，我便修行去了。（一面說，一面把頭上一根玉簪拔下來，磕作兩段，說——）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橫——（說完，竟自下。）

老娘 你們瞧三因的脾氣，真得利害，她是說得出，做得到。從前天起，她就吃齋唸佛，整日價坐在這裏，對着佛像唸佛，她說這也是表示她的決心。今天又憑空把簪子磕做兩段，還起着誓，你們說說看，有誰能降得住她？

買禮 三妹這人彷彿是塊肥羊肉，無奈燙的慌；又像是玫瑰花兒，可愛固然可愛，可是刺多扎手。

二姐 你這人又要輕薄起來了！要是給她聽了去，又要臭罵你一頓，替你想，何犯着！

買禮 我只是拿個比方就是了，況且她又沒有聽見。

二姐 哼！

（與兒上）
與兒 爺，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與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請

買禮 好好，我知道，你去備

買禮 好好，我知道，你去備

買禮 好好，我知道，你去備

買禮 好好，我知道，你去備

買禮 好好，我知道，你去備

買禮 好好，我知道，你去備

馬，跟我去，要與兒留在這兒答應使喚。

與兒是。(下)

賈璉 (對老娘) 媽，我走了。

(對二姐) 回頭倘沒甚緊要事，我再來。

二姐 你儘幹事去，別叫老爺呼喚你不着。

賈璉 知道。(下)

老娘 你去看看三丫頭看，她在幹什麼？

二姐 呢。(下)

(與兒上)

與兒 老奶奶，二爺叫我留在這兒，你老人家有什麼使喚麼？

老娘 沒有什麼，你儘可歇歇去。

與兒 是。

(與兒將下。二姐與三姐同出。)

二姐 與兒，慢着，你忙去找她掃子麼？

與兒 二奶奶，您有什麼吩咐？

二姐 你坐在這兒，陪我們談談天。

與兒 (沒有坐) 是。

二姐 你別在我面前裝客氣，你給我坐着。

與兒 (坐) 是。

二姐 與兒，你們背地裏常說

你們的奶奶做人利害，可是究竟怎麼樣的利害，你倒給我說說看。

與兒 提起我們奶奶的事，告訴不得奶奶。她心裏歹毒，口裏尖快。我們二爺也

算是個好的，那裏見得她！我們二門上該班的人，

共有兩班，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

，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敢惹。倒是爺跟前

有個平姑娘為人很好，雖然和奶奶一氣，她倒背着

奶奶做些好事。我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

只求求她事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

太兩個，沒有不恨她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她。

老娘 與兒，照你說，你們奶奶是什麼人也不容的，可是老太太太反歡喜她，

可見得她總也有一點好處的，你不要一味在後背說她壞話。

與兒 老奶奶，您老人家不知道，我們這位奶奶只一味

嘆着老太太太兩個人喜歡，她恨不得把銀子錢省

了下來，堆成山，好叫老

太太太說她會過日子。她只知道刻苦下人，她去

討好兒。倘有好事，她就

不等別人去說，她先抓尖

兒，倘有不好的事，或則

她自己錯了，她就一縮頭

，推到別人身上去，她還

在旁邊撥火兒。如今連她

正經婆婆都嫌她，說她「

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

鷄一窩兒」，自家的事不

管，倒替人家去賭張羅！

「要不是老太太在頭裏，

早叫她過去了。」

二姐 你背着這麼說她，將來

來背着我還不知怎樣說我

呢。我又差她一層兒了，

越發有說的了。

與兒 (連忙跪下) 奶奶要道

麼說，小的不怕雷劈嗎？

但凡小的要有造化，起先

妻奶奶時，要得了這樣的

人，小的們也少挨些罵，

也少提心吊膽的！如今跟

爺的幾個人，誰不是背前

背後稱揚奶奶盛德憐下！

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

你們奶奶去呢。

與兒 (連忙搖手) 奶奶千萬

別去！我告訴奶奶，一輩

子不見她纔好呢！嘴甜心

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

，腳底下就使絆兒；明是

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她

都佔全了。只怕三姨兒這

張嘴還說不過她呢！奶奶

這麼斯文良善人，那裏是

她的對手！

二姐 我只以理待她，她敢恣

麼着我？

與兒 不是小的放肆胡說，奶

奶就是讓着她，她看見奶

奶比她標緻，又比她得人

心兒，她那裏肯善罷干休

了？人家是醋罐子，她是

醋缸，醋裏！凡丫頭們跟

前，二爺多看一眼，她有

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似

的！雖然平姑娘在屋裏，

大約一年裏頭，兩個有一

趟在一處，她還要嘴裏結

十來個過兒呢！氣的平姑

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

「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

你逼着我，我不願意，又

說我反了！還會子又這麼

着！」後來倒是她去央才

平姑娘！

二姐 這話就可見你是撒謊了

！這麼一個母夜叉，怎麼反怕屋裏的人呢？

與兒 這就是俗話說的「三人

拾不過「理」字去」了。

這平姑娘原是她自幼兒的

丫頭。陪過來一共四個，

死的死，嫁的嫁，只剩下

這個心愛的，收在房裏。

一則顯她賢良，二則又為

的拴住爺的心。那平姑娘

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鬧

三窩四的，倒一味忠心赤

胆伏侍她；所以纔容下了

。

三姐 與兒，我聽着你說了一

大泡話，無非是說你奶奶

待你們不好，容不得人，

可是我倒要問你了：你奶

奶做人要果然像你所說的

，你們家裏有的是姑娘小

姐們，她們用不到怕她，

她們肯依她麼？

與兒 原來三姨兒不知道！

我們家大姑娘，不用說，是

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兒叫

「二木頭」。三姑娘的混

名兒叫「玫瑰花兒」；又

紅又香，無人不愛，只是

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太

養的，「老鴉窩裏出鳳凰

」！四姑娘小，正經是參

大爺的親妹子，太太抱進

來的，養了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三姨兒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算外，還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兒，姓林。一個是姨太太的女兒，姓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兒一般的呢，又都知書識字的。或出門上車，或在園子裏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

老嫗 你們家規矩大，小孩子遇見姑娘們，原該遠遠地躲着，敢出什麼氣呢？

興兒 (搖手) 奶奶不知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變了，又吹化了薛姑娘！

二姐 (圓笑) 你這小鬼靈精，越發說得沒個上下了。興兒 我告訴奶奶，我們家的好事情還多着哩。

(隆兒匆匆上)
隆兒 奶奶，奶奶，三姨兒，我們家要小的來告訴一聲，剛剛老爺喊二爺去，爲了一件機密大事，要二爺往平安州去走一趟，而且要明天一早就動身，爺說等會兒就到這裏來。

二姐 你知道是什麼事麼？
隆兒 小的那裏會知道。不過看樣子是很緊急的，不然不會趕明兒就要二爺動身的。

二姐 既這麼着，何必還來這裏。

隆兒 是。爺叫小的這麼來說，小的也不知道爺要來和奶奶說些什麼。

二姐 好吧，你下去歇一會兒吧。明天可是你陪二爺去？

隆兒 大概是我，說不定興兒也得同去。

興兒 平安州我倒沒去過，跟着去開開眼也好。

二姐 好吧，那麼你們都下去歇一會兒。

隆兒 (全聲) 是。(退下)
老嫗 這個家纔成了不過兩天，他就要出遠門去。

二姐 那是老爺的差遣，而且又是件要事，這裏有什麼要緊。

三姐 這位姐夫在他老爺眼裏，是一位了不起的幹才呢。

二姐 你又來挖苦人了。

三姐 我這話難道不對麼？你不聽見隆兒說麼？是件機密大事，既特地要姐夫去

，自然是因爲姐夫有才幹，老爺信任得過，媽，能說我的話可是挖苦姐夫？
老嫗 三丫頭的話倒不是挖苦的。

三姐 姐姐，你難道不相信姐夫的能幹麼？

二姐 我不和你說。

(賈連匆匆上)
二姐 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爲我誤事！

賈連 也沒有什麼事。只是個備老爺要我一趟遠差。

二姐 聽隆兒來說，是件機密大事，不曉得可當真？

賈連 事情原有些重要，所以老爺要我明天一早就動身。

二姐 大概多久可以轉來？

賈連 來回總得半個月工夫。

二姐 半個月也不算長，家裏一切自有媽和我們姐妹料理，你但可放心。只是有一件事你千萬要放在心上，你隨處得打聽打聽柳那

的消息，倘使能打聽到的話，派人去把他接到京裏來。

賈連 我剛才問過跟寶玉的小厮，他們說的確的消息是不知道，當初走的時候，聽說也是往平安州一帶去

的。
老嫗 那倒有些巧了，你也許可以碰到他的。三丫頭脾氣的夠得兒，不依她是不成的，你千萬把這事放在心上真就是了。

三姐 姐夫，你也不必特意去找他，倘使有緣分，總會有一天來的，倘使沒有緣分，尋了他來也沒有用。

賈連 對，對，三妹的話不錯。

(三姐自下)

二姐 你別聽三丫頭的話，這個人是萍踪浪跡，知道他幾年纔來？倘不轉來，豈不白耽擱了三丫頭的大事。不過有一點你得記住：你千萬別說穿是我姊妹

！
賈連 是不是怕他記恨你的原故？

二姐 也許有一點的。

賈連 這事情你今天不說，我自然不便問你，你既輕說了，我倒要問你一句：柳老二當初對你也算感情的了，你爲什麼不給他一點顏色？

二姐 這……這是各的性情吧了。

賈連 可是三妹偏偏找定了他

！
二姐 這也是各人的性情吧了。三丫頭喜歡他，當然也

有她的道理。
賈連 你倒說說看，二姐 她又沒有會告訴過我，叫我怎麼能說呢！
賈連 柳老二這人其實真不壞，他的脾氣雖有些特別，可是我聽寶玉說，他實在是個多情而且任俠的人。你怕還不知道吧，他練有一身好功夫，平常人休想敵得過他，上次薛蟠吃了他的虧，也就因爲把他看

錯了人。

二姐 你既這麼賞識他，還個媒自然可以寫包票啦。

賈連 只要碰得到他，我怎麼也得把他拉到京裏來。

二姐 好了，你別嘮叨了，快些轉去預備預備吧。

賈連 我也不要預備什麼，越明兒一早就動身就是。

二姐 可是你總得回去和你老婆談談，別要儘就在這裏使你家裏犯疑。

賈連 你既這麼說，我回去就是了。媽，這裏一切全要

您老人家操心啦。

老嫗 你儘可放心前去，這裏我會料理的。

賈連 那麼我明天早晨就不來這裏了。

老嫗 不必再來。

賈連 那末……(望着二姐)我走了。

二姐 (似不捨地) 你一切自己當心！
賈連 我知道。
二姐 早一點轉來！
賈連 (點頭) 是。(走出)

幕徐徐下



新禧恭賀 並祝 進步

權威出版社

POWER PUBLISHING CO., LTD.

中華民國35年元旦日

• 本報已請早登記中 •

新文學

第一號 · 第一年

主編者 孔另境
發行者 馬桂權
出版者 權威出版社
代表人 黃致榕
印刷者 權威出版社
總經售 聯合書報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初版 定價每冊國幣四百元

上海仁記路二二〇號
電話一九二七二

「新文學」約稿

- 一、小說、詩歌、戲劇、散文、雜感、文學理論。
 - 二、報告、通訊、人物印象記。
 - 三、翻譯論文或作品。
 - 四、本報、漫畫、照片。
- 以上各門均歡迎投稿，一經刊載，本社當致送發行人費每千字一千元起，以後隨生活指數之變動，隨時增減。
- 稿件投寄處：上海仁記路一二〇號權威出版社新文學月刊編輯部。

編輯室

經過了八年的抗戰，已給中國文學儲積了無數寶貴的主題和題材，現在和平實現，中國文學將走上建設的大道，每個文藝工作者都有機會寫出在八年中國積儲的素材，為文壇開出許多燦爛瑰麗的花朵。

本報的增版正可說是「應運而生」的產物，所以即使編者能力有限，在這樣「時和地利」的環境下，總不致於毫無收穫的。

本期為了要趕進元旦刊的「好日子」，所以是在十分匆促的時間內編成的，有一部分內地的特約稿都來不及編入，好在本刊是半月刊，稍等幾天又可和讀者相見，這是對雙方都覺得抱歉的事。

本刊隨地公開，歡迎外界文藝工作者的合作，尤其希望能投寄報告形式的文藝作品給我們。八年來敵人給我們的烙印太深了，任誰都會遇到或聽到看到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們希望能多多在文藝上反映和記錄出來。

至於本期的內容，無容編者一一介紹，請高明約讀者自己去鑒別吧。

• 另境 •

廣榮泰五金號

浙江路五〇八號
電話九〇九二

另件五金

建築材料

機器工具

火酒油漆

經理中華名廠出品

專銷歐美五金製品

新禧

恭賀

廣榮泰五金號同人鞠躬